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中国游记

【日】芥川龙之介 著
秦 刚 译





1921年3月至7月，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到中国游览。从上海登陆后，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天津、北京、大同等地都留下了这位年轻作家的身影。《中国游记》就是这次旅行的见闻记录。书中不仅论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还对当时的世风民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留下了作者拜访章炳麟、郑孝胥、李人杰（汉俊）、辜鸿铭、胡适等人的谈话记录。这次出版，还配有芥川氏当年旅行的六张精美照片。


ISBN 978-7-101-05348-7
9 787101 053487

定价：16.00元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主　编：张明杰

副主编：王　成　陈　捷



中国游记

【日】芥川龙之介 著

秦　刚译

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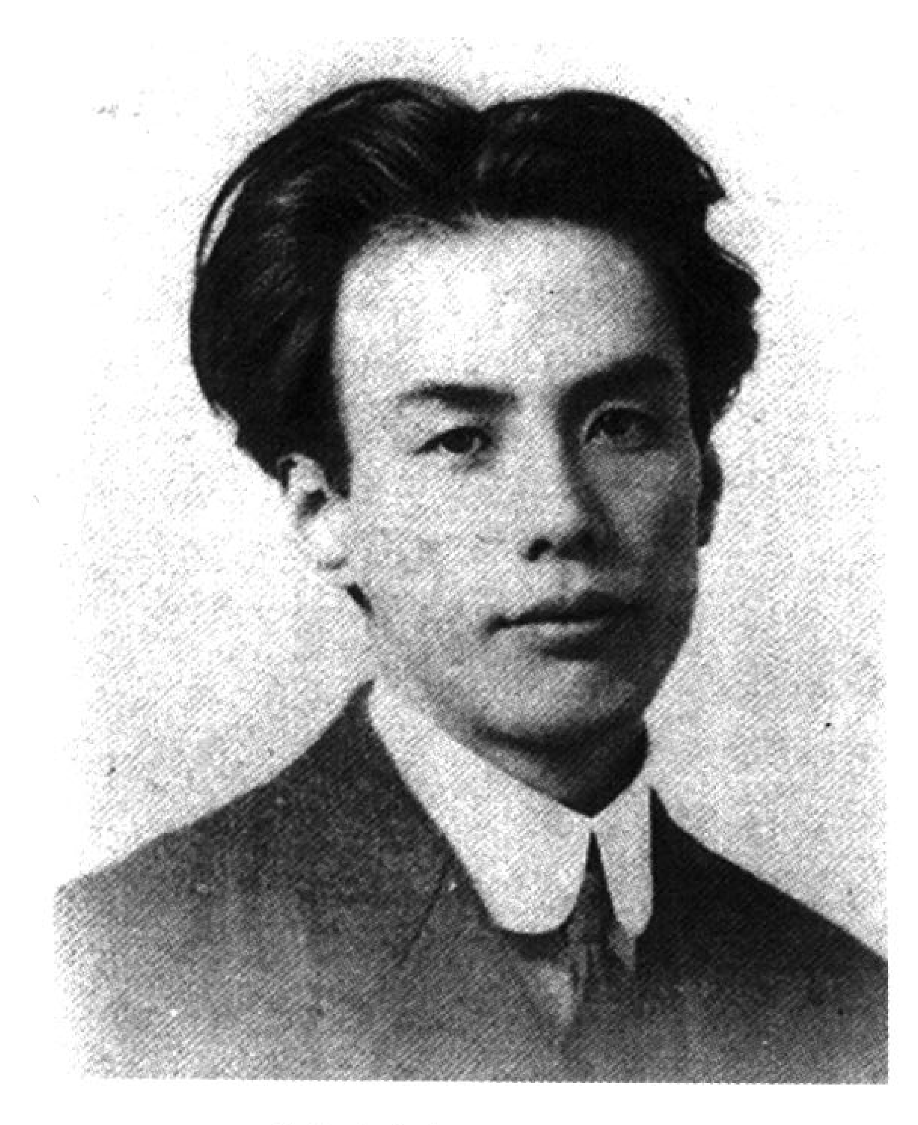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游记/(日)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张明杰主编)
ISBN 978-7-101-05348-7

Ⅰ.中… Ⅱ.①芥…②秦… Ⅲ.游记-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1122号

书　　名	中国游记
著　　者	〔日〕芥川龙之介
译　　者	秦　刚
丛 书 名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丛书主编	张明杰
副 主 编	王　成　陈　捷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10千字
印　　数	1-4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348-7/K·2387
定　　价	16.00元



芥川龙之介(摄于1921年)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

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0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即派外交代表柳原前光等前来中国,游说清政府与其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翌年,两国代表在天津最终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六年后,以何如璋公使(副使张斯佳、参赞黄遵宪等)为首的第一届驻日使团进驻日本。尽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与英法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天朝帝国"名誉扫地,但这些以学者、文人为主体的使馆人员,却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热诚欢迎。他们经常聚集一堂,把酒论诗,交流思想,切磋文艺,呈现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迥异的友好气氛。何如璋的出使游历记《使东述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情况。1879年,以《普法战记》而扬名海内外的报业人士王韬东渡日本,由长崎经神户、大阪、横滨,抵东京,前后游历四个月时间,并将此次东瀛之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扶桑游记》一书公开出版。王韬此次访日,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可以说是空前的。日本文士均以能让王韬评诗题签为荣,争相设宴以待,或陪其出游。诚如《扶桑游记》序言中所记"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承诸君子之款待周旋,可谓至矣"。

然而,近代历史的演变,对中国来说异常悲惨。数年后的中法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又让法国打得"落花流水"。再后来,甲午一

战，泱泱天朝大国竟然败于“东夷小国”，这一悲惨的现实不得不让清朝上下为之震惊，使因循守旧的知识阶层猛醒。于是，传统文化上一直是师长之辈的被日本人尊称为“圣人之国”的国度，一下子把目光转向了这个西化成功的东邻之国，将其看作是学习效仿的对象。清政府基于挽救岌岌可危的自身统治的需要，亦只好推出一些以日本为样板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模仿日本制订新学制，设立新学堂，聘请日本教习，奖励赴日留学考察等项目。甲午战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就派出了13人的留日学生，由此揭开了近代中国人赴日留学热潮的序幕。至日俄战争时的1905年前后，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高达八千人之多。与此同时，官绅及各地人员到日本游历、考察也蔚然成风，一时间，狭长的岛国日本，尤其是弹丸之地的东京汇集了众多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其中一些人还写下了考察日记或游历记，如：张謇《东游日记》、缪荃孙《日本考察事务游记》、吴汝纶《东游丛录》、黄庆澄《东游日记》、王之春《谈瀛录》、黄尊三《日本留学日记》、李筱圃《日本纪游》、王景禧《日游笔记》等，为我们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日记或游记通常被称为“东游日记”，已故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竭毕生精力收集这些游记，仅其个人收藏的就多达227种，其中晚清的148种，民国时期的79种。战争期间，为避免民间的贵重文献毁于战火，东京都教育局制订了“战时特别征收图书”制度，实藤将包括这227种游记在内的四千余部个人藏书全部贡献了出来。这些“东游日记”如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里。

多年来，我国在“东游日记”的整理出版及研究方面，取得了丰

硕成果，早在八十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就收录了《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九十年代以后，又有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后来改题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问世，为推动此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中国人留下了众多的"东游日记"一样，近代日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的中国游记。目前散见于日本各大图书馆的近代中国游记专著多达数百部，其中以作为国立国会图书馆支部的东洋文库收藏为最，该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于1980年编辑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对该文库所收藏的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三个时期（截止至1979年）逾四百种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或简介。其实正如此书前言所及："这个数字与明治以来日本出版的全部中国旅行记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由此可以察知，这些游记的数量之多。而且，仅就该文库收藏的游记而言，其中以昭和时期的居多（几乎占整体的三分之二），明治和大正时期即大致相当于晚清民初时期的尚有许多遗漏。这固然由于这一时期距今时间久远，不少游记已很难寻找，一些书甚至已成孤本。而且收藏者又很复杂，除图书馆或特殊文库外，尚有不少是个人或民间团体。因此，全面收集这些游记本身甚为困难。可喜的是，日本游摩尼（ゆまに）书房于1997年出版了由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后作为其续篇又相继出版了《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收录了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游记65种，其中包括一些世人所不易看到的珍贵资料，大大地方便了读者。但这套四十卷本的中国见闻录集成也只能说是这一时期中国游记的精选本。笔者十余年来，一

直致力于日本人所写中国游记的收集和考察，目前我个人收罗或目睹的仅清末民初时期的游记大大小小已不下三百余种，以后将择其精者陆续介绍给广大读者。

前面提到，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1871年的订约建交。应该指出的是，出于国策的打算，较之中国人，日本人在交流之初就显得异常积极主动。与迟迟至1878年末才派使团进驻日本相对照，1872年初开始，日本即先后开设上海领事馆（首任领事品川忠道）和福州领事馆（领事井上让未赴任），同年8月，政府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前往我国东北侦探考察。早在前一年政府就派福岛九成等九人赴中留学。1873年开设香港领事馆，并派遣美代清元中尉等八名陆军留学生赴中。1874年8月在北京设置公使馆，并开始常驻外交官。同年又开设厦门领事馆。两年后牛庄领事馆和芝罘领事馆也先后开设。同时期、与日本的出兵台湾相呼应，大批军人进入台湾和大陆，从事侦探和调查活动。1875年2月，受政府委托，三菱商会开通横滨至上海间的定期航路，投入"东京丸"等四艘汽船，开始每周一班的航行。同年8月，共同运输公司又开通日本—芝罘—天津—牛庄间不定期航线，大大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渡航。

日本政府及其后援组织或企业的这些举措，无疑鼓励和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进出。因此，自中日订约建交开始，前往中国的日本官民组织或个人逐渐增多。这些组织或个人目的多种多样，有的是来观光旅游，有的是来调查侦探，收集情报，有的是来求学或工作，还有的是出于其他目的。其中一些组织或个人把亲身所见所闻或所感所思以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复命

书、地志、诗文等形式记录了下来,有的已公开刊行,有的尚未正式发表,有的归入秘藏档案。以上这些我们统称之为游记。

当然这些游记中,有的内容比较肤浅,价值不大,有的甚至是作者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偏见和谬误甚多。但其中也有许多颇有价值者。不少书不仅详细描述了作者所到之处的山川景物、风俗民情及物产,而且还记录了作者所拜会的知名人士的逸事,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在撰写游记的组织或机构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等在华机构以及日本国内的学校修学旅行团等,其中留下游记最多的当属东亚同文书院。该校每年都组织毕业生分班前往中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踏查旅行,其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各个省区。作为义务,回来后撰写调查旅行报告书,如《旅行纪念志》(1911)、《孤帆双蹄》(1912)、《乐此行》(1913)、《沐雨栉风》(1914)等,即第8期至11期学生的调查旅行记。东亚同文会于1916年至1920年出版的十八卷本《中国省别全志》,就是根据该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报告汇总编辑而成的。目前国内已出版了几本这方面的译稿和著述。

出自个人之手的游记为数最多。以明治、大正时期为例,这些撰写者从身分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官僚或政治家。如作为驻华使馆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5月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至陕西,进而翻越秦岭,横断栈桥难关进入成都、重庆。后乘舟下长江,过三峡,8月抵上海。其将此次历时百余日的长途跋涉以优雅的汉文写成《栈云峡雨日记》刻印出版。卷首尚有李鸿章、俞樾等名流所作的序。另外较有

代表性的还有：大鸟圭介《长城游记》(1894)、黑田清隆《漫游见闻录》(1888)、村木正宪《清韩纪行》(1900)、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40年版，实为1910年之行)等。

第二、学者及记者、编辑。这类游记较多，如曾历任过《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等报社记者或主笔、后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的内藤湖南于1899年9至11月游历中国北方及长江流域地区，并与严复、方若、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会面笔谈。事后写下游记《燕山楚水》(1900)。另有小室信介《第一游清记》(1884)，尾崎行雄《游清记》(1884)，户水宽人《东亚旅行谈》(1903)，德富苏峰《七十八日游记》(1906)、《中国漫游记》(1918)，桑原骘藏《考史游记》(1942年出版，实为1907—1908年之行)，竹中清《蒙古横断录》(1909)，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1911)，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1918)，川田铁弥《中国风韵记》(1912)，那波利贞《燕吴载笔》(1925)等。

第三、作家或艺术家。如曾被胡适称为“新派小说家”的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于1921年3月末至7月初，前来中国。从上海登陆后，先后游历苏杭、南京、九江、汉口、长沙等地，然后经洛阳至北京，最后由天津经沈阳、朝鲜归国，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华期间还拜访过章炳麟、郑孝胥、李汉俊、辜鸿铭、胡适等人，并在游记中分别记下了对前四人的访谈录。后结集出版的《中国游记》(1925)，即这位年轻作家留下的民国10年时的中国印象记。这类游记还有：鸟谷又藏《中国周游图录》(1914)、夏目漱石《满韩漫游》(1909)、河东碧梧桐《游中国》(1919)、佐藤春夫《南方纪行—厦门采访册》(1922)、木下杢太郎《中国南北记》(1926)等。

第四、教习及留学人员。清末学堂聘请日本教习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史实，教习所留下的中国游记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遗产。如北京东文学社教习高濑敏德的《北清见闻录》(1904)、先后在陕西宏道高等学堂和湖北武昌陆军小学堂担任过教习的小山田淑助的《征尘录》(1904)、成都补习学堂兼优级师范学堂教习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1913)等。留学人员的游记有从师于俞樾的井上陈政的《西行日记》(1883)、后藤昌盛的《在清国见闻随记》(1884)等。这类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的留学时的身分是学者，则列入第一类型，如桑原骘藏、宇野哲人等。

第五、军人或所谓大陆浪人。如海军少尉曾根俊虎于1874年为筹备军需物品被派往上海，两年后又被派到中国从事谍报等活动，1878年回国后向政府献上《清国近世乱志》和《诸炮台图》。其后又多次潜入中国侦探调查。《清国漫游志》(1874)、《北中国纪行》(1875)等，即其游历之记录。另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岛弘毅《满洲纪行》(1887)、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1901)、植村雄太郎《满洲旅行日记》(1903)、日野强《伊犁纪行》(1909)、吉田平太郎《蒙古踏破记》(1927年版，实为1919年内蒙古东部及洮南地区的旅行日记)等。

第六、实业家或商人。如：实业家木村粂市《北清见闻录》(1902)、古董商中村作次郎《中国漫游谈》(1899)、设立图南商会的阿川太良《中国实见录》(1910)、曾担任过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的永井久一郎《观光私记》(1910)、在天津经商十余年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山本唯三郎《中国漫游五十日》(1917)等。

第七、宗教界人士。自古以来，中日宗教界的交流与往来就十

分活跃，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遣唐僧、遣宋僧、遣元僧等为代表的中日佛教之间的友好交往，最能说明古代日本学习中国的这一史实。但到了近代，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出现了日本佛教徒主动打入大陆的所谓“中国开教”。1876年8月，东本愿寺即于上海开设其别院，当时中国人称之为“东洋庙”。其实早在1873年，东本愿寺和尚小栗栖香顶就以调查和布教为目的前往大陆，后以留学身分在北京龙泉寺从本然师学北京话。《北京纪游》和《北京纪事》(1873)即其游学记录。其他较著名的游记还有：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1904)、橘瑞超《新疆探险记》(1912)、来马琢道《苏浙见学录》(1913)、大谷光瑞《放浪漫游记》(1916)、青木文教《西藏游记》(1920)等。

第八、儒学者及民间人士。如与何如璋、黄遵宪、杨守敬等驻日使馆人员交往甚密的儒者冈千仞，应王韬之邀，于1884年5月至翌年4月前来中国巡游观光。他以上海为据点，先后游历苏州、杭州等地后，又北上天津、北京，最后入广东，经香港回国。其每到一处，必求见当地官绅名流，阔谈时局和救国之策，先后拜访过李鸿章、盛宣怀、俞樾、张裕钊、袁旭、李慈铭、张焕纶等知名人士。其撰写的《观光纪游》(1886)是了解中法战争开战前后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思想状况的绝好材料。另外，山本梅崖的《燕山楚水纪游》(1899)也是这类游记的代表之作。这里的两部纪游与前面提到的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被称为明治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三部汉文体中国游记。

这些游记本身内容广泛，其社会影响也较复杂，加之作者身分多样，动机不一，因此不应猝然定位，亦难于一概而论。但如果把

它们笼统地分为纯碎以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游记和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游的行役记两种性质的话，那么近代日本人留下的中国游记则多属后者。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等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正因为这一点，从今天来看，这些游记本身已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是涉及历史地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经济史学、文化史学等多种领域、多门学科的综合科学，是我们研究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所必不可缺的重要史料。而且，这些游记多配有图画、照片等，非常珍贵。这是同时代中国人写的“东游日记”中所少见的。

我们常说，近代中日关系发生逆转，即古代日本学中国，近代中国学日本。同时也常说，到了近代，尤其是以甲午之战为契机，日本人对中国人由崇敬而变为蔑视。那么，中日关系是如何发生这种逆转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由对中国人的敬仰而变为蔑视的？这些游记不失为解读这种演变过程的一方上好材料。因为它们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像短期内一再重版的德富苏峰的《七十八日游记》(1906 年 11 月初版发行后不出两个星期即再版，一年后则发行第三版）、尾崎行雄的《游清记》等不少游记，对当时的日本人，甚至是决策层在对华态度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还有像安东不二雄的《中国漫游实记》(1892)以及极力主张对俄开战的户水宽人的《东亚旅行谈》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近代史上的重

大事件也曾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以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考察和研究的课题。

本丛书主要收录自中日建交的1871年至1920年前后的游记，但其中也有一部1862年“千岁丸”航渡上海时的比较全面的见闻资料。考虑到这是日本开国后第一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土地，并留下的见闻录，故一并收录进来。

在收集和考察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游记时，笔者一直在思考并痛感到这样一个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对于小到一个人、一个组织，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认识并明白自己，了解并熟悉对方，同时吸取教训，重视积累，日求进步，是何等重要之事！相信贤明的读者会从这套丛书中得到诸多启发和思考。这也是笔者企划和编选这套丛书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之一。

张明杰

2006年10月于东京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与《中国游记》

（译者序）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在世界各地都有广泛的读者群体和较高的知名度。本书收录了他于 1921 年访问中国后写作的一系列观光纪行。

这里首先介绍一下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历程。

芥川龙之介 1892 年 3 月 1 日生于东京，生逢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故名龙之介，本姓新原。生父新原敏三从事牛奶贩卖业。他出生十个月后，被舅父芥川道章夫妇领养。芥川家是一个书香门第，在注重传统、崇尚风雅的家庭气氛中，芥川龙之介受到了浓郁的传统文化的熏染，自幼喜读日本江户时期的文艺作品和中国古典小说，这对他日后步入文学创作之路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18 岁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后，他的涉猎范围愈加广博，开始倾心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文艺。1913 年 9 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英国文学专业，不久便与丰岛与志雄、久米正雄、菊池宽等一起创办了文学同人杂志第三次《新思潮》，并发表了习作。1915 年 11 月在《帝国文学》上发表了成为他的代表性作品的小说《罗生门》。第三次《新思潮》停刊后，1916 年 2 月又参与创办了第四次《新思潮》，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鼻子》，受到了文坛巨匠夏目漱石的赏识。同年相继发表了《芋粥》、《手绢》等作品，一举奠定了文坛新进作家的地位。大学毕业后，他曾任海军机关学校的英语教官。

婚后辞去教官职务，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签约社员，专心于文学创作，连续发表了《戏作三昧》、《地狱变》、《蜘蛛丝》、《奉教人之死》等佳作。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以结构严谨、立意新颖见长，作品主题大多具有较高的普遍意义与哲理性。前期作品多取材自日本及中国的古典，多以现代人的视角将古典性的题材加以独到的阐发和诠释，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人性的丑恶和生存的荒谬。并且他还通过一系列作品，弘扬对于艺术的绝对价值的终极追寻，以求升华人生、克服庸俗的日常现实。他的创作为当时自然主义盛行的文坛带来了异常鲜活的气息，被评论家称为"理智派"或"新技巧派"。

1921 年 3 月底至 7 月中旬，芥川龙之介访问了中国，游历了中国的十几个城市。回国后除创作了《竹林中》、《六宫公主》等历史题材的小说外，他将写作题材逐步扩展到现实生活领域，并开始尝试一系列私小说风格的作品。1924 年以后在健康逐步恶化的情况下，相继有《一块土》、《玄鹤山房》、《河童》、《齿轮》、《某傻子的一生》等作品问世，后期的作品风格呈现出明显的前卫色彩，体现出了他为打破传统的小说式样所做出的非凡努力。在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愈加强烈的同时，对于人生的迷惘与绝望也逐渐加重。1927 年 7 月 24 日，在完成了以对耶稣基督的独特阐释进行自我彰显的绝笔作《西方的人》、《续西方的人》之后，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尽，享年 36 岁。这一年恰逢日本年号由大正改元昭和，所以芥川龙之介的自杀被认为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8 年后，好友菊池宽为纪念他，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芥川文学奖。这

一奖项至今仍然是日本国内最具影响的文学大奖。

芥川逝去后的80年来,他的许多代表作被编入日本中小学的课本中,日本国内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芥川文学选集更是不计其数。著名导演黑泽明根据他的小说《竹林中》改编的电影《罗生门》享誉海外之后,他的文学作品更是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至今在东西方都拥有众多的读者。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堪称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无论就访华时期之长、走访城市之多、面会人物之众,还是观察之细腻、描摹之生动、洞见之准确,以及传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是同类游记所难以比拟的。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主要可以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芥川龙之介在访问之前便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相当透彻和深入的了解。他不仅熟读汉籍,创作了许多取材自中国古典的小说,并且对汉诗乃至中国古代文人画都持有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的学识和素养,为他访华时能够全方位考察中国的社会现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并非纯属个人的海外游历,而是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特派员的身份成行的。大阪每日新闻社通过报社各地的支局,为他的旅途提供了周到的安排以及人员上的协助。

大阪每日新闻社是现日本每日新闻社的前身。芥川龙之介与该社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17年。时任该社学艺部负责人的诗人薄田泣堇大力革新文艺版面,新设了创作小说的连载栏目。首篇作品便委托文坛新宠芥川龙之介进行创作。这样,后来成为芥川

代表作之一的《戏作三昧》便连载于该报。并且在薄田泣堇的鼎力举荐之下，芥川龙之介在1918年3月成为该社的社友，第二年正式成为签约社员。以每年在该报上发表数篇小说为条件，除稿酬之外每月从报社方面获得一笔稳定的收入。作家成为报社的签约社员，曾有芥川的恩师夏目漱石签约朝日新闻社的先例。但若非一流的作家，也很难得到如此的知遇和礼待。芥川龙之介正是接受了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派遣，才终于实现了他多年以来的访华夙愿。

此次中国之行虽属新闻界的安排，但在日本文坛依然受到了不同寻常的关注。在他出发之前，久米正雄、里见弴、菊池宽等近20名作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送别会。但不巧的是在他从东京起身后，突然身患感冒，一度高烧不退，不得不中途在大阪休养数日。1921年3月27日，芥川龙之介毅然成行，在九州北端的门司登上了筑后丸号邮船，于3月30日抵达上海。

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大阪每日新闻》便以《新人眼中的新中国近日将于本报刊载》为题报道称"中国作为世界之谜，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国度。旧的中国尚如老树斜横，新的中国已如嫩草吐绿。在政治、风俗、思想等所有方面，中国的固有文化无不与新兴势力犬牙交错。这正是其魅力所在"。"近期本报将刊载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印象记》。芥川氏为现代文坛第一人，新兴文艺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趣味的爱好者。氏今携笔墨赴上海，猎尽江南美景后，将北上探访北京春色，寄自然风物抒发沿途所感。同时结交彼地新人，竭力观察年青中国的风貌"。

关于中国游记的写作，芥川龙之介曾同报社约定在旅行期间陆续执笔、分批寄该报发表。但由于旅途日程安排紧密，除观光之

外,还要频繁地应付各种接待与会见,结果没能履行当初的约定。中国游记的诸篇文章,全部是在他回国后陆续完成的。《上海游记》最初发表于1921年8月17日至9月12日的《大阪每日新闻》;《江南游记》最初发表于1922年1月1日至2月13日的《大阪每日新闻》;《长江游记》原以《长江》的标题发表于1924年9月号的《女性》;《北京日记抄》最初发表于1925年6月号的《改造》。在上述文章的基础上,同时收入了未曾发表的《杂信一束》的单行本《中国游记》,1925年11月由改造社出版发行。

抵达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因感冒尚未痊愈,加上途中的颠簸,导致肋膜炎并发,4月1日便住进了上海的里见医院接受治疗,直至4月23日出院。出院的第二天,他便在海藏楼拜访了郑孝胥。在沪期间他所拜访的名人中,还有章炳麟、李人杰、吴景濂、李经迈等,这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述。其中尤为值得注目的,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汉俊即李人杰的会面。李汉俊当时正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筹划。所以芥川以"年青中国"的代表性人物对其加以介绍。在题为"李人杰氏"的一章里,作者的表述方式与其他章节明显不同的是,此章大半的内容都是"备忘录"的抄录,而避开了直接的记述。但事实上,作者假托的"备忘录"并不存在,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当时对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弹压的日本时局而不得不策略性采用的春秋笔法。即便如此,从这一章的记述中依然可以读出芥川龙之介对于李汉俊强烈的共鸣和由衷的钦佩之情。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期间用于记录见闻的两本记事本,现藏于日本藤泽市藤泽文书馆。笔者在调查中发

现其中在上海所记录的编号为"手帐6"的记事本中,有用毛笔书写的"李人杰"三个大字,与其他部分使用钢笔的芥川本人的字体明显不同,很可能是会面时李汉俊本人的签名。这次会面的三个月后,就在芥川所拜访的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汉俊的公寓内,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汉俊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所以,游记中记载的李汉俊的谈话,以及对于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李汉俊公寓的室内描述,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5月初,芥川龙之介依次游历了杭州、苏州、镇江、扬州、南京等城市,折回上海后又于5月17日乘船逆江而上,相继访问了芜湖、九江、庐山、汉口、长沙、洛阳等地,并于6月11日从郑州乘京汉铁路抵达北京。在北京停留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并走访了邻近的天津。由于中国各地的战乱以及他本人的健康等原因,中途被迫取消了对西安、济南、曲阜等地的访问计划,最后于7月12日乘火车经由沈阳和釜山回国。

对中国心仪已久的芥川龙之介在访华期间,目睹了一个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满目疮痍的中国,亲眼见证了中华古文明的衰败和整个社会的混乱。传统体制已土崩瓦解,新兴力量方兴未艾。中国社会正在剧烈的动荡之中,艰难地寻求着未来的方向。面对乱世中的中国社会的现状,芥川龙之介不加掩饰地流露出了不满与失望。尤其是在沦为半殖民地的上海,西方势力的强势侵入与跋扈自恣令他不堪忍耐,遂在游记中以"恶俗的西洋"来概括他对于上海的印象。对于所见的诸般丑恶与颓废,也往往用犀利的言

辞加以鞭挞和嘲讽。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在慨叹与痛惜之余,他借用今关天彭的诗句"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来表达心中的忧患。始终持有艺术至上的文艺观,将政治问题视为末流从不予以正视的芥川龙之介来到中国后,切身感受到了政治问题的迫切性,一度热心于中国政治问题的议论。中国旅行成为他转变艺术观与萌发社会意识的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极力扩张在华的势力范围,直接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1921年间,抵制日货的风潮以及民众的排日情绪仍然此消彼长。芥川的记事本上记录很多在各地所见的排日口号,并且他都将这些口号以各种方式反映到了游记之中。通过日本的大众媒体面对日本读者提及这样敏感性的话题,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暗示性。据江口涣的《文学半生记》(青木书店 1953年4月)记载,回国后的芥川龙之介曾对江口涣提到,在长沙看到当地学生排日的斗志与决心时,几乎感动得流下眼泪。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带给芥川龙之介的震撼与冲击。正因为如此,对于日本对华的经济侵入和政治图谋,游记中不乏犀利的笔触。最具代表性的,是《杂信一束》的最后两个段落。这部分内容极简洁地记述了回国时路经东北的所见。对于当时奉天火车站里成群结队的日本人往来出入的情形,他用"我几乎要开始赞成黄祸论了"加以讽刺。而在最后题为"南满铁路"的一节中,短短的一句"匍匐在高粱根上的一只百脚蜈蚣"更加精警与犀利。当时的"南满铁路"作为日本国策公司的事业已经营了15个年头。路经此地的芥川却一眼看穿了这只侵入到中国农民的土地上的百毒之虫的本质。正是在这条"百脚蜈蚣"的匍匐之处,日本关东军先后蓄意

制造了1928年“皇姑屯事件”和1931年“九一八柳条沟事件”，进而一举武装侵占了整个东北。应该说在1921年的历史条件下，芥川龙之介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异常敏锐的观感，是值得惊叹与记忆的。

芥川龙之介回国数月后，便创作了以日俄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将军》，对曾统帅旅顺攻略战的乃木希典进行戏谑式的讽刺，并且对天皇制下所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该小说发表时遭到官府查禁，全文被删节13处，至今无法恢复原貌。同样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的作品，还有发表于1924年的《桃太郎》。这篇小说的构思源于在上海见到章炳麟时，章炳麟对于日本民间故事《桃太郎》宣扬武力扩张的批判。此外，在警言集《侏儒之言》中，比如有题为“倭寇”的一节——“倭寇的事实证明我们日本人有足够的能力与列强为伍。我们在强盗、杀戮、奸淫等方面，决不劣于寻找‘黄金之岛’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可见中国之行对芥川龙之介的社会意识与文学创作的影响之大。

在访问中国期间，最令他感到惬意的是在北京度过的一个月时间。北京浓郁的古都风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达北京后不久，他便在致友人的书信中表示“北京不愧为王城之地。在此地住上两三年也无妨”(1921年6月14日致冈荣一郎)。“来北京三日既对北京迷恋不已，我若不能在东京居住，能够住在北京的话则属得偿所愿。昨夜于三庆园听戏的归途经过前门，一轮上弦月悬于门上，景色妙不可言。与北京的壮观相比，上海则如同蛮市”(1921年6月21日致室生犀星)。称上海为“蛮市”，自然是指与北京悠久的历史风貌相对比之下的上海的殖民地色彩。此外，多

年之后在1925年6月发表的《旅行的记忆》一文中,他也提到:“在我走访过的地方中,最喜爱的莫过于北京了。古老的街道和生活其中的悠然自得的市民,还有将一切掩映其中的青翠的树木。再没有如此协调的都城了。”

在北京滞留期间,芥川身着中式长袍,在中国问题研究家中野江汉等人的陪同下,几乎走遍了北京全城。游览名胜之外,他四处寻访古画、购猎汉籍,并且连日出入于戏馆、茶园,欣赏京剧、昆曲。此间他观赏了梅兰芳、杨小楼、尚小云、余叔岩等诸多名家的演出,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一名“速成的戏通”。由于《北京日记抄》的执笔据北京之行已时隔四年,所以只有不多的几个章节和部分简短的观感,而不像其他纪行那样系统和完整。据中野江汉回忆,芥川深感古都北京无尽的魅力难以言表,所以一直无法执笔(《自杀的芥川氏与北京》,1927年7月31日《北京周报》)。这应该是他未能完整记述北京之行的一个值得相信的原因。

芥川在北京期间所见的名人中,有辜鸿铭和胡适等人。他还曾经准备拜访周作人,但因周作人在西山养病而未得相见。对于拜访辜鸿铭的情形,游记内有较详细的记述。而同胡适的会面,则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所记载。据《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可知,胡适先于6月24日去芥川入住的扶桑馆寻访,结果因芥川外出而未能见到。第二天上午芥川便去胡适住处回访,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记载了对于芥川龙之介的印象:“他的相貌颇似中国人,今天穿着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气,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6月27日,芥川在下午观赏了同乐园的昆曲之后,于扶桑馆设宴招

待了胡适和陈启修等人。席间除了谈及白话诗运动以及中日两国作家的创作自由等问题之外，还自然而然地谈到了中国戏曲的改良。据胡适日记记载，芥川建议“(1)背景宜用素色，不可用红绿色缎。(2)地毯也宜用素色。(3)乐工应坐幕中。(4)台上助手应穿素色一律的衣服，不可乱跑”、“旧戏不必布景”等等，20年代初的京剧的表演方式尚在不断革新和完善的过程中。旧戏的改良也是中国知识界议论颇多的话题。从日后的发展结果来看，京剧的表演样式几乎全部沿着他所建议的方向得到了改进。

按游记所记，芥川龙之介在上海与北京期间所观赏的戏曲至少有六十多出。在梅兰芳1924年第二次在日本举行公演时，他曾参加了《演剧新潮》为梅兰芳举办的谈话会。在芥川本人的藏书中，有旅行期间购入的十二卷本的戏曲集《绘图缀白裘》和民国时期出版的戏曲总集《戏考》三十册，可见他对于中国戏曲的兴趣和关注。游记中，芥川龙之介举昆曲《蝴蝶梦》为所看到的最有趣的一出，且在他的未完成的作品中，即有一篇改编自这出昆曲，并且题为《蝴蝶梦》的戏曲剧本。

另外，芥川龙之介在华期间，鲁迅将他的代表作《鼻子》和《罗生门》译成了中文，分别连载于1921年5、6月间的《晨报副刊》上，这是他的小说最早的汉译。这两篇小说后来收入到了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6月)中。1925年初，芥川龙之介读到了这本《现代日本小说集》后，还曾写下了题为《日本小说的汉译》的文章在日本文坛加以介绍。

本书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中国游记》的译本。译者

在确保译文的准确性的同时,为便于读者的理解,做了比较详尽的注释,并且指出了多处原文的误记和底本的错误,以提高译本的学术参考价值。译文则全部采用了岩波书店1995年起刊行的24卷本的《芥川龙之介全集》为底本。此外,为配合文章的阅读,经日本近代文学馆授权,本书选用了芥川龙之介旅行中国时的部分照片。其中有数张直接选自芥川本人曾保存的影集,并且尚未公开过的照片。

本书除改造社版的《中国游记》的文章之外,还收入了刊载于1921年8月1日《日华公论》上的一篇采访录《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印象》。并且作为附文,收录了两篇芥川龙之介创作的中国现实题材的小说《南京的基督》和《湖南的扇子》。这两篇小说最初分别发表在1920年7月号和1926年1月号的《中央公论》上,分属于作者中国之行前后不同的时期,在表达各自的作品主题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于中国的理解与观察。《南京的基督》曾于1995年由香港和日本的影片公司合作改编为同名电影(编剧:蔡兰、森重晃;导演:陈韵文)。影片编导在原作的基础上,还将作家本人的经历以及其他小说的情节糅合、演绎在一起,由香港演员梁家辉出演片中的小说家冈川龙一,日本演员富田靖子扮演金花,一时受到了影坛的关注。但是在理解这两篇小说时,还是有必要区分小说的虚构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不能像电影那样将虚构与现实混同起来,这样才能保证对作品的主题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解读。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部《中国游记》不是职业记者撰写的专业性的中国报道或中国考察,而是一部出自一个29岁的青年文学

家之手的旅游纪行，是作者通过他独到的小说家的视角记录与捕捉的1921年的中国。这应该也是这部游记的一个独特之处与价值之所在。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是主编张明杰苦心筹划多年后终于问世的一个系列译丛。本书作为最早列入计划的一部，蒙张明杰学兄的信任和委托后旋即着手翻译，当时国内尚没有一部《中国游记》的完整译本。而此后的两年间，芥川龙之介作品的译介和出版呈现出繁荣之势，高慧勤、魏大海主编的五卷本《芥川龙之介全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中，收录了陈生保翻译的《中国游记》的全部文章，而后陈生保、张青平译的单行本《中国游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后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本书虽然没能够从上述译本中充分吸取和学习译文的长处，但在译稿完成后的反复审校中，译者受益良多。责任编辑罗华彤针对译稿多次提出了商榷意见，指出并修正了很多译稿的不足。他的专业素质和敬业精神保证了译本的质量与水准。在此谨向罗华彤编辑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敬意！

秦　刚

2006年8月

目　录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 …… 1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与《中国游记》(译者序) …… 1

自　序 …… 1

上海游记

一　海上 …… 2
二　第一瞥(上) …… 4
三　第一瞥(中) …… 7
四　第一瞥(下) …… 9
五　医院里 …… 11
六　城内(上) …… 13
七　城内(中) …… 16
八　城内(下) …… 17
九　戏台(上) …… 19
十　戏台(下) …… 22
十一　章炳麟氏 …… 26
十二　西洋 …… 28

十三　郑孝胥氏 …… 31
十四　罪恶 …… 35
十五　南国美人(上) …… 37
十六　南国美人(中) …… 39
十七　南国美人(下) …… 42
十八　李人杰氏 …… 45
十九　日本人 …… 47
二十　徐家汇 …… 50
二十一　最后一瞥 …… 53

江南游记

前　言 …… 56
一　列车上 …… 58
二　列车上(承前) …… 59
三　杭州的一夜(上) …… 61
四　杭州的一夜(中) …… 63
五　杭州的一夜(下) …… 65
六　西湖(一) …… 68
七　西湖(二) …… 71
八　西湖(三) …… 75
九　西湖(四) …… 77
十　西湖(五) …… 81
十一　西湖(六) …… 83
十二　灵隐寺 …… 86

十三 苏州城(上) …… 88
十四 苏州城(中) …… 91
十五 苏州城(下) …… 93
十六 天平与灵岩(上) …… 96
十七 天平与灵岩(中) …… 98
十八 天平与灵岩(下) …… 101
十九 寒山寺和虎丘 …… 104
二十 苏州的水 …… 107
二十一 客栈与酒馆 …… 109
二十二 大运河 …… 112
二十三 古扬州(上) …… 114
二十四 古扬州(中) …… 116
二十五 古扬州(下) …… 119
二十六 金山寺 …… 121
二十七 南京(上) …… 124
二十八 南京(中) …… 127
二十九 南京(下) …… 129

长江游记

前 言 …… 133
一 芜湖 …… 134
二 溯江 …… 136
三 庐山(上) …… 139
四 庐山(下) …… 142

北京日记抄

一　雍和宫 …… 145
二　辜鸿铭先生 …… 147
三　什刹海 …… 149
四　蝴蝶梦 …… 150
五　名胜 …… 154

杂信一束 …… 158

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印象 …… 164

附小说二篇

南京的基督 …… 167
湖南的扇子 …… 181

自　序

《中国游记》一卷，毕竟是上天恩赐（或降灾）于我的报道才能的产物。我受大阪每日新闻社之命，在从大正十年（1921 年）三月下旬到同年七月上旬的一百二十余日里，游历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天津等地。回到日本后，开始以每天一回的进度执笔了《上海游记》和《江南游记》。《长江游记》是在完成了《江南游记》之后，同样以每天一回的进度撰写的一部半成品。而《北京日记抄》并不是按每天一回的进度所写，记得我是用两天左右的时间将其全部写完的。《杂信一束》则基本上是将我写在明信片上的文字如实收录而成的。毫无疑问，我的报道才能已如电光石火一般，至少也应该如戏中的电光石火一般，闪现在这些文字之中了。

大正十四年十月

芥川龙之介记

上海游记

一　海上

将要从东京动身的那天，长野草风①氏前来闲谈。问起来才知道，原来长野氏也打算半个月后去中国旅行。长野氏极为热心地向我介绍了应对晕船的灵丹妙药。但从门司②出发，乘船不到两个昼夜就可以抵达上海。至多不过两晚的航行，若是为此还要带上晕船药的话，长野氏的胆怯也由此可知了。三月二十一日的下午，当我登上筑后丸号的舷梯，望见港内在风雨中涌起的海浪时，不禁再一次同情起长野草风画师对于大海的畏惧了。

也许是因轻视老友的奉劝而遭到了惩罚，当船行至玄界滩附近的时候，眼看着海面开始变得不平静起来。我和同舱的马杉君

---

①长野草风：长野守敬（1885—1949），画家。

②门司：位于九州岛北端，现为福冈县北九州市。曾为日本至上海间的邮船航线的始发港。

坐在甲板的藤椅上，海浪撞击船舷而溅起的水沫，时不时地会落到头上来。海面一片雪白，海浪在船的底部隆隆地翻滚。对面不知何处的岛屿的影子，依稀可辨地浮现于海上，其实那是九州的本土。早已习惯于乘船的马杉君悠闲地吸着香烟，丝毫没流露出胆怯的样子。而我则把外套的领子竖了起来，两手插在口袋里，嘴里时时含着仁丹。总之，我深深地钦佩于长野草风氏及早为我准备晕船妙药的贤明之举了。

片刻后，旁边的马杉君去了酒吧，我还是一派悠闲地坐在藤椅上。虽然是摆着一副悠闲的样子，但其实脑子里的神经一刻也没有松弛过。一旦稍微挪动一下身子，立即就会头晕目眩，并且肠胃也开始不安稳起来。在我的面前，一位水手不断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也是值得同情的晕船患者之一）。他那让人目不暇接的来回往返，也令我感到不快。对面的海浪中，有一艘船体几乎要被海浪淹没的冒着细烟的拖网渔船，在持续着危险万分的航行。可是，到底有什么必要需要冒着那样的大浪去航行呢？那艘船当时令我既怒不可遏又无可奈何。

因此，我尽力一心去想一些能让我忘却眼前痛苦的令人愉快的事情。孩子、花草、涡福的茶碗[①]、日本阿尔卑斯山、名妓初代……之后想到了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不，之后还有，好像是想起了瓦格纳年轻时在前往英国的航行中遇到了特大的暴风雨，当时的经历在他后来创作《漂泊的荷兰人》时发挥了作用。虽然我尝试着考虑了许多这样的事情，可是头却越来越晕得厉害，胸口

---

①涡福的茶碗："涡福"为日本有田瓷器的名工酒井田柿右卫门的铭印。芥川龙之介访问中国前，得到了一件有"涡福"之铭的茶碗。

的反胃也不见好转，到了后来，恨不能让瓦格纳之类的都统统去见鬼！

大约十分钟之后，我躺在床上，耳边传来了餐桌上的盘子和刀叉一齐掉到地板上的声音，但我还是在为努力地抑制住呕吐感而煞费苦心。当时之所以还有这样的勇气，要得益于我一直以为晕船的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没想到虚荣心这种东西，在这样的时候竟意外地成了武士道的代用品。

然而，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一看，至少在一等舱里，旅客们因为晕船的缘故，结果除了一个美国人之外都没有去食堂吃饭。并且，据说那个非凡的美国人在饭后还独自一个人来到船上的客厅里敲了一会儿打字机。听了这样的事，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明朗起来，同时觉得那个美国人简直是一个怪物。因为遇到那样的暴风雨依然能够泰然自若，当属常人所不及的绝技。如果对那个美国人进行一下体检的话，会发现他牙齿有三十九颗或臀部长着小尾巴之类的意外事实也未可知。我一边继续和马杉君坐在甲板上，一边随意空想着。对于昨日的波涛汹涌，好像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在右舷的不远处，郁郁葱葱的济州岛的影子横卧在碧蓝的海面上。

二 第一瞥（上）

刚走出码头，几十个黄包车夫一下子就把我们包围了。“我

们"指的是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村田[1]君、友住[2]君以及国际通讯社的琼斯[3]君加上我一行四人。原本"车夫"这个词留给日本人的印象决不是脏兮兮的,反倒是那种威猛的气势,常给人一种仿佛回到了江户时代的心境。但是中国的车夫,说其不洁本身就毫不夸张,而且放眼望去,无一不长相古怪。他们从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各自伸着脖子大声地叫喊着,不免令刚上岸的日本妇女感到畏惧。在被他们当中的一个拉住了袖子的时候,连我都情不自禁地往高个子的琼斯君的身后退却了。

我们冲出车夫们的包围后,终于成为了一辆马车的座上客。然而车刚一起动,马就毛毛愣愣地撞到了街角的砖墙上。年轻的中国车夫好像非常生气的样子,狠狠地抽打着马。那马将鼻子抵在墙上一动不动,只是一个劲儿地翘着屁股。马车几乎要被掀翻,片刻之间四周就聚起了人群。似乎在上海,若是没有慷慨赴死的决心和勇气的话,是轻易乘不了马车的。

过了不久马车重新起程,行驶到了架着铁桥的河边。河中的舢板船密集得几乎遮蔽住了水面。河岸上行驶着几辆绿色的电车。建筑物都是三四层的红砖楼房。柏油大道上,西洋人和中国人匆匆忙忙地走着。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只要围着红头巾的印度巡警一示意,便会规规矩矩地让出马车跑的路来。上海交

①村田:村田孜郎(? —1945),号乌江。曾任大阪每日新闻社上海支局长、《读卖新闻》东亚部长。

②友住: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

③琼斯:英国路透社驻上海支局记者。作为路透社东京支局特派员驻日期间,与芥川龙之介相交甚笃。

通的整备状况，不管用怎样偏袒的目光来看，也远非东京、大阪等日本的城市所能及。面对车夫和马车的勇猛不免战战兢兢的我，看到如此明朗的街景，心情也渐渐地愉快起来。

马车最终停下来的地方，是昔日金玉均①被暗杀的叫做东亚洋行的饭店前面。最先下车的村田君给了车夫几文钱，但车夫看起来好像对那点钱很不满足的样子，并不轻易地把伸出的手缩回去，不仅如此，还一直唾沫横飞、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但是村田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快步走向大门口。琼斯、友住两人好像对车夫的辩解也毫无理会之意。我在心底不禁对那个车夫产生了怜悯之情。然而，想必类似的事在上海多半已经司空见惯，于是赶紧跟着进了大门。之后再次回过头去看时，那车夫已经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恬然地坐在驾驶座上。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那样吵闹呢？

随后我们被领到了灯光昏暗然而装饰却极其华丽的会客厅里。的确，即使不是金玉均，在这里谁都有可能会被不知何时从哪个窗口飞来的子弹击中。我正这样暗暗地想着，一身洋装打扮的骠悍的店主人，叭嗒叭嗒地趿着拖鞋，匆匆忙忙地进来了。听村田君说，之所以把我安排到这家旅馆，是每日新闻社泽村君的主意。然而，精悍的店主人可能是想到如果把房子租给芥川龙之介，万一他被人暗杀的话自己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于是便说除正门前面的那间房子外，不凑巧没有空房间了。于是我们便去那间房间里看了一看。不知何故床竟有两张，墙壁被烟熏得漆黑，窗帘十分破旧，连让人满意的椅子都没有一个。总而言之，那是一间除了金玉

---

①金玉均：(1851—1894)朝鲜近代政治家，甲申政变的组织者。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1894年2月逃亡到中国上海，不久被朝鲜守旧派刺客暗杀。

均的幽灵之外任何人都绝对无法安住的房间。因此不得已，尽管不免辜负了泽村君的厚意，但在和其他三人商量之后，我还是决定迁移到离此地不远的万岁馆去。

三　第一瞥(中)

当晚我和琼斯君一起到一个叫做Shephert(牧羊人)的餐馆吃饭。这里不论是墙壁还是餐桌，都布置得十分令人舒心。服务员都是中国人，然而在附近左右就座的客人中却看不到一张黄皮肤的脸。菜的味道也属上乘，比起邮船公司在船上的餐厅来，至少要高出三成。我和琼斯君Yes或No地说着英语，心情愈发舒畅起来。

琼斯君悠闲地吃完了南京米做的咖哩饭，讲了许多我们分别后的事情。其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据说有一天晚上琼斯君——用"君"相称，不管怎样都没有朋友之间的感觉。他是在日本前后住了五年的英国人。在这五年间，我和他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虽然也曾吵过一次架)：一起去歌舞伎座站着看过演出；一起去镰仓的海边游泳；半夜在上野的酒店里喝得杯盘狼藉。当时他穿着久米正雄①惟一的一件上好的裙裤，突然跳进了那里的水池里。因此若把他恭维为"君"的话，恐怕是比任何人都对不起他了。顺便还有一件事要声明，我能够和他亲密相处，是因为他精通日语而并非是因为我英语讲得好的缘故。——据说有一天晚上琼斯到一个

①久米正雄：(1891—1952)小说家、剧作家。高中、大学期间与芥川龙之介同级，与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等一同创办了第三次、第四次《新思潮》。

酒吧去喝酒。那里只有一个日本女服务员，正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他平日里总是声称中国只是他的“消遣之地”，而日本才是他的“激情之地”。特别是当时他好像刚刚搬到上海，对日本一定非常怀念。他用日语马上和那个服务员攀谈起来。“你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昨天刚刚来的。”“那你不想回日本吗？”被他这么一问，那服务员突然含着眼泪说道：“我好想回去啊！”琼斯在他的英语中不断用日语重复着“我好想回去啊”，然后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说道：“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竟也变得异常地感伤。”

吃罢饭后，我们到热闹繁华的四马路去散步。然后去酒吧Parisien（地道的巴黎人）稍稍看了一会儿舞蹈。

那里的舞厅极为宽敞。灯光和着管弦乐的节奏或红或绿地变化闪烁的景象，和浅草[①]十分相像。若只论起管弦乐曲演奏的巧拙，相比之下浅草就显得不值得一提了。在这一点上，虽说是在上海，可到底不愧是西洋人开设的舞厅。

我们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边，一边品着茴芹利久酒，一边观看着一个身穿红装的菲律宾少女和一个西装革履的美国青年翩翩起舞。记得惠特曼的诗句中说过，年轻的男女固然美丽，然而上了年纪的男女亦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当一对体态丰盈的英国老年夫妇舞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我想起了这首诗。但当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琼斯的时候，我的那份咏叹被他付之一笑。他观看老年夫妇的舞蹈，不管他们是胖是瘦，好像总是感到一种要笑出来的冲动。

---

①浅草：东京浅草寺周边的地带，因娱乐产业而繁华的闹市区之一。

四　第一瞥(下)

我们从酒吧 Parisien 出来,宽阔的马路上已经是行人稀疏了。掏出手表来一看,指针还没有到十一点。没想到上海竟是个早眠的城市。

然而,几个令人恐怖的黄包车夫,还在拉着车四处徘徊。他们一看到我们,必定要向我们搭讪。我白日里跟村田君学会了"不要"这句中国话。"不要"当然是不需要的意思。于是我只要一看到黄包车夫,立刻便会像念诵驱魔的经文一样,嘴里连连说着"不要不要"。这是由我口中说出的值得纪念的第一句中国话。我是如何快意地向车夫抛出这句话的,没有学习外语经历的读者,一定很难体会得到。

我们走在安静的马路上,脚步声回荡在四周。道路两旁三层或四层的楼房,时不时地遮挡住繁星密布的夜空。我们时而看到街灯的光芒照在写着大大的粗体"当"字的当铺的白墙上,又时而穿过正上方悬挂着"女医生某某"的招牌的人行横道,也经过了张贴着南洋烟草广告的白灰剥落的围墙旁。但是不管怎么走,还是没有走到我所住的旅馆。不一会儿,不知是不是茴芹利久酒在作祟,我的喉咙变得干渴难忍。

"喂,有没有可以喝点什么的地方,我的喉咙渴得不行了。"

"前面不远处有家酒吧,再坚持一会儿吧。"

五分钟后,我们两人坐在了一张小桌边,喝着凉凉的苏打水。

这间酒吧比起 Parisien 来，明显要低档很多。桃红色墙壁的旁边，一个头发中分的中国少年正在敲着一架很大的钢琴。酒吧的正中央，三四个英国水兵正和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跳着极其无聊的舞蹈。入口处的玻璃门旁边，一个卖玫瑰花的中国老太太在被我说了"不要"之后，神情木讷地观看着舞蹈。我感觉到自己俨然像正在欣赏一幅画报上的插图一样，那幅插图的题目毋庸说便是"上海"。

正在这时，从外面一窝蜂地闯进来五六个英国水兵。这个时候最遭殃的是站在门口的那个老太太。醉醺醺的水兵们粗暴地撞开门的时候，老太太挂在手上的花篮被打翻在地。而那些水兵们对此却若无其事，早已和正跳着舞的水手们一起疯狂地扭动了起来。老太太一边嘟囔着什么，一边弯腰拾起了地上的玫瑰。即便如此，在她拾捡的过程中，地上的花仍不停地被水兵们的靴子踩踏着……

"走吧？"

琼斯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硕大的身子突然站了起来。

"走吧！"

我也立即站了起来。而在我们的脚下，玫瑰一朵朵地散落着。我向门口走去时想起了杜米埃①的画作。

"唉，人生啊。"

琼斯往老太太的花篮中扔了一个银币后，回头看着我。

"人生，——是什么？"

"人生就是撒满玫瑰的路！"

---

①杜米埃：(1808—1879)法国画家、版画家。以讽刺性版画知名，被称为近代版画之父。

我们走出了酒吧。外边依然有几辆黄包车在等着客人，看到我们出来便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赶奔过来。黄包车原本是“不要”的，然而这时除了他们之外，我发现另一个麻烦的人也跟了过来。在我们的旁边不知从何时起，那个卖花的老太太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一边像个乞丐一样朝我们伸着手。老太太在得到了我们的银币之后，好像还期待着我们再一次慷慨解囊。我不禁为这个贪婪的老太太所卖的美丽的玫瑰而感到惋惜。这个纠缠不休的老太太，还有白天乘坐的马车的车夫，——这不仅是我对上海的第一瞥，遗憾的是，这同时也是我对中国的第一瞥。

五 医院里

第二天，我就病倒了。第三天起，便住进了里见先生开设的医院①，病名据说是干性肋膜炎。如果真的患了肋膜炎的话，我已计划好的中国之行就只能暂时推迟了。想到此，心中就愈加地不安，急忙发电报给大阪每日新闻社告知我住院一事。不久，收到了报社薄田②氏“请安心静养”的回电。但若是一两个月一直住院疗养的话，报社方面也必然会很为难。看了薄田氏的回电，虽稍有安心，但想到自己毕竟有义务完成中国纪行的写作，心底便不由得更加忐忑起来。

---

①即里见医院，位于当时上海密勒路 A 六号。院长里见义彦同时是俳句诗人，于 1906 年来到上海开设了这家医院。

②薄田：薄田泣堇（1877—1945），诗人、随笔家。时任大阪每日新闻社学艺部长。

所幸在上海，除了报社的村田君、友住君之外，还有琼斯、西村贞吉等学生时代的好友。这一帮好友和知己不管怎样忙碌和劳累，总是不断地来看望我。况且，多少因为背负着作家的虚名，时不时会有素不相识的人给我送来鲜花、水果等等。事实上，我收到的饼干罐子曾经一度堆满了枕边，让我觉得难以处理（帮我摆脱这种困境的还是我所钟爱的那些好友、知己们，在我这个病人看来，他们一个个胃口都好得不可思议）。当然，除了辱没了这些探视的礼品之外，不知何时起，我与起初还完全陌生的客人中的两三位，开始了不拘礼节的交往。其中一位是俳人四十起①君，一位是石黑政吉君。上海东方通讯社的波多博君也是其中的一位。

尽管如此，三十七度五的高烧并不肯轻易地退去，不安依旧缠绕着我。有时即使是在大白天也会突然感到死亡的恐惧，甚至令我无法安稳地躺着。我一心想摆脱这种心理作用，白天就信手捧着满铁的井川氏和琼斯好意借给我的二十余册西方读物滥读起来。拉·莫特②的短篇、蒂金斯③的诗、翟理斯④的评论，都是在这

---

①四十起：岛津四十起（1871—1948），1900 年来到上海，曾编辑俳句杂志《华雕》，编著过《上海指南》、《上海在留日本人名录》等。

②拉·莫特：拉·莫特·福凯（La Motte—Fouque, Fredrich de 1777—1843），德国后期浪漫主义剧作家、小说家。著有小说《水精灵》（Undine）等。

③蒂金斯：尤妮斯·蒂金斯（Eunice Tietjens 1884—1944），美国意象派女诗人、小说家。曾于 1916 年访问中国，回国后出版了作品集《中国剪影》（Profiles from China）。

④翟理斯：赫伯特·阿伦·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前英国驻华外交官、著名汉学家。撰写了第一部英文《中国文学史》，译有《聊斋志异选译》。

期间读的。晚上的时候,——这是需要背着里见先生的,由于过度担心会失眠,我每晚都偷偷服用安眠药。即便如此,还是常在天亮之前就醒来,让我毫无办法。记得王次回[①]的《疑雨集》中有"药饵无征怪梦频"之句。诗里所咏并非是诗人自己生病,而是诗人在哀叹他夫人的重病之状。但在当时的我咏来,这句诗令我犹如感同身受一般。"药饵无征怪梦频",我躺在病床上,不知将它吟咏了多少遍。

这期间,春意毫不留情地日渐浓厚。西村谈起了龙华镇的桃花。蒙古方向吹来的西北风卷着黄土,刮起来时遮天蔽日。不知是谁探病时送来了芒果。似乎已经到了游历苏州和杭州的最好时节了。当里见先生每隔一日给我注射强壮剂的时候,我总在想什么时候自己才能走下病床。

附记:如果要记述住院期间的事情,恐怕还有许多事要写。只是与上海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想就此打住。仅仅想要补充的是,里见先生是个有新思想的俳人,顺便附上其近作一首:

围炉续炭意融融,轻语感胎动。

六　城内(上)

游览上海城内是由俳人四十起氏陪同的。

那是个将要下雨的昏暗午后。载着我们两人的马车一溜烟儿

---

①王次回:明末诗人王彦泓,字次回。

地跑在了喧闹的大街上。街上的店铺,有的店面上挂满了像朱红陶器一样的烧鸡,也有的店里高悬着种类繁多的吊式油灯。有明晃晃地摆放着精巧的银器的富丽堂皇的银楼,也有打着陈旧的“太白遗风”招牌的寒酸的酒栈。在我饶有兴趣地观看着那些中国的店铺的时候,马车来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后,猛然减慢了速度,拐进了一条可以望见尽头的横巷。据四十起氏说,这一带街道以前曾经是城墙耸立的地方。

我们下了马车,绕进了一条细细的小巷。这里与其说是小巷,称为摊床一条街或许更为合适。出售各种麻将用具以及紫檀家具的店铺鳞次栉比。而那些狭窄的房檐前,杂乱悬挂着的各式招牌几乎遮天蔽日。过往的行人熙熙攘攘。稍稍多看了几眼一家店前摆放着的便宜的印章石料,结果马上就撞到了路人。而且那些过往的行人大多是中国的平民百姓。我跟在四十起氏的后面,几乎是目不斜视、战战兢兢地踏着石板路朝前走。

沿着这条摊床街走到尽头,声名远扬的湖心亭一望在即。说起湖心亭似乎应该很壮观,然而,其实那不过是一个看起来随时可能坍塌的颓败至极的茶馆。亭外的湖水中漂浮着墨绿色的水垢,几乎看不见湖水的颜色。桥面的两边砌着古怪的石栏。我们来到这里时,正好碰见一个穿着浅葱色棉布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写到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用菊池宽①的话说,我屡屡在小说中使用厕所一类的下等词语。因为我也写俳句,所以据推测说,这

---

①菊池宽:(1888—1948)小说家、剧作家,芥川龙之介挚友之一。与芥川同时进入第一高等学校读书,并在后来一同创办了《新思潮》。1923年创办文艺杂志《文艺春秋》。芥川死后,在他的主持下设立了芥川文学奖。

是受到芜村的马粪和芭蕉的马尿[1]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致。我当然不会对菊池的说法充耳不闻,但是及至中国纪行,因为场所本身是下等的,如果不时时地打破礼节的束缚,则无法作出生动的描写。如若不信,无论是谁尽可以自己写来试试看。——言归正传,那个中国人正悠然地往湖内小便。陈树藩[2]意欲谋反,白话诗的流行已日渐衰微,日英续盟即将缔结……凡此种种对这个男人而言无疑都是毫不相干的。至少在他的态度和面孔上,有着一副只能让人做如此判断的悠闲。高耸入云的中国式亭子,溢满了病态的绿色的湖面,和那斜着注入湖水里隆隆的一条小便,——这不仅是一幅令人倍感忧郁的风景画,同时也是我们老大国辛辣的象征。我对着那个中国人的身影凝视了许久。然而,对于四十起氏来说,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感慨的罕见景色。

"你看,这些石板上流着的也都是小便啊。"

四十起氏一边苦笑一边绕着湖边快步而行。被他这样一说,我果然闻到空气中飘荡着沉闷的尿骚。一闻到这尿味儿,梦幻就立刻破灭了。湖心亭终究还是湖心亭,小便终究还是小便。我踮着脚匆匆地循着四十起氏的足迹追去,全然无暇沉溺于毫无意义的咏叹中。

---

①芜村的马粪和芭蕉的马尿:与谢芜村(1716—1783)、松尾芭蕉(1644—1694)皆为著名俳句诗人。在他们的俳句中,曾吟咏过"马粪"与"马尿"。

②陈树藩:陈炯明(1878—1933),广东军阀。

七　城内(中)

往前走了不多会儿，只见一个瞎眼的老乞丐坐在地上。——一般说来，乞丐总是充满浪漫色彩的。何为浪漫主义虽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对于诸如中世纪、幽灵、非洲、梦境、女人的逻辑等等永不可知的神秘事物的憧憬，至少是浪漫主义的特色之一。如此说来，乞丐当然要比公司职员更富于浪漫色彩。然而中国的乞丐，却并非一般的神秘。他们或是躺在雨泻如注的路上，或是身上只披着旧报纸，或是舔着腐烂得像石榴一样的膝盖。总之，神秘到了多少令人恐怖的地步。读中国的小说，会发现许多神道或仙人装扮成乞丐的故事。那是一种源自于中国乞丐并自然发展而成的一种浪漫主义。而日本的乞丐并不像中国的乞丐那样具有超自然的肮脏，所以便没有产生出那样的故事来，充其量也不过是用火枪袭击将军乘坐的轿舆，或是用山间的茶水款待柳里恭①一类的情节。——稍稍有些离题了，可是眼前这个瞎眼的老乞丐，也是一副仿佛赤脚大仙或铁拐李幻化而来的打扮。特别是在他面前的石板路上，用极漂亮的毛笔字写着他那悲惨的一生。那字迹似乎比我写的字还要略胜一筹。我甚至在想，这样漂亮的字，会不会是谁为他代写的。

走过摊床街后，眼前是一家挨一家的古董店。不论随便向哪

①柳里恭：柳泽淇园(1706—1758)，诗人、画家。以好客闻名。

一家的店内张望，都只见在铜香炉、陶制马、景泰蓝、玉镇纸、青贝橱柜、大理石砚屏、野鸡标本、真假莫辨的仇英画等等十分杂乱的物什之中坐着叼着水烟袋穿着长衫的店主人，正气定神闲地等待着客人。我们顺便打听了一下价钱，既便有五成左右的虚价，算下来也并不便宜。后来回到日本，受到了香取秀真①氏的奚落，据说是要买古董的话，到中国去还不如到东京的日本桥去逛逛。

穿过古董店，便是一座很大的庙，这就是在明信片上常常看到的上海城里著名的城隍庙。庙中前来参拜、叩首的人络绎不绝，烧香、烧纸钱的人更是摩肩接踵。或许是被烟火熏烤的缘故，梁楣和柱上的对联都是油乎乎的。没有被烟熏过的，或许只剩下天井上吊着的一些金银二色的纸钱，以及螺旋状的檀香了。仅仅这些就已经足以像刚才的乞丐一样让我想起曾经读过的那些中国小说了。更何况这里还左右排坐着判官模样的泥塑。那些泥塑以及正面端坐着的城隍的塑像，与我看过的《聊斋志异》、《新齐谐》等书的插图毫无二致。我极为敬服的同时，也顾不及是否会给四十起氏添麻烦，只是停留在那里久久地不愿离去。

八　城内(下)

无须赘言，在鬼狐志怪丰富的中国小说中，以城隍为首，其手下跟班的判官和鬼仆们都不清闲。城隍这边刚刚为在屋檐下过了

①香取秀真：(1874—1954)铸造工艺美术家、和歌诗人。

一夜的书生开了运，那边判官就吓死了骚扰街市的盗贼。如此看来，他们所行的似乎都是善事，但也有一拨只要有狗肉之类的供奉便与坏人为伍的恶城隍。所以，因追逐民家的妇人而受到报应，或是胳膊被折断或是掉了脑袋而丢丑于天下的判官和鬼仆自然也为数不少。这些故事只从书本上读来，不免有难于心领神会之处，只囫囵吞枣地了解了大致的情节，但对那样的情境却毫无实感。这总是令我有隔靴搔痒之感。而如今亲眼见了这城隍庙之后，不论中国小说写得怎样地荒诞无稽，对其想像力的来源，我不得不一一颔首称是。那红脸的判官，的确有可能干起恶少般的勾当。至于那蓄着美髯的城隍，即使在仪表堂堂的护卫的守护下升上夜空也毫不足怪。

想罢这些事，我又和四十起氏一起，参观了城隍庙前摆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露天摊铺。布袜子、玩具、甘蔗、贝壳衣扣、手巾、花生……此外还有许多不太干净的食品店。当然这里的游人之多，和日本的节假日里没有任何区别。远处走来一位身着华丽的条纹西装、佩戴着紫水晶领夹的时髦中国人，忽而，这边款款而行的却是一位戴着银手镯、迈着三寸金莲的旧式贵妇。《金瓶梅》里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谷十一……在这些人群中，有几位那样的豪杰也并不奇怪。但是杜甫、岳飞、王阳明、诸葛亮一类的人物，在这里却毫无踪影。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小说里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一味沉溺于瓷器上的亭台、睡莲或者刺绣的花鸟之类的廉价且伪造的东洋趣味，在西方流行一时之后，如今已经偃旗息鼓了。那么，除了《文章规范》和《唐诗选》以外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汉学趣味，在日本也应该适可而止地自行消失才好。

之后我们折返回去，走进了一家坐落于那个水池边的大茶馆。像寺院经堂一样的茶馆中，客人出乎意料地并不很多。然而刚刚进入其中，云雀、绣眼、文鸟、鹦鹉……应有尽有的鸟类的鸣叫声，犹如暴风骤雨一般一齐冲击着我的耳鼓。仔细看去，原来昏暗的天井的横梁上挂满了鸟笼。中国人对于鸟的喜爱我早有耳闻，然而将如此多的鸟笼挂在一处，让鸟互相比试喉咙的情景，却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如此一来，哪里还顾得上欣赏鸟的叫声，为了耳膜不被震破，我不得不急忙捂上耳朵几乎逃跑似的，一边催促着四十起氏，一边冲出了这个充满刺耳叫声的茶馆。

然而鸟的啼叫声绝不仅仅出现于茶馆之中，即使我们逃到了外面，从狭窄的道路两旁密密悬挂着的鸟笼中也不断传来鸟鸣。但这并非是闲人们在逗鸟娱乐，而是专门的鸟店(老实说是鸟店还是鸟笼店我至今也未弄清楚)密集于此的缘故。

"请稍等片刻，我去买只鸟。"

四十起氏这样对我说着便进了一家店里。在稍稍靠前一点的地方，有一家漆面门脸的照相馆。在等待四十起氏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盯着橱窗里摆放着的梅兰芳照片，一边想着四十起氏的孩子们也许正盼着爸爸早些回家。

九　戏台(上)

在上海的时候，看戏的机会只有过两三次。我成为速成的戏迷，是去北京之后的事情。在上海见过的演员当中，武生有名气很

旺的盖叫天，花旦有白牡丹、筱翠花等等，总之有许多当代的名伶。不过在谈演员之前，若不先介绍一下戏园的话，也许读者很难领会中国的戏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去过的戏园中有一个叫作天蟾舞台的。那是一幢白色灰浆砌成的崭新的三层建筑，在二层和三层围着半圆形的黄铜栏杆，这毋庸说是模仿了眼下正流行的西式风格。天井上挂着三个大大的明晃晃的灯泡。铺砖的地面上排放着藤椅作为观众的座席。然而，在中国即便是对藤椅也万不可掉以轻心。我曾和村田君一起坐在藤椅上，手腕被素来惧怕的臭虫叮咬了两三处，但至少在看戏的过程中还没让人感到特别的不快，就此基本上也算得上是干净的了。

舞台两侧分别悬挂着一只很大的时钟（只是其中的一只已经停住了），钟表下面的烟草广告铺陈着花哨的色彩。舞台的栏杆上，在漆绘的玫瑰和莨菪叶的中间写着"天声人语"四个大字。舞台比起有乐座①要更为宽敞，而且在这里也有西洋式的脚灯装置。说到帷幕，其实在区别每一幕场次的不同时并不使用帷幕。但为了更换背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换那些喧宾夺主成为背景的苏州银行及三炮台香烟（即 Three Castles）等低级广告画，有的时候也是拉幕的。而帷幕不管在哪里的戏院，好像都是从中间向两边拉开的。幕没有拉开的时候，背景被挡着后面。舞台的背景画大多是油画风格的，描绘着室内或室外的景色，有新旧不同的形式，但种类也只有两三种，因此无论是表演姜维策马还是表演武松

①有乐座：1908 年在东京数寄屋桥附近落成的西式剧院，1923 年毁于关东大地震。

杀人,背景一概没有变化。舞台的左端,坐着手持胡弓、月琴、铜锣的乐队。在这些人中还可以看到一两个戴着鸭舌帽的先生。

顺便说一下看戏的程序。不管是一等座席还是二等座席,只要进去后随便坐下就可以。在中国一般的惯例是坐到座位后再给座儿钱,这一点倒是极为方便省事。一旦坐定了座位,马上就会有人递过来热毛巾和印制好的剧目单。茶自然是大壶茶。此外,对于西瓜子、廉价的点心之类只要坚决说"不要"就行了。即便是那里的毛巾,自从有一次目击了邻座一位仪表堂堂的中国先生用它擦了一通脸又擤了鼻涕以后,我也曾在一段时期内坚决地"不要"了。看戏的费用,包括给看座儿的赏钱,一等座席大概是在两日元到一日元五角之间。我之所以说得比较含糊,是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掏过钱,都是村田乌江君付的帐。

中国戏的特色之一,是锣鼓的敲击声远远比想像的要嘈杂震耳。尤其是武戏,每逢武打多的剧目,乐队中就会有几个魁梧的男人,像是要一决雌雄般地死死盯住舞台的一角拼命地敲打着铜锣。这种情形哪里还称得上"天声人语"?在我还没有习惯的时候,倘若不用两手捂住耳朵,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住的。然而,我们的村田君则全然不同,相对平缓些的击打声似乎很难让他满足。不仅如此,即使是在戏园外面,只要一听到锣鼓点儿,他大抵都能猜出上演的是什么剧目。"这种喧闹劲儿才过瘾呢!"——每当村田君如此感慨的时候,我都会怀疑他的精神是否还正常。

十　戏台（下）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在中国的戏园里，不管是观众席上的谈笑还是小孩子的哭闹，都并不令人感到难以忍耐。仅这一点还是愉快之至的。因为是中国的事情或许还可以猜测，那些击打乐器声，或许就是为了在看戏的时候，即使周围喧闹一些也不至于影响听戏才制造出来的。我在看戏的过程中，一直要向村田君请教戏的情节、演员的名字和唱词的大意等等，而周围邻座的君子们也根本没有露出过丝毫嫌厌的神色。

中国戏剧的特色之二是极少使用道具。虽然也有舞台背景，但那不过是新近的发明。中国戏剧原本的舞台道具只有椅子、桌子和幕布。山岳、海洋、宫殿、道路……无论表现什么样的场景，舞台上除了那仅有的几样摆设之外，连一棵树景都没有布置。当演员模仿出拉开沉重的门闩的动作时，观众便不得不去想像空间中那个门的存在；而当演员威风凛凛地抡起了手中坠着流苏的鞭子，那么观众就要想像着在演员的胯下，一匹性烈而又不肯前行的紫骝在竭力嘶叫。日本人因为多少知晓本国的能乐①，故而能立刻领悟到其中的奥妙。即使需要将堆积起来的椅子和桌子想像成山，日本人也能欣然领会；如果演员一抬足，那就表明那里有一道区别屋内和屋外的门槛，这也并不难想像。不仅如此，这种写实主义，

---

①能乐：日本剧种之一。其脚本大都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角色很少，往往戴面具，在特设的舞台上演出。

有时甚至可以意外地让人发现那一步之隔的虚拟世界中的美。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筱翠花在《梅龙镇》中所扮演的酒栈的少女每次跨过门槛时,必定会从黄绿色的裤脚下亮出小巧玲珑的鞋底来。这一亮鞋底的动作便很典型,若是没有那道虚拟的门槛,也就不会有这般惹人怜爱的动作。

不使用道具这一点,正如上面所说,并不会令我们感到难解。让我倒胃口的倒是那些盆、盘子、手镯等日常小道具的胡乱使用。譬如说刚才的《梅龙镇》,若按《戏考》[①]所说,那并不是当世的故事,而是讲明朝武宗在微服私访的中途,和梅龙镇酒栈的少女李凤姐一见钟情的事。然而那少女手中所端的却是一个绘着玫瑰花的盆底镶着金银边儿的陶瓷盆儿,一看便知道那肯定是在某个百货商店里陈列着的东西。倘若梅若万三郎[②]威风凛凛地提着西洋刀出场的话,无需赘言,那种荒唐可笑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戏剧的第三个特点是脸谱的变化极多。据辻听花[③]翁说,光曹操一个人物的脸谱就有六十几种之多,根本不是市川流[④]所能比拟的。脸谱中更为甚的,则是红、蓝、棕等各种颜色涂满了整个面部。最初的感觉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这是一种化妆。在看武松的戏时,当蒋门神慢吞吞地出场的时候,无论村田君怎样向我解释,我都一直坚信他一定戴着面具。一看即知那所谓的"花

---

①《戏考》:民国初期王大错编撰,收录京剧剧本五百余出,共40册,由上海中华图书馆刊行。

②梅若万三郎:(1868—1946)。开拓了梅若派的能乐演员。

③辻听花:辻武雄(1868—1931),中国研究家、剧评家。曾执教于苏州、南京的师范学校,为京剧演员做过指导。著有《中国戏剧》等。

④市川流:泛指日本的歌舞伎。

脸”不是面具的人，一定要有一双近似于千里眼的好眼神。

中国戏剧的第四个特点是武打动作异常激烈。特别是那些龙套演员，与其称他们为演员，不如称之为杂耍师更为恰当。他们或是从舞台的一端到另一端连续不断地做着空翻，或是从正面摞起来的桌子上大头朝下纵身跳下。这些人大多是下身穿着红裤子上身赤裸着，更加让人觉得他们是马戏演员或杂技演员的亲戚。当然，上等的武戏演员当舞起手中的青龙刀时，名符其实地称得上是虎虎生风。据说武戏演员自古以来个个腕力过人，看来若非如此的话是很难胜任这一行当的。然而说到武戏的名角，除了这些绝技之外，的确也具有其独特的气质。盖叫天扮演的武松，穿着一身宛如日本车夫式打扮的打着补丁的行头。然而比起他挥刀时的架势，他那刹那间用目光无语相逼时的表情，更是将行者武松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这里所说的都是中国传统戏的特点。新剧里好像既没有脸谱也不做空翻。那么新剧到底新到什么程度呢？在上海的亦舞台上演的《卖身投靠》①等，在演员拿着没有点燃的蜡烛出场的时候，观众还是得想像着它已经点燃了。也就是说，旧剧的象征主义依然残留在舞台上。新剧除了上海以外，之后在其他地方也看过两三次，仅就这一点而言，都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而已。至少风雨、雷电、夜晚等等，全部都要仰仗观众的想像。

最后谈一谈演员。盖叫天、筱翠花等，因为已经引作例证，所

---

①《卖身投靠》：京剧《双珠凤》的别名。

以这里就不作特别的叙述了。惟一想提一下的是在后台的白牡丹[1]。我是在亦舞台的后台访问他的。与其说那是后台,还不如说是戏台的背面或许更贴切。总之那是在戏台背面一个墙壁已脱落而且蒜臭弥漫的极其惨淡的所在。据村田君说,梅兰芳来到日本时,最令他感到惊讶的便是后台的干净整洁。的确,与这样的后台相比,帝剧[2]的后台无疑是干净得值得惊讶的了。而且这里的戏台后面,几个脸上还勾着花脸的衣着不整的演员在里面走来走去。他们在电灯光中蓬头垢面地来来往往的样子,好似一幅百鬼夜行图。在这条过道的阴暗处,随地丢着几个皮箱。白牡丹只将卸掉的假发抛在其中的一个皮箱里,还是一副妓女苏三的打扮,正喝着茶。那张舞台上看起来十分俊俏的脸庞,此时看来也并不是那么清秀细嫩了,反倒是一个肉感很强、发育充分的青年,身高比起我来,确实还要高上五公分。那天晚上和我一起的村田君,一边把我介绍给他,一边和这个伶俐的旦角作着久别后的畅叙。问了后才知道,原来村田君在白牡丹还是一个无名的童伶时起,就已经是痴迷他的热心观众之一了,几乎到了饭不思茶不饮的地步。我向他传达了觉得《玉堂春》很有意思的感受,他竟然出乎意料地用日语说了句谢谢。可是,这之后他做了什么呢?无论是为了他本人还是为了村田君着想,我都不想记述这样的事情。然而,若是不写出来的话,到此为止的对他的介绍,就会白白地失去真实性,而且也

①白牡丹:日文《中国游记》诸底本皆为"绿牡丹"(即黄玉麟),而《大阪每日新闻》最初连载的《上海游记》中则为"白牡丹"(即荀慧生)。经译者考证确认"白牡丹"为正确记述,故在译文中加以订正。

②帝剧:1911年在东京千代田区丸之内落成的西式剧场。

会对不起读者。所以,我决定在此贸然直笔相告。——他扭过头去,忽然挽起那大红底儿上绣着银线的美丽的袖子,利落地往地板上擤了一下鼻涕。

十一　章炳麟氏

在章炳麟氏的书房里,不知出于怎样的趣味,有一只很大的鳄鱼标本爬在墙壁上。在这间堆满书籍的书房里,这只不协调得有些离谱的鳄鱼,令人感到沁肤刺骨的寒意。而那天的天气,借用俳句的季语来说,正是春寒料峭的雨天。铺了地砖的房间里,既没有地毯也没有暖炉。我所坐的自然也是没有坐垫的冷冰冰的方形紫檀木靠背椅。而我当时只穿着薄薄的毛衣。现在回想起来,坐在那间寒气袭人的书房里居然没有感冒,只觉得那是一个奇迹。

然而章太炎[①]先生在灰色的大褂外面,套了一件带着厚厚的毛皮里子的黑色马褂,所以自然不会感觉到寒冷。并且章先生坐的是垫着毛皮的藤椅。在章先生滔滔不绝地雄辩时,他那暖洋洋的、悠然抬腿伸足的样子,真是令我倍感羡慕,以至于竟然忘记了吸烟。

据传闻,章炳麟氏曾经自命为王者之师,曾一度选黎元洪作为弟子。靠着桌子的墙壁上,那只鳄鱼标本的下面挂着一幅横卷,上面写着"东南朴学 章太炎先生 元洪"。但不客气地说,先生长得实

①章炳麟,号太炎。

在称不上仪表堂堂，黄黄的皮肤，嘴边和腮上的胡须都异常稀疏，凸起的额头几乎让人误以为是肿瘤。然而，只有那双细细的眼睛，在一副高雅的无框眼镜后面不时冷冷地微笑着，显示出他绝不是一个凡夫俗子。正是因为这双眼睛，袁世凯令先生遭受了牢狱之苦；也是因为这双眼睛，即使把先生监禁起来，袁世凯也最终没有敢杀害他。

章先生的谈话，提到的都是些彻头彻尾的以现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话题与社会话题。当然，对于除了"不要"、"等一等"之类与车夫的交涉用语之外一句汉语也不懂的我，自然无法听懂他的高论。然而，我能够明白章先生讲话的大意，还能不时地大胆发问几句，这都得益于周报《上海》的主笔西本省三氏的帮助。西本氏在我旁边的椅子上躬着身，不厌其烦地向我尽心尽意地做着翻译（特别是在当时周报《上海》的发刊日期已迫在眉睫的时候，我更是由衷地感谢西本先生那难能可贵的帮助）。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已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的，只要这个特性存在中国就不会被赤化。诚然，有一些学生欢迎并接受农工主义，但是，学生绝不等于国民。即使他们一度被赤化，也早晚会有放弃那些主张的时候。这样说是因为国民性所致。国民对于中庸的热爱，要远远比一时的冲动更加根深蒂固。"

章炳麟氏不时地挥动着他那留着长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阐述着炯见。而我……只是觉得很冷。

"那么，为了中国的复兴该怎样做才好呢？此问题的解决，不

论要怎样去做,都不可能来自空谈。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是从一个片面的主张演绎出来,而是从无数的事实中归纳总结出来,这才叫做识时务。识时务之后再制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我一边洗耳恭听着,一边不时地抬头望着墙壁上悬挂的那只鳄鱼,暗自思量着与中国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那只鳄鱼一定知晓睡莲的芳香、太阳的光芒和河水的温暖吧?如此的话,对于我此时的寒冷,鳄鱼应该最为清楚。鳄鱼啊,被制作成标本的你真是幸福啊。请怜悯一下我这个还活着的人吧。

十二　西洋

问:上海不仅仅是中国的,同时它还兼有西洋的一面,所以一定要把上海的这一侧面观察清楚。单单是上海的公园,就要比日本的进步得多……

答:上海的公园我大致都参观过了。法兰西公园①和兆丰公园②非常适于散步。特别是在法兰西公园刚长出嫩叶的法国梧桐树下,西洋人的母亲或乳母正在领着孩子玩耍。这是一幅十分美丽的景致。但是与日本的公园比起来,也未见得有什么进步。只不过这里的公园,全部是西式的而已。并非西洋的就意味着进步。

---

①法兰西公园:1908 年建成的法国式公园,现复兴公园。

②北丰公园:现中山公园。

问：新公园①你也去了吗？

答：当然去了，但那只是一个体育场吧。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公园。

问：公共公园②呢？

答：那个公园很有意思。外国人都可以进，但中国人却一个也不能进去。然而却名为“公共”，可谓极尽了命名之妙。

问：可是走在大街上的时候，那外国人穿梭往来的景象岂不是佳妙得很吗？这样的景象，在日本可是很难看到的……

答：如此说来，前几天我还见到了一个没有鼻子的西洋人呢。在日本想要遇到那样一个西洋人可能确实有些难。

问：那个人吗？他是在闹流感的时候最先戴上口罩的人。可是走在路上的时候，与西洋人比起来，日本人就显得寒碜多了。

答：你说的是穿着西装的日本人吧？

问：可是穿和服的岂不是更寒碜吗？好像日本人对于暴露出肌肤并没有太多的顾忌……

答：如果有所顾忌的话，那才称得上是猥亵了。久米仙人③不是因此从云中坠落下来了吗？

问：那么西洋人猥亵吗？

答：就这一点说来当然猥亵了。但遗憾的是风俗往往是由多数人决定的。所以现在，日本人也把光着脚外出看作是一件丑陋

---

①新公园：现虹口公园。

②公共公园：现黄埔公园，建成于1868年，是上海最早的公园。

③久米仙人：日本传说中的人物。腾云时因见到河边洗衣女子露出的小腿，不慎从空中坠落。

的行为。也就是说,与以前相比,日本人渐渐地变得猥亵了。

问:但是日本的艺妓光天化日地走在大街上,对此西洋人应该觉得相形见绌吧。

答:什么?那你就是多虑了。因为西洋的妓女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走在大街上的,只是你分辨不出来而已。

问:你过于苛言了吧。法租界你也去过了吗?

答:那一带的住宅区很让人愉快。柳树烟雨朦胧,斑鸠细语啼鸣,桃花盛开,还有中国的民居散布其中……

问:那一带差不多完全成了西洋了。红瓦白砖的洋楼,西洋人的住宅难道不也很好吗?

答:西洋人的住宅几乎都不值一提。至少我所见到的楼房都属下乘。

问:你如此讨厌西洋,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答:我不是讨厌西洋,而是讨厌低俗的东西。

问:我其实也是的。

答:你在撒谎。与和服相比,你更愿意穿西装。与带有院门的和式房子相比,你更想住西式的木屋。与面条相比,你更喜欢吃通心粉。与山本山[1]的茶相比,你更想喝巴西咖啡……

问:够了够了。但是墓地还是不错的吧?静安寺路的西洋人的墓地。

答:墓地也同样令人无奈。那里的墓地确实漂亮。但是对我来说,与大理石的十字架下相比,我宁愿躺在"土馒头"里面。也就

---

①山本山:位于东京日本桥知名的茶店。

是说，我决不愿躺在那些莫名其妙的天使雕像之下。

问：这么说你对上海西洋的一面全然不感兴趣了？

答：不，我非常感兴趣。如你所说，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就是西洋。无论是好是坏，能够看到西洋当然是件有意思的事情。只是，即便是对于没有真正见过西洋的我来说，这里的西洋也难免有些不伦不类。

十三　郑孝胥氏

据坊间的传言，郑孝胥氏过着悠闲而清贫的生活。可是在一个多云的上午，我和村田君、波多君一起驱车赶到了所谓的清贫之家的门前一看，深灰色的三层建筑，气派得远远超乎我的想像。门内从庭院里延伸出来的微微泛黄的竹林前，雪球花散发着清香。如果是这种清贫的话，我也情愿随时身处其中。

五分钟后，我们三人被带到了客厅。这里除了墙上悬挂的几幅挂轴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壁炉上，一对陶制的花瓶摆放在左右两侧，花瓶中垂着小小的黄龙旗。郑苏戡①先生不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家，而是大清帝国的遗臣。我注视着这面旗，隐隐约约地想起了不知是谁评论先生的“他人之退而不隐者，殆不可同日论”的一句话。

就在这时，一个体格稍胖的青年人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这

①郑孝胥，号苏戡。

就是先生在日本留学的公子郑垂氏。和郑垂氏关系亲近的波多君马上把我介绍给他。郑垂氏精通日语，所以跟他谈话时没有必要烦劳波多君和村田君两位做翻译。

此后不久，个子高高的郑孝胥氏出现在我们面前。乍一看，他气色红润，完全不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眼睛像青年人一样，闪着清澈的光芒。特别是他那挺着腰板频频做着手势的神态，显得甚至比郑垂氏还要年轻许多。黑色的马褂儿下面罩着的是一件偏蓝的浅灰的大褂，显得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真不愧为当年的才子。先生如今早已悠闲度日尚且有如此风采，不难想像，在以康有为氏为中心的戏剧般的戊戌之变中大显身手时，该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郑先生坐过来后，我们就中国问题谈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自然也毫无顾忌地就新借款团成立后中国国内关于日本的舆论等问题，不合时宜地妄加议论了一番。如此说来似乎显得极不认真，但在谈论那些问题的时候，我并没有信口开河，而是十分郑重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多少有些神经不正常。当然，当时令我头脑发热的原因，除了我轻浮的禀性之外，现代的中国也的确是应该负一半的责任的。如果有人认为此话不实的话，不妨请他自己去中国看一看。必定在一个月之内，便会莫名其妙地产生出议论政治的强烈欲望来。那是因为现代中国的空气中，积蓄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在游览江南一带期间，那股热情也没有轻而易举地减退。虽然并没有人要求我如此，但我的头脑里却一直在思考着那些与艺术相比要低俗得多的政治问题。

郑孝胥氏在政治方面，对现代的中国非常绝望。中国只要实行共和制，就永远摆脱不了混乱的局面。然而，即使是施行王政、

要克服当前的困难局面，也只有等待英雄的出现。而那位英雄，又不得不同时身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现代国际关系之中。这样看来，等待英雄的出现也就无异于等待奇迹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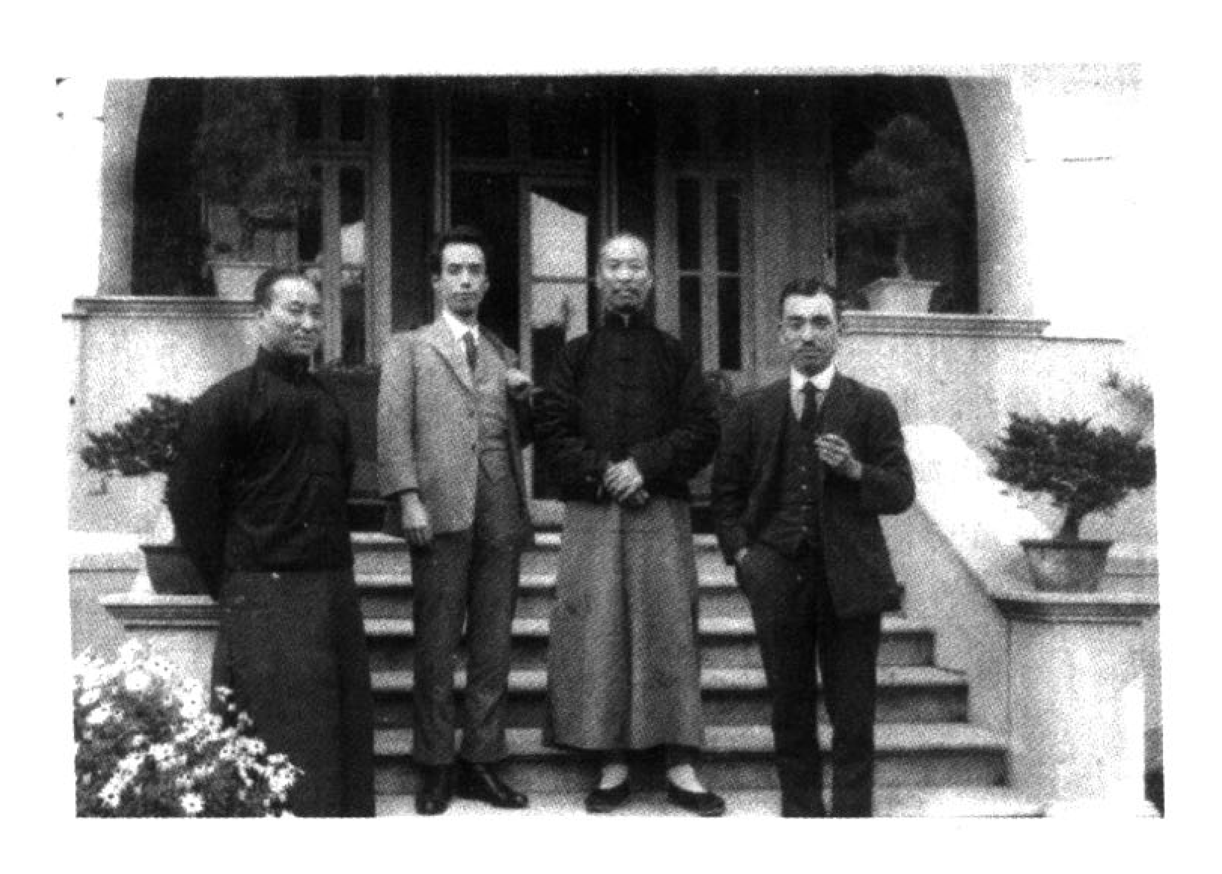
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我每每刚一叼起香烟，郑先生就会马上站起来为我点火，令我颇为诚惶诚恐。同时不禁感叹在待客方面，与邻国的君子相比，要数日本人最为拙劣了。

喝完红茶以后，在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他家的后院。漂亮的草坪的四周，种着特意从日本带来的樱花和白皮松。对面还有一座同样的深灰色三层建筑，那是最近刚建成的郑垂氏一家的住宅。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透过一丛竹叶的顶端，望着云端外露出的蓝色天空。于是，那个想身处这种清贫生活的想法，又一次油然涌上了心头。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收到了装裱店寄回的一幅挂轴。这幅挂轴裱装的是第二次访问先生时，先生为我书录的一首七言绝句：

梦奠何如史事强，吴兴题识逊元章。
延平剑合夸神异，合浦珠还好秘藏。

看到这龙飞凤舞的字迹，不禁深深怀念起和先生共处的那一段短暂的时光。在那几分钟里和我相对而坐的，不仅仅是一位前朝的遗臣与名士，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在亲聆中国近代的诗宗《海藏楼诗集》作者的謦欬。



1921 年 5 月 16 日摄于郑孝胥宅邸。左起为波多博、芥川龙之介、郑孝胥、田村孜郎

十四　罪恶

拜启：

上海被称为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罪恶之都”。因为聚集着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变成这样也是自然而然。单就我的见闻来说，这里的风纪的确不好。黄包车夫摇身一变成为劫路的匪盗之类的事情，不断地出现在报纸上。还听人说，坐在行驶的黄包车上的时候，帽子突然从背后被抢走的事情，在这里也像家常便饭一样。更有甚者，还有为了偷耳环而把女人的耳朵连根割掉的事。与其说这是小偷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变态的性欲”在起作用。由这种罪恶所引发的数月前的莲英被杀案，早就被改编成了戏剧和小说。一个在上海被称为“拆白党”的地痞少年团伙中的一名成员，为了抢夺钻戒杀死了叫莲英的妓女。他先用汽车把她带到了徐家汇一带就把她勒死了。这在中国，堪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新式犯罪了。舆论界认为，这是由于侦探电影的负面影响所致。这种说法在日本也是常有耳闻的。但是从我见过的莲英的照片来看，从情理上讲无论如何她也算不上是一个美女。

当然，卖淫也十分盛行。若是去青莲阁之类的茶馆，就会发现从临近黄昏时起，那里便聚集着无数的妓女。她们被称为“野鸡”，用眼一扫，年纪大概都不上二十岁。看到日本人的时候，她们便一边叫着“ANATA（你）、ANATA”一边从各处围上来。除了“ANATA”之外，她们还有说“SAIGO、SAIGO”的。“SAIGO”是什

么意思呢？原来日本军人在日俄战争时一抓到中国的女人，就会指着附近的高粱地说“SA、IKO（跟我来）”。这便是它的起源。这个词的来源，听起来很滑稽，但无论如何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十分光彩的传说。晚上，总会有几个乘着黄包车的“野鸡”徘徊在四马路一带。她们遇到客人时，便让客人坐上自己的车，而自己却步行着把客人带到自己的家中。不知为什么，她们都戴着眼镜。或许在现今的中国，女人戴眼镜是一种新式的流行。

鸦片几乎是半公开地随处吸食。在我见过的一个鸦片窟里，一个妓女和客人一起，隔着一只昏暗的煤油灯，叼着长长的烟管在吸食鸦片。听人说，还有“魔镜党”和“男堂子”一类惊人的东西。“男堂子”就是男人为女人卖弄风情，“魔镜党”就是女人为客人表演淫戏。听到这些事情之后，不免觉得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中国人中，会夹杂着几个垂着长辫子的萨德侯爵也未可知。实际上，也一定会有的。据一位丹麦人说，他在四川、广东呆了六年也没听过奸尸的传言，而在上海，最近的三星期之内就碰到了两例。

此外，近来从西伯利亚一带，有一大批稀奇古怪的西洋男女来到上海。一次，我和朋友一起走在公共公园时，一个衣衫褴褛的俄国人死乞白赖地缠住我们要钱。虽然仅仅是个乞丐，却令人发疹。当然，由于工部局的严格管理，从整体上讲，上海的风纪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在西洋人方面，诸如“艾尔·多拉多”以及“巴勒莫”之类的不三不四的酒吧已经销声匿迹了。但距郊外很近的“戴尔·蒙德”，还有很多做生意的人前往。

Green satin, and a dance, white wine and gleaming laughter, with two nodding ear - rings——these are Lotus.（绿缎裤子和着舞姿扭动，白葡萄酒伴着醉人的笑容。微微颤动的两只耳环，这就是莲花姑娘）

这是尤妮斯·蒂金斯赞美上海妓女莲花的诗中的一节。“白葡萄酒伴着醉人的笑容”——不仅仅是莲花姑娘，靠着“戴尔·蒙德”酒吧的桌子，倾听着有印度乐师在内的交响乐队演奏的女人们，都在此列之内。

以上。

十五 南国美人(上)

在上海见到了很多的美女。不知道由于怎样特别的因缘，每次都是在小有天酒楼。这里是近年刚刚故去的清道人李瑞清格外喜爱的地方。“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从这幅诙谐十足的对联中，也足以看出李瑞清对于小有天非同一般的垂青和眷顾。据传这位有名的文人胃口非凡，能够一口气吃掉七十只螃蟹。

总体说来，上海餐馆的环境让人心情不是很舒服。即使在小有天，用来隔离房间的也不过是块毫无情趣的木板。连同素以高档著称的一品香，桌上摆放的器物也与日本的西餐馆没有多大区别。此外，比如在雅叙园、杏花楼，乃至兴华川菜馆等，味觉以外

的感觉与其说是得到了满足,不如说是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尤其是有一次,波多君在雅叙园请我吃饭,我问跑堂的厕所在哪里,他指示我在厨房的水槽上解决。实际上在我之前,一个满身油污的厨师已经在那儿做了示范。我对此算是大大地折服了。

但是,饭菜却比日本的餐馆可口。如果允许我摆出一副行家的面孔的话,我所去过的上海茶馆,要比瑞记、厚德福等等我所去过的北京餐馆逊色。但与东京的中国餐馆相比,即使是小有天的饭菜,味道也要高出很多。而且价格便宜,大概只是日本的五分之一。

话题扯得有些远了。我见到美女最多的时候,是同《神州日报》社长余洵[①]氏一起吃饭的时候。如同刚才所说,就是在小有天的楼上。小有天临着上海夜晚最为繁华的三马路,栏杆外车马之声不绝于耳。而小有天的楼上,谈笑声与和着胡琴的歌声自然也没有一刻的停歇。在这样的嘈杂之中,我边喝茶,边看着余谷民君在局票上疾笔挥毫。感觉到不像是来到了茶馆,倒像是坐在邮局的椅子上等待时的那份忙碌。

洋纸制成的局票上,印着"叫××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闽菜馆××座侍酒勿延"的红色字样。记得在雅叙园的局票上,角落里还印有"勿忘国耻"的字样以鼓动反日的气焰。幸亏这里的没有那种字句(所谓局票,如同大阪的"会状"一样,是用来传唤妓女用的便笺)。余氏在其中的一张上先写上了我的姓氏,又加了

---

①余洵:1888年生,安徽休宁人。字毅民("谷民"为误记),号犬雄。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14年回国后任《大共和报》编辑。1918年接办《神州日报》。1938年10月遇刺于上海新亚酒楼。

“梅逢春”三个字。

“这就是那有名的林黛玉。已经五十八岁了。据说了解最近二十年政局秘密的，除了大总统徐世昌以外，就只有她一个人了。以你的名义叫她来，让你见识见识以供参考。”

余氏默默笑着开始写下一张局票。余氏的日语十分流利，曾在一次席间使用日中双语发表过精彩的演说，使德富苏峰①氏大为感服。

过了一会儿，当余氏、波多君、村田君和我在餐桌周围坐定时，美女爱春最先来了。她看起来十分伶俐，长着一副端庄的圆脸，有点儿像日本的女学生。穿着带有白色织纹的浅紫色上衣和青磁色的裤子。头发像有的日本少女一样，从根部用蓝色的束带扎着长长地垂在后面。额头的刘海也和日本少女相差无几。此外，胸前别着的翡翠蝴蝶，耳朵上带着的镶有珍珠的金耳环，腕上戴着的金表，都在闪闪地发散着光芒。

十六　南国美人(中)

我很钦佩于这位美女，所以在用长长的象牙筷吃饭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但是，就像饭菜一道一道不断地端上桌子一样，美人也一个一个地纷纷接踵而至。无论如何也不是仅仅为一个爱春

---

①德富苏峰：(1863—1957)日本著名评论家、著作家。曾于1887年成立民友社，创办了《国民之友》与《国民新闻》。曾以记者身份于1906年和1917年两次访问中国，先后著有中国纪行《七十八日游记》和《中国漫游记》。

而感慨无限的场合。接下来我又开始注视着随后进来的一个名叫时鸿的妓女。

与爱春相比,时鸿算不上漂亮。她长着一张个性鲜明的带有些田园特色的脸庞。除了扎头发的丝带是粉红色的之外,她的穿着和爱春一模一样。深紫色的缎子衣服上,嵌着半寸由银色和蓝色混织成的花边。听余谷民君说,她出身自江西,所以在穿着上并不刻意追赶时尚,而充分保留着古典美。虽说如此,与不施粉黛的爱春相比,她的口红和脂粉依然显得浓重、妖艳许多。看着她腕上的手表、左胸上的钻石蝴蝶、大粒的珍珠首饰和仅在右手上就戴着的两枚镶有宝石的戒指,不由得暗自感叹,即使是东京新桥的艺妓,穿得这样珠光宝气的何曾有过一个?

时鸿之后进来的是……如果这样一一列举的话会很繁琐,所以接下来我只将其中的两位稍作介绍。其中有一个叫做洛娥的,同贵州省省长王文华结婚后不久,王就被暗杀了。所以至今还在做妓女,是一个十分薄命的美人。黑色的带有花纹的缎面衣服上,除了插着一支芬芳的白兰花外没有任何装饰。相对于她的年龄而言过于素雅的穿着,为这位长着一双清澈眸子的女子平添了几分清秀。另外的一个,是位仅有十二三岁的温顺的少女。她佩戴着金手镯和珍珠项链,给人的感觉就如同玩具一般。在受到戏弄时,就像世间所有的处女一样,她也会露出一副害羞的神情。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名叫天竺,假如日本人听到的话定会失笑不已。

这些美人按照局票上填写的客人的名字依次在我们中间落座。可是以我的名义叫的名震一时的林黛玉却迟迟没有露面。这

期间一个叫秦楼的妓女，手中夹着抽了一半的香烟，声调婉转地唱起了西皮调的《汾河湾》。她们在唱歌的时候，通常和着胡琴的伴奏。弹胡琴的男人不知为何，即使在伴奏时也头戴着大煞风景的鸭舌帽或呢子帽。胡琴多是在横切开的竹筒上绷上一层蛇皮做成的。秦楼唱完一曲之后，轮到了时鸿。她没有使用胡琴的伴奏，而是自弹琵琶，唱了一支凄凉的曲子。她所出身的地方，正是江西浔阳江上的平原。如果作一番中学生式的感慨的话，在那个"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日子里，使江州司马白乐天泪湿青衫的，说不定就是这样一首曲子。时鸿唱完之后，轮到萍乡。萍乡刚一唱完，村田君突然站起身来，唱起了《武家坡》中的西皮调"八月十五月光明"，着实令人大吃一惊。自然，若是没有如此的机敏和才能的话，他也就不可能那样通晓纷繁复杂的中国生活的表里了。

林黛玉终于出现在席上，但已经是鱼翅汤全部被喝光之后了。她体态丰腴，比我想像的还要更接近于娼妓的类型。脸蛋儿如今已不算十分漂亮了。即使涂了胭红勾了眉，能够让人隐约看出她往年的姿色的，惟有飘荡在她那细细眼睛中的一丝炫目的光芒。可想起她的年龄……无论如何她也难于让人相信她已五十八岁。乍一看，顶多是四十岁的样子。特别是她的一双像小孩子一样的手，指根处的关节全都深深陷进了胖乎乎的手背里。她穿着带有银色花边的兰花黑缎面上衣和同样颜色的细腿裤子。耳环、手镯、胸前挂着的锁饰等，都是金银的底子上镶着满满的翡翠和钻石。其中，戒指上镶嵌的钻石有鸟蛋一般大小。这本不该是在繁华的路边的餐馆里所能见到的景象，而是应该只出现于交织着罪恶与

奢华的，例如谷崎润一郎氏的小说《天鹅绒之梦》[1]中的世界里。

但无论怎样上了年纪，林黛玉毕竟还是林黛玉。她当年如何地才艺俱佳，从她说话的样子上就可以想像得出来。不但如此，几分钟后，在她和着胡琴、笛子的伴奏唱起秦腔时，同声音一起迸发出的力量的确技压群芳。

十七　南国美人（下）

“怎么样啊，林黛玉？”

在她离席之后，余氏问我。

“不愧是女中豪杰啊。首先她的年轻就让我大吃一惊。”

“听说她年轻时一直在吃珍珠粉。珍珠是不老的灵丹啊。如果不吸鸦片的话，她会显得更年轻。”

说话间，新进来的妓女已经落座在林黛玉坐过的位置上了。她皮肤白皙，身材娇小，具有大家闺秀般的气质。身穿织有各种宝物图案的浅紫色的缎子衣服，戴着一副水晶的耳环，这样的穿戴使她的品位显得更加高雅。我赶紧问她叫什么，她回答说叫花宝玉。花宝玉……这位美人在说自己名字时，发音就像鸽子婉转的啼鸣。

---

①谷崎润一郎：（1886—1965）唯美派代表作家。曾于1918年10月至12月首次游历中国，著有《苏州纪行》、《庐山日记》等纪行文以及《秦淮之夜》、《西湖之月》等中国题材的小说。1921年1月再度访问上海。《天鹅绒之梦》是谷崎润一郎1918年游历中国之后，以杭州西湖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是一部充满了虚幻与颓废风格的作品。

我一边拿起一支香烟给她,一边想起了杜少陵"布谷催春种"的诗句。

"芥川先生。"

余洵氏一边劝着黄酒,一边有些难以启齿地问道:"怎么样?中国的女人,喜欢吗?"

"哪儿的女人我都喜欢。可中国的女子,的确很漂亮!"

"她们的什么地方最好啊?"

"这个……我认为最美的地方是耳朵。"

实际上,我对于中国人的耳朵怀有不少的敬意。日本女人在这方面根本比不上中国的女人。日本人的耳朵扁平而且肉厚。其中有很多,与其叫它耳朵,倒更像是长在脸上的木耳。推想起来,这也许和深海里的鱼大多瞎了眼是同样的道理。日本人的耳朵从很早以前就一直隐藏在涂了油的鬓发的后面。但是,中国女性的耳朵不仅随时沐浴着春风的吹拂,而且还戴着镶有宝石的耳环。因此,日本女人的耳朵退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而中国女人的耳朵,则因为极尽了自然与人工的雕琢而变得美丽。这位花宝玉就长着一双像小贝壳一样令人喜爱的耳朵。

他钗亸玉横斜,髻偏云乱挽。
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
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

想必《西厢记》中的莺莺也一定长着这样一副耳朵。笠翁曾详细历数过中国女子之美(见李渔《闲情偶寄》卷之三《声容部》),但关于耳朵却只字未提。就这一点来说,伟大的十种曲的作者李渔,

理应当把发现的功劳让给芥川龙之介。

谈论完耳朵的话题,我和其他三位先生一起喝了放了砂糖的粥。之后,我们来到了熙熙攘攘的三马路去参观那里的妓馆。

妓馆一般都在横向拐进去的铺着石板的弄堂的两边。余氏边给我们引路边读着各个妓馆灯笼上的名字,不久来到一家妓馆门前,我们就匆匆地走了进去。在那间萧条的土屋里,一些穿着破旧的中国人正在吃饭。如果不是事先问好了的话,谁都不会相信这里是妓女居住的地方。上了台阶,看到一处不大的中式客厅,里面灯火辉煌。从摆放的紫檀椅子和竖起的高大的镜子来看,的确不愧为一流的妓馆。贴着蓝色壁纸的墙壁上,挂着好几幅镶着镜框的南宗画的匾额。

"要想养一个中国的妓女,可不是件容易事啊。就连这些家具,也都是要由包养的人来买的。"

我们一起喝茶时,余氏向我们讲解着各种花柳界的事情。

"今天晚上叫来的这些妓女,要包养她们,总得要五百大洋。"

这时,刚才的那个花宝玉,突然从我们隔壁的一个房间里探出了一下头。中国的妓女就算赴宴陪酒,也不过只呆上五分钟左右就会回去。所以,刚才还在小有天的花宝玉出现在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此外,要想了解在中国怎样包养妓女,可以参照井上红梅氏著的《中国风俗卷》上卷的"花柳词汇篇"。

我们和两三个妓女一起,边嗑着西瓜子,边抽着烟聊天。说是聊天,一声不吭的我和哑巴没什么区别。波多君指着我对着那个看起来很淘气的孩子般的妓女说:"他不是日本人,是广东人。"她认真地问村田君是真的吗?村田君则连说:"是的!是的!"听着这

些，我一个人心不在焉地独自想着无聊的事情。日本有一首"坚决干到底"的歌，那个"坚决干到底"的发音，与汉语中"东洋人"的发音近似，说不定就是由汉语的"东洋人"变化而来的……

二十分钟后，我稍稍感到了有些无聊，在房子的里里外外到处乱转时，悄悄地推开隔壁房间的门缝向里偷窥了一下。电灯下，那位性情温顺的花宝玉正在和一位胖胖的阿姨一道吃着晚饭。餐桌上只有两个碟子，其中的一个只有些青菜。尽管如此，花宝玉还是专心地用筷子享用着碗碟里的饭菜。我不由得会心地笑了。刚才来到了小有天时的花宝玉，的确是一个南国的美人，可是现在的这个正在咀嚼着菜根的花宝玉，则具有着一种超越了一个任由浪荡的男子玩弄的美人之外的东西。这时，我第一感受到了中国女子作为女性所特有的那种亲切感。

十八　李人杰[①]氏

"和村田君一起拜访了李人杰氏。李氏年龄不到二十八岁，按信仰而论属于社会主义者，是上海的'青年中国'的代表。途中透过电车的车窗，看到街道两旁青翠的树木已经开始迎接夏季的到来。天阴沉沉的，太阳只是偶尔露一下头。有风，但没有扬起灰尘。"

这是我在访问李氏之后写下的备忘录。现在重新打开记事本，

---

①李人杰：李汉俊（1890—1927），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1920 年与陈独秀创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 7 月参加中共"一大"。1927 年 12 月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

发现有许多用铅笔记下的潦草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文章当然也很杂乱。但杂乱的文章,却反而清楚地反映着我当时的心境。

"有小僮直接把我们引到客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两三把洋式椅子。桌子上摆着盘子,盘子里盛着陶制的水果,梨、葡萄、苹果……除了这些朴拙的仿真水果,再没有一件悦目的装饰。但是室内一尘不染,俭朴之风使人心悦。"

"几分钟后,李人杰氏来了。他身材瘦小,头发稍长。脸窄窄的,血色不是很好,眼中充满才气。手小小的,态度十分真挚。这种真挚,同时也能够令人觉察到他神经敏锐。第一印象非常不错,仿佛是在接触一根钟表上细而坚韧的发条。我们隔桌相对,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褂儿。"

李氏曾在东京读过大学,日语流畅之至。很难懂的道理往往能够被他解释得深入浅出,在这一点上,恐怕他的日语要比我好。另外,记事本上没有写到的是,在我们所在的客厅的一个角落,从二楼直接垂下一架木梯。所以当主人从楼上下来时,客人最先看到的是主人的脚。对于李人杰氏,我先目睹到的是他那双中式的布鞋。除了李氏之外,无论是对于哪位天下的名士,我还都不曾先从脚上开始拜会。

"李氏云: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这也是宣传文化运动的'青年中国'的思想家们所一致呼号的主张。李氏又云:欲进行社会革命,只有靠宣传。此为吾人著书立说的原因之所在。已经觉

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新知识并不冷淡。不，反而他们对于所有的知识如饥似渴。然而，能够满足这种饥渴的书籍杂志甚为匮乏。予断言，眼下的要务就是著述。或者正如李氏所说，当今的中国毫无民意可言，无民意则无从爆发革命，更何谈革命的成功？李氏又云：种子就在手中，惟恐力所不及，不能解救万里的荒芜。吾人的身体能否耐得住如此的劳顿，也甚堪忧。言毕，他皱起了眉头。我十分同情李氏。李氏又云：近来需关注的，是中国银行团之势力。不管其幕后势力如何，北京政府有被中国银行团相左右之趋势，此乃不争之事实。此事也未必值得悲观。因为吾人之敌人，吾人的炮火所必须集中的目标，已经限定于此一银行团。我说，我对中国的艺术感到失望。我所见到的小说绘画中，还没有值得一提的作品。从中国的现状来看，期待从当前的土壤中迎来艺术的繁荣，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我问先生，除了作为宣传之手段之外，是否有余力顾及一下艺术？李氏答：几近于无。"

我的记事本上只记下了这些。李氏的言谈，十分机敏利落。所以，令同行的村田君直感叹道"此人头脑非凡"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李氏说在留学期间读过一两篇我的小说。这也无疑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但凡小说家都有这份追求虚荣的强烈心理，即使如我这般的君子，也未能免俗。

十九　日本人

受上海纺织厂小岛氏的邀请去吃晚饭时，看到公司为他提供

的住宅前的院子里,种着一株小小的樱花树。于是,同行的四十起氏连连说:"快看,樱花已经开了。"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份出奇的喜悦之情。小岛氏站在门口,他的神情,若夸张一点形容的话,简直就像是从美洲回来的哥伦布在为人展示他带回来的特产。实际上,那株樱花树枯瘦的枝头上,只挂着零星的几朵樱花。然而两位先生为何会如此高兴呢?这令我暗暗感到奇怪。但是在上海住了一个月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不仅是这两位先生如此,谁都会如此。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种我不得而知。但当日本人身处异国时,只要看到樱花,不论花瓣是多重的还是单重的,就会随之感到幸福。

* * * * *

在参观同文书院时,走在学生寄宿宿舍的二楼,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能看到一片绿色的麦浪。麦浪中到处点缀着常见的油菜花。在对面很远的地方,一排低矮的房顶相连地排列着,并且还竖着一面很大的鲤鱼旗。鲜艳的鲤鱼旗在微风的吹拂下不停地翻飞。这一面鲤鱼旗骤然改变了四周的风景,我感觉自己似乎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但是,走到窗边往下一看,麦田里,中国的农民正在劳作。不知为何,我徒然觉得这太岂有此理了。在遥远的上海的天空下,我看到了日本的鲤鱼旗,也多少感到了愉快。或许我根本没有资格嘲笑樱花的事情。

* * * * *

曾经接受过上海日本妇女俱乐部的招待,地点是在法租界松本夫人的宅邸。铺着白色桌布的圆桌上,摆放着插有瓜叶菊的花瓶、红茶、点心和三明治。围桌而坐的夫人们,俨然比我想像的还

要温良贤淑。我和夫人们谈论起了关于小说和戏曲的话题。于是,一位夫人向我搭讪道:

"这个月您发表在《中央公论》上的小说《乌鸦》非常有意思。"

"不,那完全是一篇败笔之作!"

虽然作了谦虚的回答,但我很想让《乌鸦》的作者宇野浩二也听一下这一段的问答。

*　　*　　*　　*　　*

听南阳丸的船长竹内①氏说,他在汉口的外滩散步时,曾看到路边的法国梧桐树下的长凳上,来自英国或者美国的船员和一位日本的女人坐在一起。一眼就能看出那个女人是做什么职业的。据说当竹内氏看到这一情形时,心中很是不快。听了这话以后,当我走在北四川路的时候,我看到对面驶来的汽车里,三四个日本艺妓搂着一个西洋人不断地在亲吻。但我并没有像竹内氏那样感到不快。当然,即使感到不快,其原因也并不难理解。毋宁说正是那样的心理,才十分耐人寻味。这种场合下,充其量只是一种不快的心情。如果将它放大一些的话,不就成了"爱国主义的义愤"吗?

*　　*　　*　　*　　*

据说有一位叫X的日本人。他在上海住了二十年。结婚也是在上海,孩子出生也是在上海,攒钱也是在上海。正因为如此,X对上海抱有很深的眷恋。偶尔有客人从日本来时,他总是夸赞上海。建筑、道路、饮食、娱乐……无论哪一方面日本都比不过上海,上海

---

①竹内:《长江游记》中记"南阳丸"船长为"竹下"。

简直就跟西洋一样。与其在日本为生活奔忙，不如早日来上海。——他甚至这样劝告客人。X死后，拿出他的遗嘱一看，上面出人意料地写着"无论如何都要把我的尸骨埋在日本……"。

一天，在旅馆的窗边我一边吸着古巴产的哈瓦那雪茄，一边想起了这件事。我们不应该嘲笑X的矛盾。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都是X的同类。

二十　徐家汇

明朝万历年间。墙外，到处柳树成阴。围墙对面可以看到天主教堂的屋顶。屋顶上一座金黄的十字架映着落日的余辉熠熠发光。一位行脚僧与一名村童一同出场。

僧：那里就是徐公的宅邸吗？

童：是啊。可是您就算是进去了，也讨不到斋饭的。老爷最讨厌和尚了。

僧：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童：既然知道了，干吗还非要去啊？

僧：（苦笑）你这个孩子嘴可真够毒的，我去那里并非为的是化斋求宿，而是想跟天主教徒们辩论辩论。

童：是吗？那就随你的便吧！就算被他们的家臣们痛打一顿，我也管不着喽。

村童退场。

僧：（独白）那里看得见教堂的屋顶，可是门在哪儿呢？

一位红发的传教士骑着驴子走过，后面跟着一名仆人。

僧：喂！喂！

传教士让驴停了下来。

僧：（威猛地）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教士：（一脸疑惑的神情）我去教徒的家了。

僧：黄巢之乱已过，你还拾得起剑否？

传教士一脸茫然。

僧：你还拾得起剑否？说，快说啊。你若不说……

行脚僧挥起如意，要打传教士。仆人将行脚僧推倒。

仆：你这个疯子！不用管他，老爷咱们走吧。

教士：真够可怜的。看他的眼神就有点怪。

传教士等离去。行脚僧站起身来。

僧：可恶的异教徒！把我的如意也给折断了。我的钵哪里去了？

围墙内隐约传出了赞美诗的颂唱。

*　*　*　*　*

清雍正年间。草原上，到处种着柳树。其间有一处荒废了的礼拜堂。村子里的三个少女，胳膊上都挎着篮子在采艾蒿。

甲：云雀的叫声好吵啊。

乙：是啊。快看，有只讨厌的蜥蜴。

甲：你的姐姐还没有出嫁吗？

乙：大概要到下个月吧。

丙：快看，这是什么？（捡起沾满泥土的十字架。丙是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上面还刻着小人呢。

乙:哪儿呢? 让我看看。这就是十字架呀!

丙:十字架是什么?

乙:就是信天主教的人带着的东西。这不会是金的吧?

甲:算了吧。拿着这种东西,弄不好就会像张先生一样被砍头的。

丙:那就按刚才的样子再埋起来吧。

甲:嗯,还是那样的好。

乙:是的,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

少女们离开。几小时后,草原上夜幕渐渐降临。丙和一位失明的老人一起出现。

丙:就在这附近。爷爷。

老人:那就快点找。有人来就麻烦了。

丙:快看,在这儿呢! 就是它吧?

新月的月光下,老人将十字架握在手中,徐徐低下头默祷着。

* * * * *

民国十年。麦田中有花岗岩的十字架。柳树的顶端、天主教堂的尖塔巍然耸入云端。五个日本人穿过麦田走来。其中一人是同文书院的学生。

甲:那座天主教堂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呀?

乙:据说是道光末年。(翻开旅游指南)进深二百五十英尺,宽一百二十七英尺,那座塔的高度是一百六十九英尺。

学生:那里就是坟墓。就是那个十字架……

甲:难怪。从残留的石柱和石兽来看,以前要更加气派。

丁:是啊。不管怎么说也是大臣之墓啊。

学生:用砖垒砌的底座上还镶着石头呢。恐怕这就是徐先生的墓志铭吧。

丁:上面写着“明故少保加赠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文定公墓前十字记”。

甲:徐先生的墓在别的地方还有吗?

乙:嗯,可能还有的吧。

甲:十字架上也刻着铭文呢。“十字圣架万世瞻依”。

丙:(在远处招呼道)先不要动,我给你们照张相。

四人站在十字架前,几秒钟不自然的沉默。

二十一　最后一瞥

村田君和波多君离开后,我抽着烟来到了凤阳丸的甲板上。灯火通明的码头上已经不见任何的人影。对面的大街上,一幢幢三层或四层的砖瓦楼房屹立在夜空之中。这时,一个苦力从眼下的码头上走过,地上投下了他清晰的影子。如果跟着那个苦力一起走过去的话,就能够走到我曾经领取过护照的日本领事馆的门前。

我沿着静静的甲板向船尾走去。从这里往下望去,外滩的马路上,星星点点地闪烁着街灯。从这里不知能否看到架在苏州河河口上的白天车马络绎不绝的白渡桥?桥下的公园里,虽然分辨不出嫩叶的新绿,但是看得到那一片苍翠的树林。这期间去那里时,在喷着水的草坪上,碰到了一个穿着工部局红色半截外罩的驼背的中国人正在捡烟盒。那个公园的花坛里,郁金香、黄水仙至今

还在街头的灯光下盛开着吗？穿过那里往对面走的话，应该能看到庭院宽阔的英国领事馆和正金银行。从旁边沿着河边径直走去，在一条向左拐进去的弄堂里，应该还能看到兰心大剧院。在其入口的石阶上，或许还张贴着滑稽歌剧的广告画，但进出的人群恐怕早已散去了。这时，一辆汽车沿着河岸径直驶来。蔷薇花、丝绸手帕、琥珀项链……这些东西在眼前一闪而过，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一定是去卡尔登咖啡屋跳舞的。在寂静无声的大街上，不知是谁哼唱着小曲拖着脚步声走过。Chin chin Chinaman（中国佬）！——我把烟头抛向了黑黑的黄浦江水中，之后悠然地回到了船厅。

船厅里也空无一人。铺着地毯的地板上，唯有盆栽兰花的绿叶在独自熠熠发光。靠在长椅上，我开始沉浸于漫无边际的回想之中。

——见到吴景濂氏的时候，他留着寸头的大大的脑袋上，贴着一块紫色的膏药。并突然十分在意地解释说："长出了一个脓包。"那个脓包如今好了吗？

——和醉步蹒跚的四十起氏走在黑漆漆的街上时，正好在我们的头顶上方敞开着一扇正方形的小窗。灯光透过这扇窗户，斜着射向了乌云低垂的半空中。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像小鸟一样从那里俯视着我们。四十起氏指着她告诉我说："那就是广东妹。"今晚，那个女人可能依旧会从那扇窗口探出头来。

——在绿树成阴的法租界，当我们乘马车轻快地行驶时，很远的前方，有一位中国的马夫正牵着两匹白马往前走。其中的一匹不知是什么缘故，突然倒在地上打起滚来。同车的村田君的解释

消除了我的疑惑，他说："那匹马是在搔背上的痒痒。"

回想着这些情景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把手伸进西装口袋里去掏烟盒。可是掏出来的却不是埃及牌香烟的黄色盒子，而是昨天晚上放进兜里去的一张京剧戏单。并且从戏单中，不知什么东西掉落到了地板上。一瞬之后，我从地板上捡起了一朵已干枯的白兰花。放到近处一嗅，香气已经一丝不存了，花瓣也变成了褐色。"白兰花，白兰花"，那卖花人的叫卖声，也只是留存在记忆之中了。这朵白兰花曾在我的注视下，在南国美人的胸前散发过清香。那时的情景，早已如同梦境一般恍如隔世。我警惕着自己不要陷入危险的感伤之中，随手将那朵干枯的白兰花扔到了地板上。之后点燃了一支香烟，读起了临行前小岛氏送给我的梅里·斯托普丝①。

---

①梅里·斯托普丝：Marie Charlotte Stopes（1880—1958），英国生物学家、性专家、优生学家。著有《夫妻之爱》等。

江南游记

前　言

就在昨天早上，我正从本乡台沿着下坡路向蓝染桥①走时，对面有两位青年绅士从相反的方向攀坡而上。我出于男性的浅薄，擦肩而过的若非女性，绝少留意路上的行人。但此时不知为何，尚相隔十几米的距离时，我就开始留意对方的风貌了。特别是其中那位身着淡蓝色西服披着雨衣的人。此人面色极佳，长着一张瓜子脸，拄着根细细的银柄拐杖，颇显潇洒。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慢地走过来。就在刚要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的耳朵突然意外地捕捉到了一个感叹词："哎哟！"哎哟！我的心里顿时感到一阵跃动。这并不是因为我惊讶于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这一声突然的"哎哟"，打开了我许多封存已久的记忆。

我想起了北京的紫禁城；想起了浮在洞庭湖上的君山；想起了

---

①蓝染桥：与前面的"本乡台"同为东京地名。

南国美人的耳朵；想起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想起了京汉铁路列车上的臭虫。还想起了庐山的避暑胜地、金山寺的塔、苏小小的墓、秦淮料理、胡适、黄鹤楼、前门牌香烟、梅兰芳扮演的嫦娥。同时也想起了因肠胃病而不得不中断执笔近三个月的我的中国纪行。

我回头看了看他们，自然他们依旧一边说话，一边悠然地走在冬霜过后刚刚放晴的坡路上。但是那声"哎哟"至今还在我的耳中回响。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一个落宿处出来，又是要走向哪里？或许他们中的一个正如《留东外史》[①]里的张全似的，正要带着女学生去户山原的杂木林也未可知。如此说来，另一个留学生也颇像《留东外史》中的王甫察一样，极有可能结识着过从亲密的艺妓。我一边尽情地驰骋着这些对他们来说并不礼貌的想像，一边朝蓝染桥车站走去。为了回到位于田端的家里，我坐上了开往动坂的汽车。

回到家里一看，有两封大阪总社发来的电报。内容是"恳请速寄文稿"。想到每次都给薄田氏添麻烦，于是深感不安。不过坦率地说，我虽感深深的不安，但免不了由于肠胃不好，或是连续几天的睡眠不足，或是没有灵感之类的理由无法动笔的情况。于是，看到电报，我就思忖着明天赶紧把《上海游记》的续篇写出来。"哎哟"这一声久久不能消去的声音于薄田氏于我都该算是意外的幸运。

我所知道的中文词汇，勉强拼凑起来也不过二十六个。其中的一个竟然偶然地传入了我的耳中，并且让我有所醒觉。说得夸张点，这简直就是天赐。但是如果站到因我的拙笔而倍感烦恼的

---

①《留东外史》：一部描写民国初期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寻花问柳、勾心斗角的长篇小说。作者平江不肖生真名向恺然（1891—1958），祖籍湖南省平江县。

读者的立场上考虑的话，这决不是天赐反而是天灾。不过若是索性将此视为天灾，读者也会更容易死心而不再对我的文章抱有过分的期待了。无意中听到一声“哎哟”，无论对于我还是对于读者都是一件庆幸的事。这也就是在撰写本文之前加上这段前言的缘由。

一 列车上

一乘上开往杭州的火车，乘务员就来检票了。这名乘务员穿着深绿色的西装，戴了顶镶着金边的大黑帽。与日本的乘务员相比，感觉缺少了些敏捷和利落。当然，想来是我的偏见在作祟。即使对乘务员的风采，我们也很容易用我们惯有的尺度去衡量。我们认为英国佬若不风趣就不够绅士，美国佬若没有钱就称不上绅士。而被称为小日本的日本人，一旦写了游记，如果不流几滴为旅途而感伤的眼泪，或是不摆出一副游子般的架势，深深陶醉于美丽的风景的话，则够不上绅士。——正当乘务员慢悠悠地查票时，我阐述了一番这样的偏见论。但我大发议论的对象并不是那个中国乘务员，而是同行的村田乌江君。

无论列车怎样行使，车窗外连绵的绿色菜田和长满紫云英的田园景色都一直没有任何的变化。其间不时能看到羊和小磨坊从窗外一闪而过。偶尔也能看到一头大大的水牛，正慢吞吞地漫步在田梗上。五六天前也是和村田君一起走在上海的郊外时，突然被一头水牛堵住了去路。若是在动物园的栅栏内见到水牛的话或许还好，可是近在咫尺地遭遇这个怪物毕竟是头一次，所以下意识

地受了惊吓，后退了半步，于是，马上被村田君轻蔑地说道："真是个胆小鬼。"今天当然没有被水牛吓倒，但因稍感稀奇，很想招呼一下："哎，有水牛唉！"可最终还是装作若无其事地沉默住了。村田君在那一瞬间，也一定在佩服我不再少见多怪，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了吧。

列车上每间车厢定员八人。不过我们的这间车厢里，只有我跟村田君两人。车厢中间的桌子上摆着茶壶和茶杯。身穿绿色制服的乘务员不时地给我们拿来热毛巾。乘车的感觉并不算坏。虽然是我等普通人乘坐，但其实这个车厢是地地道道的一等车厢。说到一等车厢，曾几何时在镰仓碰巧乘坐过，并且是与某位皇室成员同车，整个车厢只有我们两人，当时也是令我倍感惶恐。但是却忘记了那时拿在手上的，到底是一等车厢的车票还是三等车厢的车票……

二　列车上(承前)

其间，火车已驶过了嘉兴。窥探一下车窗外，只见两岸临水的人家之间，石拱桥高高地耸立着。两岸的白墙清晰地倒映在水面之中，三两只常出现于南宗画的画面中的乌蓬船系在岸边。当我面对着刚吐新绿的翠柳眺望眼前的风景时，切身地体味到了置身中国的心境。

"哎，那里有座石桥。"

我兴奋地说道。因为我想，感叹的对象如果是桥的话，应该不

会像水牛一样被小看吧。

“是的，有座石桥。那样的桥非常有情趣。”

村田君马上表示赞成。

可是，当那座石桥刚从视线中隐去之后，在一大片桑田的对面，贴满了广告的城墙映入了眼帘。在古色苍然的墙壁上，生生地涂抹上油漆广告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流行。无敌牌牙粉、双婴儿香烟……这些牙粉、香烟的广告在沿途所经过的车站无处不见。中国究竟从哪个国家学来的这种广告术呢？能够提供这个答案的，也是在这里随处可见的狮子牌牙膏、仁丹等等俗不可耐的广告。日本在这一点上，真可算是对邻邦尽到深情厚谊了。

车外依旧是连绵不断的菜田、桑田或是长满了紫云英的田野。间或能看到一座座孤坟静静地躺在松柏之间。

“喂，那里有坟墓。”

这次，村田君没有像石桥的话题那样认真地搭理我。

“我们在同文书院时，经常从那些坍塌的古坟中偷出头盖骨来呢。”

“偷来做什么呢？”

“当玩具呗。”

我们边喝茶边闲聊着烤焦的脑浆可以治肺病、人肉的味道近似羊肉等等野蛮的话题。不知从何时起，车外火红的落日已经倾洒在长成豆荚状的油菜花上了。

三　杭州的一夜(上)

到达杭州火车站时已是傍晚七点。火车站的栅栏外,一名海关的工作人员正等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提着红皮包走到了他的面前。包里面都是些我信手塞进去的书、衬衫以及整袋的夹心糖果之类的东西。工作人员一脸无奈地帮我一件件地将衬衣重新叠好,捡回掉出口袋的夹心糖果,再将皮包里收拾整齐。至少在我看来就是如此。所以在检查完毕时,我包里的一切也都变得井井有条了。当他用白粉笔在我的包上画了一个圆圈的时候,我用中国话对他说了声"多谢!"但他还是扳着一副脸,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又开始收拾其他人的皮包了。

这里除了工作人员之外,还聚集着大量的拉客住宿的人。他们一看到我们,便一边在口中叫唤着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小旗,或是硬塞给我们一些彩色的广告。可我们却怎么也找不到预定好的新新旅馆的旗子。于是,那些厚颜的拉客者便开始向我们滔滔不绝地劝说着,并试图伸手来提我们的包。不管村田君怎样发火,他们也没有一点畏缩的样子。这种场合,我么,就如同站在莫斯科麻雀山上的拿破仑那样,悠然地睥睨着他们。不过在几分钟后,当新新旅馆派来的引导者穿着一身稍嫌怪异的西服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坦白地说,心中还是一阵惊喜。

我们遵照引导者的指挥,在站前坐上了一辆黄包车。车把刚刚被拉起,车子就突然向狭窄的道路中冲去。路上几乎是一片漆

黑，由于地面上的石块铺得凹凸不平，黄包车摇摆得十分剧烈。其间，似乎经过了一家戏馆，可以听见里面传出嘈杂的锣鼓声。但过去之后，便再也听不到一丝人声的喧哗了。只有我们乘坐的黄包车的声响，回荡在暖洋洋的夜晚的街上。我衔着雪茄，开始沉醉于阿拉伯夜话般的浪漫情调之中。

而后，路面渐渐变得宽阔起来。在门口灯光的映照下，高大的白墙壁不时可见。——这样的描述实在是有些意犹未尽。起初先是一白色物体从黑暗中朦胧地浮现出来。之后，在群星寂寥的夜空的烘托之下，一面白墙清晰可见。然后，渐渐能够看出白墙上辟出的一扇院门，门口的灯光将红色的门牌照得十分明亮。并且，亦能看见门内一间间灯火通明的房屋。对联、琉璃灯、盆栽的蔷薇，或许还能看见人影。这个我随便一瞥的明亮的宅院内所呈现的神秘和美丽，是我从未曾见过的。我感到在那扇门内，有一种我所不曾了解的神秘的幸福。甚至感觉在那里面，一定会藏着苏门答腊的忘忧草或者鸦片梦中的白孔雀。自古以来，中国的小说中多有深夜迷路的孤客借宿于深院豪宅，然而翌日清晨一看，原来的高楼大厦实际上是荒草萋萋的古坟，或是山阴处的狐穴之类的故事。我在日本的时候，原以为这类鬼狐怪谭纯属书桌上的空想。但在今天看来，即便它纯属空想，也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的都市与田园的夜景之中的。从黑暗的深处浮现出来的灯火辉煌的白墙宅院，——对于这种梦境般的美丽，古今的小说家们也一定同我一样感受到了一种超乎现实的神秘。如此说来，刚刚看到的这所宅院的门口，有一块写着“陇西李寓”的门牌，或许在这所宅院的深处，风采依然的李太白正观赏着如梦如幻的牡丹频倾玉盏。我若遇见

了他,有许多事情想问他一问。在各种太白集中,到底哪个版本是正确的?对朱迪特·戈蒂埃[①]女士所译的法文《采莲曲》是忍俊不禁还是怒上心头?对胡适、康白情等现代诗人的白话诗有何见解?——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黄包车一会儿功夫就拐出了路口,跑到了一条宽阔的马路上。

四　杭州的一夜(中)

这条街的两侧,排列着一家家灯火通明的店铺。但由于行人稀疏,所以没有丝毫车马喧嚣的热闹气氛。反而由于路面十分宽阔,为这个中国新开发的都市徒增了一份特有的寂寞。

"这是城郊的路,路的尽头就是西湖。"

坐在后一辆车上的村田君这样对我说道。西湖!我向路的尽头望去。但是无论西湖怎样美丽,被完全笼罩在黑暗之中也无可奈何。不过我坐在车上,从面庞上的确感受到了黑暗中袭来的阵阵清凉的微风。令我有种仿佛是来到了月岛[②]附近观赏十三夜的月色的错觉。

车子又跑了许久,总算到了西湖岸边。那里有两三家大旅馆灯火辉煌。然而也是和刚才的那些店铺一样,明亮的灯光不过是徒增一些寂寞罢了。在淡白色的道路的左侧,西湖在夜色下铺陈

①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1845—1917),法国意象派女诗人、作家、翻译家。

②月岛:在东京都隅田川河口附近填海而成的岛,曾是赏月与纳凉的佳处。

着宽阔的水面,悄然地沉寂着。在这条宽敞的马路上,除了我们乘坐的两辆黄包车之外,连一只狗的影子都看不到。我望着人影穿梭的亮如白昼的旅馆二楼,一边想着晚饭、床铺、报纸……总之是忽然间眷恋起"文明"的产物来了。但是车夫依旧默默地继续赶路。路上仍然没有行人,仿佛无论怎样走都走不到路的尽头。刚才的旅馆早已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只有一株株杨柳静静地排列在湖边。

"喂,我说,新新旅馆还很远吗?"

我回头看了一下村田君。村田君的车夫可能在瞬间琢磨出了这句话的意思,赶在村田君的前面回答了我的疑问:

"十里,十里。"

我一下子沮丧起来。如果还有十里的话,没到新新旅馆前天就一定已经亮了。这样一来今晚我们就吃不上饭了。我再次泄气地向村田君发出哀叹:

"竟然还有十里?我都已经饥肠辘辘了!"

"我也一样的。"

村田君在车上挽着胳膊,恬然地吸着中国产的香烟。

"十里左右并没有多远的,因为是中国里数的十里嘛。"

我总算安心了,但又忽然沮丧起来。虽然一里只相当于日本的六町①,可是十里也要有六十町。黑夜里空着腹在车上晃荡一日里②以上的路程,想必谁都不会有什么好兴致。为了排遣自己的失望,我开始在口中一遍遍默诵原先学过的德语的语法规则。

从名词开始,默诵到了强变化动词时,再向周围一望,马路不

①町:日本长度单位,一町约合 109 米。

②日里:日本长度单位,一日里约为 3.927 千米。

知何时已经变窄了,左右的树木繁盛茂密,飞舞于树间的硕大的萤火虫发出的荧光,特别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说到萤火虫,在俳句中,无可非议地是夏天的诗题。可现在才只有四月,仅此就让人觉得奇怪,更何况每当萤火虫尾部的光环明灭闪烁时,或许是由于夜色深沉的缘故,我总觉得像是鬼火在闪现。对于那种蓝光,我感到一种见了鬼火般的可怕,同时也再一次沉浸于一丝浪漫的情调之中。不过这时西湖的夜景,好像被房舍遮挡住了。路左边的树木背后,变成了一道道土墙。

"这里就是日本领事馆。"

村田君的声音传来时,车子开始在左右两排的树丛中,缓缓地沿下坡而行。于是,西湖微明的水面渐渐出现在我们面前。西湖!这一瞬间我的心中突然涌起了一种来到了西湖的真实感受。烟色茫茫的水面上,一道窄窄的月光从云端缝隙处的半空中倾泻下来。斜斜地横在水面上的一定是苏堤或白堤。在堤上隆起一个三角形的,是耸立着的一座石拱桥。这种美丽的银色与黑色交织而成的画面,在日本是根本无法看到的。在摇晃的车上,我一直直挺挺地绷着身子,久久地凝望着西湖。

五　杭州的一夜(下)

此后不到十分钟,我们终于抵达了新新旅馆。这里冠名为"新新",好歹也算是一家西式的旅馆。不知是否因为我们是东方人而被轻视的缘故,当我们跟着中国的服务生一起从背后狭窄的楼梯

走上楼去看了我们所住的房间，发现为我们安排的是格局和位置都不理想的二楼里的一间。首先，狭小的房间里并排放着两张床，完全是中国式旅馆的样式。此外，格外重要的房间位置，恰好在楼背后的一个角落，根本无法坐在窗前奢侈地眺望西湖的美景。不过，因为早已被黄包车、饥饿和浪漫的情调折磨得疲惫不堪，所以一坐到房间的椅子上，终于渐渐恢复了一些做人的感觉。

村田君马上吩咐服务生准备晚饭。他们说餐厅已经关门了，无法做西餐。于是就改吃中餐。可是看了服务生端上来的中国菜，感觉很像是残羹冷炙。据东京的中国餐馆谐乐园的店主说，称作全家宝的中国菜，就是将所有剩菜集成在一起的。我突然有些倒胃口，便试着问道这些菜中有没有那个全家宝。村田君马上回答说，全家宝可不是这样的。这是自水牛事件以来又一次遭到他的轻蔑。

这期间，服务生好奇地看着我们，喋喋不休地跟我们讲着什么。村田君一翻译，原来是恳请我们如果有带孔的钱币就给他一枚。问他要硬币做什么，回答说是用来作马甲的扣子。原来如此，真是个非同一般的创意。仔细一看，原来这个服务生所穿的马甲上，扣子用的都是带孔的钱币。村田君边开啤酒边做着无聊的承诺，说这件衣服拿到日本一定能卖上五角钱。

我们吃完饭后，下楼来到楼下的大堂。但是那里除了装着照片的匾额和一些廉价的家具之外，一个客人也没有。走出大堂的大门一看，五六个男男女女的美国佬正围坐在台阶上的桌子上，一边狂饮一边放声高歌。特别是那个秃头先生，抱着女人的腰，和着音乐的节拍，好几次都险些连人带椅一块倒在地上。

大门外的左侧,搭建着一个玫瑰花棚。我们伫立在花棚下,仰望着细细的绿叶簇拥着的红红的花朵。玫瑰花在远处灯光的微微映照下,散发着幽幽的芳香。当注意到花朵上不知何时染上了滴滴露珠时,才发现阴暗的夜空中已下起了濛蒙细雨。玫瑰、微雨、孤客之心——这些要素或许都可以凑成诗句了,但在近在咫尺的旅馆大门内,喝醉了酒的美国佬正在大声喧哗。这令我实在无法能够像《天鹅绒之梦》的作者那样沉溺于浪漫之中了。

这时,从静静的旅馆门外,被雨水打湿的两顶轿子被四个轿夫抬了进来。轿子刚在大门口停下来,就从轿子里走出来一位穿着讲究的中式长袍的老人。接下来走下轿子的是一名少女。坦率地说这个女孩相貌平平,或者毋宁说应该算长相丑陋的女孩。即便如此,青瓷色绸缎的衣服,闪闪发光的水晶耳环,也确实让人感觉到一种风流的韵致。少女按照老人的指示,与出门前来迎接的旅馆掌柜一同走进了旅馆。老人还停留在那里,正吩咐着赶过来的我们的服务生付钱给轿夫。看到这番光景,我又一次变节了,觉得这样的话,还是能够像谷崎润一郎氏那样,在一份浪漫的情调中善始善终的。

但是,命运对我的浪漫主义十分地残酷。这时,突然有人晃晃悠悠地顺着石阶而下向门口走来,是那个秃头的美国佬。听到同伴跟他打招呼,他就打着奇怪的手势示意,还恶狠狠地回答着“bloody(他妈的)”。上海的洋人常常用“bloody”代替“very(非常)”使用,这已经足以令人不快。不仅如此,那个秃头的美国佬走到我们旁边一停下,就马上背对着大门,旁若无人地撒起尿来。

浪漫主义啊,见你的鬼去吧!我和醉意陶然的村田君折回到

人迹萧瑟的大堂，心中燃起了十倍于水户[①]浪士的“攘夷”之火。

六　西湖(一)

旅馆前面的栈桥上，朝阳普照，槐叶摇曳。系在那里的一艘画舫正在等待着我们上船。称作“画舫”倒是情调十足，可是到底哪里有“画”，我至今也未弄清楚。只是一艘张着遮阳的白木棉布，装了黄铜扶手的普普通通的小船。这艘画舫——好歹人家告诉我们是“画舫”，以后也依然称之为“画舫”——这艘画舫载上我们之后，在温良纯朴的船老大的掌舵下，悠然地划在水面上。

水没有想像的那么深。透过浮萍飘摇的水面，可以看见长着青莲嫩芽的水底。我本以为这是由于离岸较近的缘故，不过好像无论船行到哪里都是如此。总体说来，与其将西湖称为湖，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大的水田。一问才知道，一旦随其自然，西湖的湖水便会迅速干涸，为了不使湖水外泄，煞是费了一番苦心。我倚着船舷，用村田君的拐杖插向浅浅的水底，不时地惊扰着水藻间游动的状似虾虎鱼的鱼儿。

在我们画舫的对面，从日本领事馆一带一直到浮出湖面的孤山之间，连绵着一道长堤。从《西湖全图》来看，那应该是当年白居易修建的白堤。石版印制的画面中还画着很多杨柳，或许是在重修时全部被砍掉了，现在只剩下一道寂寞的沙堤。这个堤上有两

---

①水户：指日本水户藩，是幕府末年尊王攘夷思想的发源地。

座桥,在孤山一侧的是锦带桥,距日本领事馆较近的是断桥。断桥,与残雪一起,是西湖十景中的名景,前人曾留下不少诗词歌赋。现在桥畔的残雪亭内,还建有清圣祖的诗碑。此外,杨铁崖的“段家桥头猩色酒”、张承吉的“断桥荒藓涩”,所吟的都是这座桥。——这么说好像我很博学似的,其实这些均出自池田桃川[1]氏的《江南的名胜史迹》,所以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对于断桥,我们不过是满怀敬意地遥遥地感触了一句“那就是断桥啊”而已,并未将船靠近过去。长长的白堤横卧在浮萍稀疏的湖中,特别是我们将要靠近的时候,有一个老人一边挥动着柳鞭一边悠然策马而行,此等应该最具诗中之景。白居易咏西湖之诗云:

半醉闲行湖岸东,马鞭敲镫辔玲珑。
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

即使有昼夜的不同,仿佛亦有相似的意境。当然这首诗也与咏断桥的一样,引自池田氏之著。

画舫穿过锦带桥向右拐去,右边就是孤山。我被告知这里便是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但时值晚春的上午,季节与时刻都相差太远,委实无可奈何。孤山上坐落着富人家的豪宅,高大而低俗的院门和白色的墙壁连成一片。在经过了那里之后稍远些的地方,出人意料地耸立着一座高雅的三层建筑。濒临水面的院门很有风格,左右排列着的石狮子也非常漂亮。我思忖着这究竟是谁

---

①池田桃川:池田信夫(1889—1935),中国文学研究家。曾任《读卖新闻》上海特派员。所著《江南的名胜史迹》于1921年3月由上海日本堂书店刊行。

家的豪宅，原来这里就是乾隆皇帝的行幸之处，也就是名震天下的文澜阁。这里与金山寺的文宗阁（镇江）、大观堂的文汇阁（扬州）各藏有一部《四库全书》。加上其庭院甚是气派，遂欲登岸以求一观。但结果哪一处都是不给普通人看的。不得已，我们只好沿岸去参观现今被称为广化寺的以前的孤山寺，然后再去邻近的俞楼。

俞楼是俞曲园的别墅。规模虽然很小，却是一处不错的住所。因苏东坡的遗址而得名的伴坡亭的后面，茂密的毛竹和麦冬草围着一个长满青苔的古池，极尽闲寂之意。登上池侧一看，九曲回廊的尽头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石刻。上面是彭玉麟为俞曲园所画的《梅花图》，也就是东京本乡曙町谷崎润一郎氏的府邸二楼上悬挂着的《梅花图》的原画。在看过位于九曲回廊上面的挂着"碧霞西舍"匾额的小轩后，我们又一次回到了山下的伴坡亭。亭子的墙壁上，挂满了俞曲园、朱晦庵、何绍基、岳飞等人的拓本。拓本一旦如此之多，反而觉得没有哪一件是格外想要的了。亭子的正面，悬挂着镶在镜框中的长须的曲园像。我边啜着这家主人端来的一碗茶，边仔细观察着照片中曲园的面相。难怪章炳麟氏所撰的俞先生的传记中有（此处并非转引）"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之句，从面相上，倒也能觉察出一些来。至于"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这样看去确实多少有些俗气。但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俗气，俞曲园才拥有了能为他建造如此漂亮的别墅的优秀弟子。而未沾染一丝俗气的，通体玲珑剔透如我辈者，不仅还没住上别墅，甚至还需要靠卖文来勉强糊口。——我对着一碗放了玫瑰

花的茶,呆呆地托着下巴,心中不免微微对荫甫[①]先生有所鄙夷。

七　西湖(二)

之后去看了苏小小墓。苏小小是钱塘名妓,她的名气之大以至于后来她的名字竟成了艺妓的代名词,所以她的墓也历来备受关注。可是去了一看,这个唐代美人的香冢只是一个盖着瓦片屋顶并涂了灰泥的,毫无诗意的土馒头。特别是坟墓周围,由于西泠桥的修缮,极尽荒凉,故而愈显寂寥。年少时曾爱读的孙子潇的诗中有云:

段家桥外易斜曛,芳草凄迷绿似裙。
吊罢岳王来吊汝,胜他多少达官坟。

可如今,哪里都不见草色如裙的景象。灼热的日光,照在被翻出的泥土上。而且,西泠桥畔的路上,两三个中国中学生似乎正在唱着抗日的歌曲。我与村田君匆匆看过了秋瑾女侠之墓后,便折回到了泊在水边的画舫上。

画舫重新在西湖的水面上划动起来,朝岳飞庙驶去。

"岳飞庙很好哟,古色古香的。"

村田君像是安慰我似的,向我说起他曾经游历岳飞庙时的记

①俞曲园,字荫甫。

忆。但不知何时起，我已对西湖起了反感。西湖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漂亮，至少现在的西湖完全没有让人流连忘返、不忍离去的姿容。西湖湖水之浅，前面已经说到。并且，西湖的景色，正如嘉庆、道光年间的诗人一般，太过于纤细。这对于已厌倦了粗犷奔放的自然景色的中国的文人墨客来说，或许很合口味，然而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因为对纤细的风景早已习以为常，所以即使初见时甚觉美丽，再见时就会感到不满。如果仅此而已的话，西湖尚可比喻为稍怯春寒的中国美人。但是这位中国美人，已经被岸边随处修建的那些俗恶无比的红灰两色的砖瓦建筑，植下了足以令其垂死的病根。其实，不只是西湖，这种双色的砖瓦建筑就像巨大的臭虫一般，在江南各处的名胜古迹中蔓延，将所有的景致破坏得惨不忍睹。刚才当我在秋瑾女侠的墓前见到这种红砖砌成的大门时，我不仅为西湖鸣不平，更为女侠的冤魂鸣不平。用这样的门来做咏出了"秋风秋雨愁煞人"并为革命殉死的鉴湖女侠秋瑾的墓门，未免让人觉得可悲。而且西湖的恶俗化，更有一种愈演愈烈之势。再过十年之后，极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林立在湖岸的每一座洋楼里都有美国佬烂醉如泥，每一座洋楼的门前都有一个美国佬在站着小便。曾几何时，读过的德富苏峰先生的《中国漫游记》中，苏峰先生曾以若能担当杭州领事在杭州悠然度过余生视为人生之大幸。可是，对我而言，别说是领事，即使被任命为浙江督军，我也不愿意守着这样的烂泥塘，而更愿意住在东京。

当我这样一番攻击西湖时，画舫已穿过跨虹桥，来到了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一带。这附近很庆幸地看不到砖瓦建筑，白色的围墙中杨柳依依，中间尚有桃花盛开。左边赵堤的树阴里，长

满青苔的玉带桥隐约地映在水面上,非常近似于南田[1]的画境。为了不使村田君误解,在船划过来的途中,我对自己的西湖论做了一些补充。

"但是说西湖无趣,也并不是说西湖全部都一无是处。"

画舫驶过"曲院风荷"后停在了岳王庙前,我们急忙下了船,前去拜谒自《西湖佳话》问世以来人们便耳熟能详的岳飞将军的灵位。整个庙呈八分新,一边是新修的墙壁焕然一新、熠熠生光,一边则是随处堆积的泥沙一览无余地暴露着修缮之中的丑态。当然这里全然没有任何能够令村田君欣喜的古色古香的景致,只有建筑小工和泥瓦匠在仿佛是火灾之后的庙里走来走去。村田君刚一拿出相机,便扫兴地停住了脚步。

"这可不行,完全不像个样子。走,我们去墓地看看。"

岳王墓也如同苏小小墓一样,是一个涂了灰泥的土馒头。不过不愧为名将,比起苏小小墓要大出许多。墓的正面,立着一块苔迹斑斑的墓碑,上面写着"宋岳鄂王墓"几个粗大的字迹。墓的背后是一片荒芜的竹林,这让我们这些不属于岳飞家族的子孙的人感到了几许诗意,但却无法令我们悲伤。我信步走在墓的四周,被唤起几多怀古的愁肠。"岳王坟上草萋萋"——记得好像有人吟过这样的诗句。这句并非是转引,但忘记诗的作者是谁了。

---

①清初画家恽寿平(1633—1690),号南田。



杭州岳飞墓前

八　西湖（三）

岳飞墓前的铁栅栏中，有秦桧、张俊等人的铁像。从外形上看，是双手被反绑起来的姿式。据说拜谒岳飞墓的人都因憎恨他们的奸佞，要在这些铁像上一一撒尿而去。不过今天很庆幸，哪个铁像也没有被尿湿。只是在旁边的泥土上，停着几只绿头苍蝇，向远道而来的我，暗示着这里的不洁。

虽说自古以来恶人迭出，但像秦桧那样被人憎恨的却很少。在上海一带的路边，常叫卖一种棒状的油炸食品，确切的写法似乎是“油炸块”。据宗方小太郎①说，那个就是油炸秦桧，其真名叫“油炸桧”。说来民众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往往只是些单纯的事物。在中国，不论是关羽还是岳飞，万众敬仰的英雄无一不是单纯之人。或者说即使不是单纯之人，也是容易被单纯化的人物。若不具有此种特征，即使是世间罕见的英雄豪杰，也很难轻而易举地得到大众的追捧和喝彩。比如说井伊直弼②死后几十年才立了他的铜像，可到了乃木希典③大将被奉为神圣，几乎没用一周的时间。如果提到他们的

①宗方小太郎：（1864—1923）明治时期的大陆浪人。曾创办上海日东通讯社，并曾参与设立东亚同文会以及东亚同文书院。

②井伊直弼：（1815—1860）幕府末年辅佐将军的大老。在江户的樱田门外遭到水户浪士的暗杀，史称“樱田门外之变”。建造其铜像的计划始于1881年，1909年才在横滨落成。

③乃木希典：（1849—1912）陆军大将、伯爵。日俄战争期间担任第二军司令官指挥旅顺之役。在明治天皇大葬之日与妻子共同殉死，死后随即被神社所供奉。

敌人的话,这种英雄的敌人更容易招人憎恨。不知秦桧是由于何等的恶缘,抽到了这个最倒霉的厄签,以至于到了民国十年,仍然要遭受到如此悲惨的待遇。在今年新年号的《改造》上,我发表了题为《将军》的小说。然而,生在日本的好处是既不会被油炸也不会被浇小便,充其量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字被开了天窗①,杂志的编辑被当局叫去训斥了两次而已。

接下来,为了说明秦桧到底被憎恨到何种程度,让我们看一则足以说明问题的小故事吧。这是清朝人景星杓的《山斋客谭》中的故事。

"几年前,我在江边某寺院借宿读书时,突然隔壁的老婆婆被鬼体附身了。"严晓苍说道。

"老婆婆翻起白眼,将一家男女巡视一遍,不断地骂道:我乃冥途押吏也。正押解着秦桧的魂魄赶赴阎王府回来途经此地时,衣服上被这个该死的老婆子泼上了脏水。若是有所表示便罢,不然就带这婆子去见阎王……

一家的男女都非常吃惊。但是首先必须确认附在老婆婆身上的是不是真的冥途使者,于是便试着问了很多事情。老婆婆依旧摆着一副桀骜的态度,对所有问题都做出了毫不含糊的回答。由此看来,无疑是阴间的使者了。于是一家的男女赶紧烧了纸钱,往地上洒了酒,多方祈求。众所周知,冥间的差役也像人世间的差役一样,稍事贿赂便可以求得相安无事。

少顷,老婆婆突然应声倒地。但又马上站起身来,似乎附身的

---

①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将军》因影射与讽刺乃木希典遭到官府查禁,全文发表时共13处开了天窗。

阴间差役已经离去,她只是不住地四下观瞧。鬼体附身,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但据说附身在老婆婆身上的鬼在接受一家男女的盘问时,道出了许多冥界的事情。

问:秦桧到底怎样了?若无不便,请赐教。

答:秦桧经过轮回,已转世为金华的一女子。此次竟大胆犯下杀夫之罪,遂被处以磔刑。

问:但秦桧不是宋时的人吗?历经金、元、明三朝终于得以正罪服法,是不是有些太迟了?

答:桧贼肆意议和,屠戮忠良,实乃穷凶极恶。天曹憎其罪,判其磔刑三十六次,斩首三十二次。共计极刑六十八次,非轻易所能挨过。"

情形便大致如此①。秦桧之罪虽然可憎,但不也值得同情吗?

严晓苍乃严灏庭先生的曾孙,绝不是撒谎之人。

九　西湖(四)

参拜了岳王庙后,我们又乘着画舫回到了孤山东岸。那里槐树与梧桐的树阴下,有家打着"楼外楼"旗帜的餐馆。刊登在《读卖新闻》的纪行文上说,新婚的武林无想庵②夫妇曾在"楼外楼"用餐。我们也在船老大的推荐下,在这家店前的槐树下吃了顿中式

①上述具体情节为作者转述,与故事原文稍有差异。

②武林无想庵:武林盛一(1880—1962),小说家、翻译家。1920 年 5 月新婚旅行来到中国,1920 年 8 月 31 日的《读卖新闻》上刊登了他的一篇纪行文。

午餐。坐在我前面的，是深受押川春浪[1]的冒险小说的影响，中学时代便离家出走，成了一艘军舰上的杂役后，身经了八月十日旅顺海战[2]炮火的蛮骨铮铮的村田君。对村田君需要保密的是，我在一边等待着饭菜时，一边不住地羡慕着无想庵氏。

我们的桌子，如前所说，摆放在枝叶繁茂的槐树下。脚下不远处，便是波光粼粼的西湖。湖水不停地荡漾着，在岸边的石缝中荡出着轻柔的声响。水边有三个穿着蓝色衣服的中国人，一个在冲洗一只拔光了毛的鸡，一个在洗着旧棉衣，一个则在稍远处的柳阴下悠然垂钓。忽然，他将钓竿高高举起，线端一条鲫鱼在空中活蹦乱跳。这番情景在春光中让人颇感闲适之趣。在他们的对面，西湖缥缈地舒展着身姿。在这一瞬间，我彻底忘记了红砖洋楼，忘记了美国佬，在眼前平和的景色中找到了小说般的感觉。——晚春时节的石碣村，柳阴处日影婆娑。阮小二一直坐在柳树下专心垂钓；阮小七将鸡冲洗好了之后，走进家中去取厨刀。"鬓边插朵石榴花"、"胸前刺着青郁郁的一个豹子"的那个可爱的阮小五，仍然在洗旧棉衣。此时，有一人正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既不是智多星吴用，也不是别人，而是一个手臂挎着个大篮子的，毫无诗意的糖果小贩。他一来到我们这边，就劝我们买他的糖果。这样一来，我完全没有了继续沉浸于想像的兴致，便像一只跳蚤一般从《水浒传》的世界中一跃而出了。天罡地煞的一

①押川春浪：押川方存(1876—1914)，明治时期小说家。创作了很多冒险小说，在日俄战争前后受到了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②旅顺海战：日俄战争期间，1904年8月10日日本与俄国战舰在黄海的一次海战。

百单八将中,没有哪一个是卖糖果的。不仅如此,此时的湖面上,还有一艘白色的船在四五个女学生的挥桨下,正朝着湖心亭方向驶去。

十分钟后,我们开始喝着老酒,用筷子挟着生姜清煮的鲫鱼。只见又一艘画舫横在岸边,停在了槐树的树阴下。上岸的客人有一男三女,还有一个辨不出性别的婴儿。三个女人中,有一个一看打扮,便知道是乳母或者女仆。男的戴了副金边眼镜,(不知由于怎样的不可思议的因缘)他是一个与无想庵氏非常相像的大汉。其余两个女子一定是姐妹,二人都穿着一样的桃红和蓝色相间的斜纹哔叽质地的衣服。与昨夜见到的少女相比,姿色至少要胜出两分。我一边用筷子,一边不时地朝他们望去。他们在我们旁边的桌前坐下,正等候着饭菜。姐妹俩一边悄声说着什么,一边不住向我们流盼。严格地来说,是因为村田君在摆弄着相机,说要给我拍一张吃饭时的照片。正是这个才吸引了她们的目光,所以并不值得洋洋自得。

"哎,那个姐姐应该是夫人吧?"

"是的吧。"

"我却怎么也看不出来,中国的女子只要不过三十、看起来都像是小姑娘。"

正说着,他们的菜就上来了。浓荫低垂的槐树下,这个时尚的中国家庭的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吃着饭,从一旁观瞧,只觉得妙趣横生。我点上了一只雪茄烟,乐此不疲地看着他们。断桥、孤山、雷峰塔……此等美谈就交给苏峰先生去讲吧。对我来说,比起明媚的山水来,对人的观察不知要愉悦多少倍。



于西湖楼外楼菜馆

但毕竟不能一直向他们的晚餐行注目礼。付了帐后,我们又匆匆折回到画舫,出发去看"三潭印月"。从孤山方面看,"三潭映月"正好在靠近对岸的岛边。那个岛不知叫什么名字,在《西湖全图》与池田氏的游记中都没有记载。这个岛的附近,残留着三座石塔,相传是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倾力建造的,确切无疑的是在月明之夜,石塔会在水面上投下三处影子。船在静静的湖水中划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抵达了杨柳与芦苇深处的退省庵的栈桥。

十　西湖(五)

上了栈桥有一扇门,门内的清水池上架着中式的八字桥。如果俞楼的回廊称作九曲回廊的话,这座桥就该称作九曲桥了。桥的各处建着玲珑的亭子。过了桥就可看到三座石塔倒映在耀眼的西湖水面上。所谓石塔,即刻有梵文的整块石头上盖了一顶斗笠,所以与石灯笼概无差别。在亭子中我一边望着石塔,一边吸了两支中国香烟。另外还聊了些俄国苏维埃政府的事,并没有谈到苏东坡的话题。

再次回到八字桥,遇上了四五个年青的中国人。他们不仅打扮得流光水滑,而且还随身携带着胡琴和笛子。号称长安公子的,多半就是这等人物吧。一身水色或绿色的大褂,戒指上嵌着闪闪发光的各色宝石……与他们擦肩而过时,我一一观察了他们的相

貌。发现走在最后的那个男青年，长得与小宫丰隆[①]氏近乎一模一样。之后，在京汉铁路的列车上，碰到了与宇野浩二[②]长相一样的一个服务生。在北京看京剧时，一个跑堂也与南部修太郎[③]极为相似。如此看来，日本的文学者与中国人长相相像的极多。但此时还只是刚开始碰到这种事，虽然只是偶然的相貌相似，我也不禁驰骋着“小宫氏的先祖中的一人，一定……”这样失礼的想像。

——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天下甚是太平。但此时，我却正躺在床上，发着三十八度六的高烧。不用说头昏昏涨涨的，就连喉咙也疼得厉害。然而我的枕边摊着两封电报，内容却差不多，总之都是来催稿的。医生命令我安静休养，朋友们则讥笑地说我的劲头过足。若按迄今为止的进展的话，只要不是高烧不退，就必须将游记继续写下去。以下数回的《江南游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所以一提起芥川龙之介就以为他一定是一个闲人的读者，要速速纠正谬见才好。

看过退省庵之后，回到刚才的栈桥。栈桥上有一个老人坐在鱼篮前，正与船老大说着话。我探头往鱼篮里面窥视了一下，发现里面装满了蛇。一问才知道这与日本人放生乌龟一样，老人得到钱后就会放出一条蛇来。不论怎样地积德，恐怕也没有一个日本人会为了让一条蛇逃命而自掏腰包。

画舫载上我们，沿着岸边向雷峰塔方向驶去。岸上茂密的芦

---

①小宫丰隆：(1884—1966)德国文学研究家、评论家。与芥川龙之介同为夏目漱石的门内弟子。

②宇野浩二：(1891—1961)小说家。

③南部修太郎：(1892—1936)小说家。自1917年起师从于芥川龙之介。

苇中,几株垂柳随风摇曳。刚思忖着垂入水面的树枝上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定睛一看,原来尽是些大个的泥龟。若光是泥龟也就罢了,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树枝靠上的枝杈上有一条暗棕色的油光锃亮的蛇,半身缠绕在树上半身扭动在半空中。我顿时觉得后脊背阵阵发凉。当然这种感受其实并不愉快。

其间船已绕过岛屿的一角,可以望见雷峰塔突兀的身影耸立在隔水的岸上,岸上新绿一片。仰望雷峰塔的印象,与站在浅草公园的游乐街上仰望十二层的凌云阁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雷峰塔红砖似的塔面上,缠绕了满满一面的蔓草,在塔顶处甚至长着许多杂木在随风飘摇。雷峰塔在阳光的照射下,如烟似梦般高高地耸立着,堪称雄浑壮观。这样的时候,红砖也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说到红砖,旅行指南上记载着雷峰塔成为红砖的缘由,这种解释也是最为合乎情理的。只是所说的这本旅行指南,不是池田氏所著的那本,而是在新新旅馆卖的英文的西湖旅行指南。写到这儿,我打算就此搁笔,如此头昏脑涨,实在没有力气再写上一页了。之后的部分只好在明天——甚至写这样的预告也甚觉麻烦。要是得了肺炎的话,可就要了命了。

十一　西湖(六)

据这本旅行指南《Hangchow Itineraries》介绍,距今三百七十余年前,西湖的岸边屡有倭寇来袭。但雷峰塔常令那些海盗非常头疼,因为中国的官吏只需在塔上设一观察哨,倭寇的一举一动,在

他们还没有接近杭州城之前就已经观察得一清二楚。于是，日本的海盗便在塔边放起大火，火势持续了三天三夜。故此，在进入红砖被大量烧制的时代之前，雷峰塔就早已成了红砖塔了。——粗略讲来便大致如此，当然其真伪无法保证。

仰视雷峰塔少顷之后，我们向着新新旅馆的方向，——今天的热度比昨天低，喉咙上的火气也稍有下降。照这样下去的话，或许不出两三天便可以坐在书桌前了。但继续写游记还是让我感觉有些厌倦。因为写作的时候总要努力抑制住这种厌倦的情绪，所以不可能写得出像样的东西。总之，每天力求写出一节来，我就心满意足了。回到刚才的话题——仰视雷峰塔少顷之后，我们向着新新旅馆的方向将画舫的船头调转了过来。

此时，西湖向我们展示的是东岸一带的风光。对面新新旅馆上方的一片墨绿的石山，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葛洪炼丹之地，颇负盛名的葛岭。葛岭山顶上有一座庙宇，檐端的瓦脊高高地翘着，恰似一只只振翅欲飞的小鸟。右侧绵延起伏的群山，据《西湖全图》可知叫宝石山，山上坐落着奢华的保俶塔。保俶塔细细尖尖地巍然挺秀的样子，与老态龙钟的老衲般的雷峰塔相比，正如古人赋予它的别称"美人"一样，恰似一窈窕淑女。葛岭那边阴云密布，而宝石山顶的青草上却挥洒着灿烂的阳光。这些山峦的山脚一带，包括我们住的旅馆在内，并非没有那些红砖的建筑。所幸的是，也许是因为距离较远的关系，所以不是特别地显眼。山与山的断开处有一条白线相连，那无疑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经过的白堤了。白堤左侧的尽头，尽管看不见"楼外楼"的旗帜，却横卧着一片新绿的孤山。这般景色，无论怎样都不得不称为美丽。特别是菱叶点点漂

浮在水面上,遮住了浅浅的水底,闪着一片淡淡的银光。

"现在是去哪里?"

"去放鹤亭看看吧。那里是林和靖曾住过的地方。"

"放鹤亭?"

"就是孤山。就在新新旅馆的前面。"

登上放鹤亭,已是二十多分钟以后的事了。我们的画舫穿过了锦带桥,再横跨了被白堤所围住的内湖之后,才划到了这里。我们在这一带参观了梅叶青青的放鹤亭,也登上了位于更高处的同样与林逋相关的巢居阁,而后又看了建造在后边的大大的土馒头"宋林处士墓"。林逋无疑是一位高人,同时也一定没有经历过如日本的小说家一般的贫穷。据林逋的七世孙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事》说,林洪的隐居生活是"舍三寝一读书一治药一。后舍二一储酒谷列农具山具……一安仆役庖廪称是。童一婢一园丁二……犬十二足驴四蹄牛四角"。若和靖先生的生活也与此相仿的话,那要远远比住在每月房租五十元的住房里的日子富裕得多。就我而言,在箱根附近若有住房一间、库房一间,其余书斋、卧室、女佣房等一应齐全,再加上书生一人、女佣一人、男仆二人的话,学一下林处士也不是很难。若想令仙鹤在水边的梅花丛中翩翩起舞,只要仙鹤答应倒也无妨。但即使这样,"犬十二足驴四蹄牛四角"对我没有任何用处,将这些全都白白奉上,任凭随意处置吧。我看过放鹤亭后,一边向岸上的画舫走去一边讲着这些歪话。岸边柳絮飞舞之中,身着白衣黑裙的中国女学生二三十人,成群结队地向西泠桥方向走去。

十二　灵隐寺

我正在新新旅馆二楼脏兮兮的房间里，写着几张明信片，村田君已经睡了。昏暗的玻璃窗的一角，一只壁虎赫然地趴在上面。我实在不愿看到它，于是便目不斜视地笔走龙蛇、奋笔疾书。

致丰岛与志雄[①]：

今天在去灵隐寺的途中，看了清涟寺。寺中有个大大的长方形水池，里面游着许多黑鲤鱼、红鲤鱼。此处号称"玉泉鱼跃"，据说这座寺院就是因五色鲤鱼而知名的。虽说是五色，实际上最多只有三色。临池的亭中，排放着藤椅和桌子。在那儿坐下，和尚就会端来茶水和点心。但端来的东西并不是免费的。也就是说，和尚好像是在养鱼，但其实是被鱼养着。你是常在染井[②]的钓池通宵垂钓的豪杰，你若看了这寺里的鲤鱼的话，一定会被勾出垂钓的欲望。

致小穴隆一[③]：

拜访了灵隐寺，途中有一小石桥。桥下的水声如玉佩鸣响。两岸皆幽竹，翠色带雨，几似媚人，近乎于石谷的画境。我诗兴大发，可惜囊中没有《元机话法》，终未成一诗。也许无诗反倒更好。

---

①丰岛与志雄：(1890—1955)小说家。曾与芥川等共同创办《新思潮》。

②染井：今位于东京丰岛区。丰岛与志雄曾居住在附近。

③小穴隆一：(1894—1966)画家。芥川挚友之一，后来多次负责为芥川作品作装祯设计。1925年11月改造社刊行的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装祯即出自小穴隆一之手。

致香取秀真氏：

灵隐寺是个颇大的寺院。进大门后稍行几步，有一号“飞来峰”的山。据说此乃从天竺飞来的灵鹫山（实际上，与其说是山不如说是块大岩石）。石窟里的石佛，据说是宋元年间的。对于佛，我辨不出孰好孰坏。但惟有一事感到庆幸，那就是石窟的一部分由于连日的阴雨而进了水，所以就不必进去了。今天也时时有雨。高大的杉树、柏树，青苔斑斑的石桥。哎，这个寺的大体感觉，可以认为就是中国的高野山①。

致小杉未醒②氏：

看了灵隐寺。松鼠在杉树枝上爬动，显出空山古寺一份特有的闲寂。或许因为雨天的缘故，朱红色的大雄宝殿也显得巍峨庄重。传说骆宾王曾在此住过，或许不过是传说而已，但我却宁愿信其真。不知为何，只觉得空气中有骆宾王的气息。你也这么认为吗？顺便要向你提到的，是这个寺里的五百罗汉。我想你也一定见过了，其中至少有两百个罗汉都和你长得一模一样。这绝不是开玩笑，的确是和你一模一样。据说五百罗汉中好像有马可·波罗的像。莫不会你的远祖就是马可·波罗吧？我能在相隔万里的异地和你相遇，心情格外愉悦。

致佐佐木茂索③：

从灵隐寺回来的路上，造访了凤林寺。此寺又名喜鹊寺。乌窠

---

①高野山：位于日本和歌县东北部，真言宗的总寺院金刚峰寺坐落于此山。

②小杉未醒：（1881—1964）号放庵，画家、和歌诗人。与芥川同住在东京田端一带。

③佐佐木茂索：（1894—1966）小说家、杂志编辑。1919 年后师从于芥川龙之介。

禅师曾住于此。寺庙几乎不值一看。几个穿着银灰色和绛紫色袈裟的和尚，一边念经一边从廊下走过，不知是否在做法事。白居易问乌窠："何为佛法大意？"乌窠答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乐天又云："三尺童子皆知此。"乌窠笑曰："三尺童子虽知此，八十老翁行亦难。"乐天立即叹服。被如此轻易地叹服，大概乌窠禅师也颇感不快吧。寺门前面有很多小孩手拿绢花在玩耍。雨后夕阳，甚是可爱。

书信完毕，幸好壁虎已不知去向。定于明天离开杭州。涌金门、回回堂……或许没有时间看这些地方了。我多少感到一些寂寥，脱掉外衣只穿一件衬衣钻进了床上的毛毯里。但突然间我不禁一跃而起，大喝了一声道："这个畜牲！"白色床单的枕头上，竟然有一只围棋子大小的蜘蛛，纹丝不动地钉在那里！光凭这个，西湖就不是个好地方。

十三　苏州城（上）

驴刚把我驮在身上，就一溜烟地跑了起来。地点是在苏州城内。狭窄的街道两旁，照例悬挂着各式招牌。原本已经十分逼仄的街道上，毛驴、轿子往来穿梭，人流熙熙攘攘。我的手一直牵着缰绳，一时间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这并非因为我胆小。跨着驴在中国的石板路上驱驰，实在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冒险。想切身体验一下这种冒险的读者，在做好被罚款的心理准备之后，只需骑自行车在东京浅草的商店街或者大阪的心斋桥大街上全速奔驰即可。

我和岛津四十起氏不久前刚刚抵达苏州。本打算上午就从上

海出发，但一不小心睡了懒觉没赶上预定的火车。并且还不只错过了一趟，而是一连错过了三趟列车。害得岛田太堂[1]先生在每次发车之前都来车站等候送别我们，所以现在想来还是羞愧无比。而且为了送我，他还特意作了一首七绝，这愈发使我诚惶诚恐。……

在我前面，岛津氏正得意洋洋地赶着驴。因为岛津氏不像我是初次骑驴，所以他的跨法十分稳当娴熟。于是我以岛津氏为样本，提心吊胆地试着调整坐姿与骑术。但是最后从毛驴上跌落下来的，并非是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而是当师傅的岛津氏自己。

狭窄的街道两旁的情形，在最初的几分钟内根本无暇顾及。过了几分钟后，才留心到我们经过了几家装裱店和宝石店。装裱店里陈列着山水花鸟等正进行裱装的字画。宝石店里翡翠、美玉、金银首饰等光闪夺目。每一样东西都感召着我对于姑苏城的优美的心境。但如果这份优美的心境不是在驴背上跃动的话，无疑会更加美妙。实际上，曾有一次望见了一家刺绣店墙壁上挂着的绣有牡丹、麒麟的红布，正要仔细看时，我的毛驴差一点撞上一个拉胡琴的盲人。

不过，赶着驴若是行走在平坦的石板路上，也并非怎样地无法忍受。可是一旦过桥就不然了，因为到处都是石拱桥，所以在上桥时几乎要滑落在地坐个屁股墩儿，而下桥时如果不走运的话，就有可能越过驴头摔个倒栽葱。并且苏州的桥之多，有“姑苏三千六百桥，吴门三百九十桥”之说。即使实际数字不是那么确切，但也并非全是瞎话。每次又将要过桥的时候，我便将姿势由死死地抓住缰绳改为紧紧地抱住马鞍。即便如此，在过桥时我也只看到了稍

---

①岛田太堂：岛田数雄(1866—1928)，曾为《上海日报》主笔。

脏的白色墙之间,有一条细细的运河水在闪闪发亮。

在继续了一段这样的旅途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北寺塔前。据说苏州的七座塔中,能够登临的仅此一座。塔前的草地上,两三个挎着篮子的老太婆在埋头摘草。据旅行指南上说,这块草地原先是刑场。所以,这里的草也应该被人血养得十分肥美。不过,在这座白墙沐浴在阳光之中的九层塔前,身穿蓝色衣服的老太婆三三两两地在安闲地摘着草,这可称得上是一幅颇为悠然的图景。

我们下了驴,来到塔的最下层的入口处。一个寺庙的男仆在格子窗内把守着大门。在收到了两角钱后,他便打开了一把大锁做出了请进的手势。上到塔的二层时,一盏马灯独自点亮在灰尘飞扬的黑暗中。再攀上梯子后,灯光就照不到了。我的手紧紧地抓着栏杆,冷冰冰的栏杆上,残留着来到此塔的千万善男信女们留下的手垢,令人畏缩。但是上到三层后,四面都开有窗口,所以不再被黑暗所困扰。塔内九层,都在桃红色的墙壁之间安置了佛像。桃红色与金色——这种颜色的搭配,奇妙地蕴含着一种肉感,具有明显的现代南国的情调。不知为何,我忽然有种在这座塔上一定会有中国菜馆的错觉。

十分钟后,我们登到塔顶上俯瞰苏州城。城内的街市在黑瓦屋顶间搭配着色彩明丽的白墙,面积比想像中的要大得多。对面那座雾霭朦胧的高塔,据说是孙权建造的著名的瑞光寺古塔(当然现在已几经重修)。城外处处波光粼粼、绿色成荫。我凭着栏杆,看着变得小小的两头驴在塔下吃草。在驴的旁边,牵驴的两个孩子并排坐在石头上。

"喂——"

我大声地喊道，可他们连头也没有抬。——人站在高塔之上，总是一件寂寞之事。

十四　苏州城(中)

我们在观看了北寺塔后，又参观了玄妙观。从我们刚才走过的那条宝石店林立的街上一拐，就是玄妙观。观前广场上有许多露天的摊床，类似于上海的城隍庙。面条、馒头、甘蔗、慈姑……在这些食品店之间，还有很多玩具店和杂货店。人当然很多，不过与上海不同的是，在熙熙攘攘的行人中几乎看不到身着西装的人影。不仅如此，也许因为地方过于空旷，显得不如上海那般热闹。虽然摊床上摆放着花花绿绿的袜子，随处飘荡着带着韭菜味的热气，虽然有两三个将头发梳得油光如漆的年轻女子，在黄绿色或淡紫色的裤子下，特意扭动着屁股在路上走着，但这一切无不透着一种寥落的乡土气息。我想，以前皮埃尔·洛蒂[①]在参拜浅草寺的观音时，一定也是同样的感受。

随着人流向前走，尽头处有一座大佛堂。虽说大，但柱子上的红漆已经剥落，白墙壁上也满是泥污。再加上前来上香的人来到这个佛堂的寥寥无几，所以就愈加显得荒凉。走进去一看，屋子里满满地挂着或石版或木版或手绘的字画，都是些便宜的挂轴，呈现

---

①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法国小说家。作为法国海军军官曾于1885年访问过日本，并根据这次体验创作了小说《菊子夫人》和日本见闻记《日本的秋天》。

着浓艳恶俗的色彩。但这里却不供奉这些字画，所有的字画都是贩卖的商品。正寻思着店主在哪里时，发现一个小老头坐在殿堂昏暗的角落里。这里除了挂轴，不仅没有供佛的香花，就连佛像的影子也见不到。

穿过殿堂后，有两个光膀子的男子在人群中正表演着双刀对长枪的较量。刀枪也许并未开刃，但只见那系着红缨的长枪与弯成钩状的大刀在阳光下明晃晃、亮堂堂，兵器相碰，火花四溅，颇为精彩。其间，扎着辫子的彪形大汉被对方打落了长枪，随即不停地躲闪着对方劈来的尖刀，然后猛地一脚踢向对方的腹部，对方则两手握刀凌空一翻。旁边围观的人哄然大笑。病大虫薛永、打虎将军李忠等好汉豪杰应该就是这些人吧。我站在殿堂的石阶上眺望着他们的格斗，仿佛走入了“水浒式”的世界中。

只是说“水浒式”的世界，也许还言不及义。在日本，从马琴①的《八犬传》到《神稻水浒传》、《本朝水浒传》，《水浒传》的仿作层出不穷。但那种真正“水浒式”的东西，全然不见于这类仿作之中。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水浒式”的呢？或许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灵光。天罡地煞一百零八个豪杰，并不像马琴所认为的都是一帮忠臣义士。从数量上倒不如说是一帮无赖汉结成的社团。但是使他们纠结在一起的力量，却并非是嗜好邪恶之心。记得似乎是武松所说，豪杰之士所喜好的，乃是杀人放火。此话说得严密一些的话：喜好杀人放火，便是豪杰之士。再解释得详尽一点的话：既是豪杰之士，区区的杀人放火根本算不了什么。也就是说在他们之

①马琴：曲亭马琴（1767—1848），江户时代小说家。本名泷泽兴邦，又称泷泽马琴。一生创作小说三百余部，共千余卷。

中，共有着蹂躏善恶于脚下的豪杰意识。无论是模范军人林冲，还是专业赌徒白胜，可以说只要有这种意识的便是兄弟。这样一种超越了道德的思想，不止于在他们心中，与日本人相比，更在古往今来的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不可闲视之。虽说“天下并非是一人的天下”，但是说此话的人想说的，不过是“天下不只是昏君一人的天下”。实际上心里想的，却是“取昏君一人的天下而代之为豪杰一人的天下”。再举一例，中国有“好汉回头便是神仙”的说法。神仙，自然既非恶人也非善人，是超越了善恶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不在乎杀人放火的豪杰们，在这点上确实只要一回头就能成为神仙。不信此话的读者可以读一下尼采的书。施毒的查拉斯图拉，其实就是切撒尔·包尔吉亚①。《水浒传》不是因为武松打虎、李逵挥钺、燕青摔跤才被千千万万人所喜爱的，让读者如痴如醉的，是磅礴于其中的粗犷豪迈的豪杰之心。……

兵器的声音又令我瞪大了眼睛，在我思索着《水浒传》之时，他们中的一个已换成了青龙刀，另一个则举着宽刃刀，开始了第二回合的厮杀。……

十五　苏州城(下)

来到孔子庙时已是日暮时分。骑着早已精疲力尽的毛驴，走

①切撒尔·包尔吉亚：文艺复兴时期罗曼涅亚城邦的君主。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将其作为精通权术的理想的专制君主的代表，并怀疑他暗杀了他自己的弟弟和妹妹。

在石缝间杂草丛生的庙前路上时，路旁寂寞的桑田的对面，瑞光寺废塔的白色身影依稀可见。每一层塔身上都长满了茑萝与野草。空中点点乱飞着这一带极多的喜鹊。这一瞬间我的心情真想用"苍茫万古意"来形容，哀伤的同时又有些欣喜。

幸运的是，这种"苍茫万古意"的心情，一直没有被辜负。在门外下了驴后，走进了一条已经淹没于荒草中的路上，只见阴暗的柏树和杉树之间，有一个长满浮萍的水塘。刚想走过去，就看到水边一个戴着红色条纹帽的士兵一边拨开芦苇和蒲草，一边在用三角形的抄网捕鱼。据说此处被称为江南第一文庙。虽重建于明治七年（1874年），但初建者则是宋朝名臣范仲淹。如此想来，此处的荒废，不也正是整个中国的荒废吗？但至少对于远道而来的我来说，正是这种荒废，才令我产生了一种怀古的诗兴。但我究竟是应该叹息，抑或是应该欣喜呢？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我踏上了长满青苔的石桥，口中不知何时轻轻吟咏起这样两句诗：

休言竟是人家国，我亦书生好感时。

——然而这两句诗的作者并非是我，而是在北京的今关天彭①氏。

穿过黑色的礼门，走过石狮之间的一段路后，便来到了一扇不知名的小便门。为了进门，需要给穿着青布褂的看门妇女两角钱。那个看上去十分贫穷的看门妇女和一个长着麻脸的十多岁的女孩一起为我们引路，让人看着觉得十分可怜。我们跟在她们后面，踏

①今关天彭：今关寿麿（1882—1970），中国学术、文艺研究家，汉诗人。著有《中国戏曲集》、《中国文人讲话》等。

着潮湿的石板路向前走。昏暗的石板之间,只有蕺菜花微微泛白。路的尽头,耸立着一扇叫做戟门的大门,著名的天文图和中国全图的石刻就在这里。在四周微弱的光线下,根本无法看清碑面。在进门的地方,排放着鼓和钟。礼乐之衰,何其甚也!——如今想来会觉得很滑稽,但当我看着那些落满尘埃的古朴的乐器时,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戟门中的石板地上,同样也是荒草萋萋。石板地面的两侧,近似于走廊一样的屋檐前,有几株粗壮的银杏。屋檐里据说是以前文官考试的地方。我们和看门的母女俩一起踏上了石板路尽头的大成殿的石阶。大成殿是庙的正殿,所以规模相当宏大。石阶上的龙,黄色的墙壁,正面蓝底白字的御笔匾额……我在殿外环视一圈后,进去看了一下昏暗的殿内。高高的天井上传来沙沙的声音,让人以为是下雨了一般,同时一种异样的臭味扑鼻而来。

"那,是什么呀?"

我急忙退出来,回头问岛津四十起氏。

"是蝙蝠,它们在天井上筑了巢。……"

岛津氏笑嘻嘻地回答。仔细一看,果然房屋的瓦片上落满了黑色的粪便。听着蝙蝠振翅的声音,又看到这般许多的粪便,难以想像会有多少蝙蝠在漆黑的梁间飞行,简直令人毛骨悚然。我一下子从怀古的诗境中,跌落到了戈雅①的画意里。如此一来,根本谈不上什么苍茫的古意了,俨然是一个鬼怪奇谭的世界了。

"就连孔子也会对蝙蝠无可奈何的吧。"

---

①戈雅:西班牙18世纪画家。他的作品将战争的血腥和野蛮表现得淋漓尽致,被称为革命与动乱的画布。

“哪里，‘蝠’和‘福’是同音的，所以中国人都是很喜欢蝙蝠的。”

再一次骑上毛驴，我们一边交谈着一边走在夜幕降临之后的昏暗的小路上。蝙蝠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也并没有被看成是令人恐怖的动物，毋宁说是被当作一种很风流的东西。像“蝙蝠安”①的文身就是确凿的证据。但是西洋的影响，不知何时像盐酸一样腐蚀了真正的江户。这样看来再过二十年，或许会有评论家论证在“蝙蝠矣飞出，乘凉水滨旁”的诗句中有波德莱尔②的影响也未可知。——毛驴在此间一路小跑，疾行在飘荡着新绿气味的空无一人的路上，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

十六　天平与灵岩(上)

去天平山白云寺参观时，看到依山而建的亭子的墙壁上，写满了排日的标语：“诸君，尔在快活之时，不可忘了三七二十一条”、“犬与日奴不得题壁”（话虽如此，岛津氏还是毫不在乎地题了一首层云派③的俳句）。更为激烈的，还有“莽荡河山起暮愁，何来不共戴天仇。恨无十万横磨剑，杀尽倭奴方罢休”这样的“名诗”。在这首诗的序中记述着，在来天平山的途中和日本人发生了争吵，因日

①“蝙蝠安”是狂言《与话情浮名横栉》的主人公，因面颊下刺有蝙蝠的文身而得名。

②波德莱尔：法国19世纪诗人。代表作有《恶之花》。

③层云派：1911年由荻原井泉水创办的杂志《层云》所倡导的新兴俳句流派。

本人人多势众而败下阵来，遂悲愤难忍。打听了一下，据说排日的唆使费在三十万日元左右，若是有这样大的效果的话，即便是在驱逐日本的商品方面，也毋宁说是一笔相当便宜的广告费用。我一边看着栏外嫩枫因雨气而垂下来的枝条，一边喝着寺院中和尚端来的带着佛堂香火气的茶，咬着硬邦邦的枣子。

"天平山比我想像中的要好，要是再干净点的话就更好了。……咦，山下那座殿的拉窗上嵌的是玻璃吗？"

"不是，是贝壳。在每一块木格子里都嵌着一块不知其名的薄薄的贝壳。关于天平山，好像谷崎先生也曾经写过吧？"

"是的，是在《苏州纪行》中。但好像和天平山的红叶相比，对他来说似乎还是来时途经的运河更有趣些。"

我们因为要攀登灵岩山，所以今天也是骑毛驴来的。即使如此，初夏时节的姑苏城外运河沿岸的乡间小路也是很美的。白鹅浮游的运河上，架着一座座高耸的古老的石拱桥。路边树阴清凉的槐树、柳树，还有青青麦田中开着红色玫瑰的花棚，都一一清晰地倒映在水面上。在这样的风景中，处处可以看到几户白壁的农家。更觉得风雅的是，每次经过这样的农家，朝窗口望去，总会有少妇或少女手拿绣花针在穿针引线。不巧是个阴天，如果天晴的话，在她们的窗外，应该能够清晰地看到灵岩、天平如画的青山。……

"谷崎先生好像也曾因为乞丐而大伤脑筋呢。"

"那种事谁都会觉得大伤脑筋的。不过苏州的乞丐还算是好的，我们去杭州灵隐寺的那一天……"

我不由得笑了出来。灵隐寺的乞丐的确不同凡响，是日本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想像的。夸张地捶胸顿足，或是不停地磕着响头，

或是把失去了脚的腿伸上来给人看。总之,是将乞讨的技巧展示到了最先进的地步。但是在我们日本人眼里,未免有些药力过猛了,难以使人生出怜悯之心,反而会由于其过分的做作和夸张而忍笑不禁。相比之下,苏州的乞丐只是一味地哭泣,所以给他们些施舍感觉也舒服一些。可是在经过狮子山的山脚下一个不知名的冷清清的村落时,不经意投了一枚钱,结果村里的小孩和女人都伸出手来围在毛驴周围,让人寸步难行。尽管杨柳依依,或是女人们依窗而绣,也不应只是一味地惊羡。在村里的一重白墙之内,如同筑巢的燕子一样,隐藏着难以想像的尘世的苦痛。……

"我们上山去看一看吧。"

岛津氏一边催着我,一边开始攀登亭子后面的山路。在泛着油光的嫩叶中,一条红土的山路细细地从岩石间穿出,让人欣喜无比。沿着斜斜的山路登临到尽头处,一块巨岩如屏风一般矗立在那里。以为是到了终点,但是在岩石和岩石之间,蜿蜒出一条仅容侧身而过的小路。不,不是蜿蜒出来的,简直是笔直通向青天的。我矗立在岩石下,仰望着被树枝和茑萝缠绕着的高远的天空。

"卓笔峰和望湖台就是在这座山上吧?"

"唔,也许是的。"

"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的登天平路吧。"

十七　天平与灵岩(中)

登上有"万笏朝天"之名的山顶的丛岩之后,又沿着山路下来,

在回到刚才的亭子前,可以看到一条长廊横穿而过。顺着转弯处转过去,有一方由龙头和拟宝珠的柱栏围成的水池。顺着白铁皮的引水管,滴滴答答地滴落在池中的,是有名的“吴中第一泉”。池的周围林立着大大小小的碑石,上面雕刻着“白云泉”、“鱼乐”等涂了油漆的字迹。作为“吴中第一泉”,那泉水委实太脏了,而那些碑不过是将其与一般的烂泥塘相区分的广告而已。

池前有一个名为见山阁的地方,里面挂着中式的灯笼,还有崭新的绸被子。要是能在那里躺上半天的话,应该十分不错的。而且,倚着窗望去,野藤摇曳的崖壁上翠竹丛生。远处的山脚下,水光潋滟的大概就是乾隆皇帝命名的高义园的林泉。往上看去,我们登临的山顶的部分已经撩开了薄薄的雾霭。我倚在窗边,俨然感觉自己成了南宗画中点景的人物似的,稍稍摆出了一份悠然的姿态。

“天平地平,人心不平。人心平平,天下太平。”

“那是什么?”

“是写在刚才墙壁上的排日的口号之一。语调很不错,不是吗? 天平地平,人心不平。……”

在天平山看了一圈之后,我们又骑上了毛驴,前往灵岩山上的灵岩寺。灵岩山上有传说中西施弹过琴的岩石,还有范蠡被囚禁过的石屋。自幼年时爱读《吴越军谈》[①]以来,西施和范蠡一直是我所喜爱的人物,与他们相关的古迹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这自然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但事实上因身负报社的使命,所以也怀着一种自私的打算,一旦要写游记的话,还是应该尽量多去和

①《吴越军谈》:17 世纪末清池以立所作,共十八卷,描绘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兴亡。

英雄美人相关的地方看看,这样才能万事无忧。这样的盘算,从上海到江南一直都萦绕在我的头脑中,过了洞庭湖也没有能够抛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的旅行一定还会更多地接触中国人的生活,不会过多地沾染上汉诗与文人画式的学究气,而会更符合小说家的身份和口味。不过,现在没有太多的功夫闲扯。总之,先奔往灵岩山而去。但还没走出一公里的路程,不知何时起就再也没有路了。四周青草郁郁的湿地上,生长着低矮茂密的灌木。正觉得有些奇怪的时候,牵毛驴的两个小孩也在那边停住了脚步,不安地说着什么。

"不知道路了吗?"

我问岛津氏。岛津氏就在我前面,稳稳地坐在一头瘦驴上,好似身陷大泽的项羽一般,向四周环视了一圈。

"好像不知道了。——啊,那边有老百姓。喂,蒙蒙看!"

但是,"蒙蒙看"这句话,已由牵驴的孩子先说了。既然说附近有老百姓,那么这句话肯定是向老百姓问路的意思。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的话,"蒙"就是问答的问。——我这么想着,也赶紧向为我牵驴的小孩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蒙蒙看!蒙蒙看!"

"蒙蒙看"就像秘咒似的,马上就让我们知道了路。据牵驴的孩子回复,径直朝右走就能到灵岩山的山麓。我们赶紧按照他们所说的方向调转了驴头。可是,又走了大约一二公里的路程,不但没有走到大路上,反而走进了一个寂静无比的山谷。嶙峋突兀的岩石间,生长着几株细细的松树。而且地面明显残留着洪水过后的痕迹,有的松树被连根拔起,山腰的泥土似乎也已经崩塌。更麻烦的是,沿着山谷向上走了一会儿后,毛驴终于也走不动了。

“这可糟了!”

我仰望着山上,不由得叹着气。

“哪里,这样也很有趣啊。那座山肯定就是灵岩山,肯定是的。我们先爬上去再说吧。”

岛津氏好像给我打气似的,故意装出很快活的样子。

“毛驴怎么办呢?”

“毛驴就让它们在这边等着吧。”

岛津氏跳下驴后,让一个小孩和两头毛驴留在了松树林中,雄赳赳气昂昂地朝山上登上去。当然,说是登上去,其实并没有登上去的路,而是拨开丛生的野蔷薇和箭竹,拼力地朝山坡上爬去。我和另一个牵驴的小孩一起,不甘落后地紧紧跟着岛津氏。但是,我病体刚愈,这样一爬便立即上气不接下气。而且,爬了还不到二十米左右,噗地有一滴冰冷的东西落在了我的脸上。同时,山上的树木也开始瑟瑟摇曳起来。下雨了。我为了不滑倒,紧紧抓着细细的松树干,向脚下的山谷望去。谷底的毛驴和小孩也正淋着雨水,看上去小小的。……

十八　天平与灵岩(下)

好不容易走到了灵岩山。[1]一看,只不过是一座孤寂的秃山而已,顿觉一路的辛苦不免有些枉然。首先所谓的西施弹琴台,所谓的著名的馆娃宫遗址,只不过是山顶处的一块岩石裸露的,甚至连草都没生几根的荒芜地带。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怎样的诗人,也

不可能像我们的李太白那样沉浸在"宫女如花满春殿"的怀古幽情里。要是天气好的话,这里还能远眺太湖的水光山色,可不巧的是今天无论向哪一个方向望去,都只是弥漫着氤氲的云烟。我站在灵岩寺发朽的长廊下,听着潇潇雨声,仰望着七层高的废塔,不仅没有回想起什么古人的名句,反倒真真切切地感到了腹内的饥饿。

我们在寺里的一个房间吃了一些饼干当作午饭。肚子虽然填饱了,精力却一点也没有恢复。我一边喝着带着土腥味的茶,心中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悲哀。

"岛津先生,你能不能跟庙里的和尚商量一下,我想要一点白糖……"

"白糖? 要白糖干什么?"

"想舔着吃一点。没有白糖的话红糖也可以。"

但是在吃了满满一小碟乌黑的砂糖后,依然还是浑身无力。雨也一直没有停歇的迹象。到苏州的路程若按日本的里数来算的话,也有四五日里的路程。想到这些,就越发地闷闷不乐了。觉得自己的肋膜炎很可能会复发。

这种凄凉的心情在下山的途中不断地加重。风雨从阴暗的空中不断地向我们袭来。我们原本是带着伞的,但在刚才下驴的时候,把两把伞都留在那里了。路自然很滑,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三点。然而,我们遭受到的最后打击,是到了山脚的村子也没有看到我们的毛驴。牵驴的小孩大声地叫着同伴的名字,但只有山谷传来的回声在回响着。我迎着扑面而来的雨水,对着已浑身湿透的岛津氏说:

“毛驴不在的话，怎么办呢？”

“肯定在的。不在的话就只好走回去了。”

岛津氏还是很有精神，也许是为了安慰我而强装出来的。但是，我一听这话，忽然大为恼火。原本动肝火这种事，决不是强者的所为。我在这种情况下生气，也完全因为自己是一个弱者。纵横四百余州的岛津氏和经常把脉自诊、病体初愈的我——从对艰难困苦的忍受力比较而言，我不及岛津氏一丝一毫。也正因如此，岛津氏的无动于衷激起了我的满腔怒火。我在前后四个月的旅行中，只有这一次毫不掩饰地板了一副不快的面孔。

此间，牵驴的孩子为了找驴去了村外。我们站在一户农家的门口，一边避雨一面等着牵驴的孩子回来。古老的白墙、铺着石头的村路、雨中闪着光的路边桑叶……除此之外几乎不见人影。拿出表来一看，已经四点了。不停的雨，四五日里的路，肋膜炎……此外，我一边担心着天黑下来，一边为了不着凉感冒不停地跺着脚。

这时，出现了一个像是屋主的苍老的中国人。朝屋里一看，里面停放着一顶轿子。这个老人的副业肯定是抬轿的。

“不能从这儿雇轿子吗？”

我强忍着怒火，问岛津氏。

“问问看吧。”

但是，即便岛津氏的上海话能够让对方听懂，遗憾的是对方的苏州话好像很难让岛津氏听懂。岛津氏在几个回合的问答之后，最终还是断了继续交涉的念头。我不期然地回头一看，岛津氏竟毫不在意地摊开了笔记本，正在记下他今天所得的俳句。我看着他这个样子，就好像是看到了面对罗马的熊熊大火而微笑的尼禄

似的,有一种非得找碴儿吵一架不可的冲动。

“彼此都给对方添麻烦,如果做向导的不熟悉当地情况的话……”

听了我吵架似的话,岛津氏也马上生气了。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想来,不得不承认当时没有被岛津氏暴打一顿,真是不幸中之万幸。

“不熟悉情况?可是来之前不是就说过我不熟悉的吗?”

岛津氏瞪着我。我也一面跺着脚,一面毫不示弱地回瞪着岛津氏。——顺便插一句,此时就算要摆架子,也要好好站直了再摆。一边摆着架子,一边规矩地做着跺脚的机械式运动,似乎十分有损威严。

雨依然不停下着。等了多时,还是没有听到毛驴的铃声。我们在寂静的桑田前,两个人都紧紧地绷着脸,一直那样站着。

十九　寒山寺和虎丘

客人:苏州怎么样?

主人:苏州是个好地方。依我说的话,苏州是江南第一。苏州还没有像西湖那样染上美国味。仅这一点就十分难得。

客人:姑苏城外的寒山寺呢?

主人:寒山寺吗?关于寒山寺,可以去问一下任何一个去过中国的人。大家肯定都会说没有意思。

客人:你也这样觉得吗?

主人:是啊。的确是没有意思。现在的寒山寺,据说是明治四十四年(1911 年)由江苏巡抚程德全重建的。大殿也好,钟楼也罢,外部全都涂上了一层红色,这些俗气不堪的建筑上,哪里还有"月落乌啼"的诗意?而且,寒山寺坐落在城西一里处的一个叫枫桥镇的小镇上。那也是一个毫无特色的十分脏乱的镇子。

客人:那岂不是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了?

主人:如果说尚有几分可取之处的话,恰恰就在于它的毫无可取之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寒山寺是日本人最熟悉的寺。无论谁去江南一游,都要去寒山寺看一看。即使是不知道《唐诗选》的人,也都知道张继的那首诗。据说程德全重修寒山寺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很多日本人前去参拜。为了对日本表示敬意,才如此倾尽全力。所以,在使寒山寺变得俗气不堪的这件事上,其实日本人也负有责任。

客人:可是日本人不是不太喜欢那里吗?

主人:好像是这样的。但那些讥笑程德全愚昧的人,只要是碰到讨好西洋人的场合,便会和程大人做同样的蠢事。寒山寺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是不是十分耐人寻味?特别是寺里的和尚一见到日本人,就会马上摊开纸,洋洋得意地写下"跨海万里吊古寺,惟为钟声远送君"这样拙劣的字句。然后,在询问了对方的名字之后,添上"某某大人正"之类的辞令,一张叫卖一元钱。日本游客的面目在此处不也可以略窥一二了吗?而且更有趣的是,刻有张继之诗的石碑在寺内共有新旧两块。旧碑是由文徵明所写,新碑是由俞曲园所写。那块旧碑上的字,已经缺失了很多。是谁把它们弄掉的呢?据说是喜爱寒山寺的日本人。——大体上就这几

点来说，寒山寺还是值得一看的。

客人：那不就等于瞻仰国耻吗？

主人：确实如此。也许程德全是为了愚弄日本人，才重修的寒山寺呢。就算不是愚弄，像所有中国游记作者那样讥笑程德全的话，也有些过于残忍。即使在日本的诸位知事大人当中，能做出类似的“英明决断”的人士，难道不是大有人在吗？

客人：宝带桥呢？

主人：只是一座长长的石桥罢了。稍微有一点不忍池[①]上的观月桥的感觉。当然并没有让人感到那样俗气。“春风春水春草堤”——这些要素都还是一一具备的。

客人：虎丘是个好地方吧？

主人：虎丘已极为荒废了。据说那里是吴王阖闾的墓，现在已完全变成了一座土山。传闻说，那里面埋藏着金镶玉嵌的鸭子和三千宝剑。光听这些传说还有兴趣一些。那里有许多颇有来历的难得的遗迹，秦始皇的试剑石、聆听过梁代高僧生公说法的点头石、江南美人真娘之墓等等。但无论谁去看了之后都会觉得没什么意思。特别是有一天去看的剑池，与其说是池，倒不如说是一个水坑。并且已经形同垃圾场一般，王禹在《剑池铭》中所描述的“岩岩虎丘，沉沉剑池。峻不可以仰视，深不可以下窥”的景象，是无论如何也已经想像不到了。只是在落日余晖的天空下仰望微微倾斜的虎丘塔时，心中才涌起一股近乎悲壮的感觉。这座塔荒废已久，每一层都长满了荒草，而且，无数的鸟大声叫着，在塔的周围盘旋，

---

①不忍池：位于东京上野公园内。

令人愉悦。我向岛津氏询问那些鸟的名字，他回答说好像叫“PA-KU”。至于“PAKU”的字怎么写，岛津氏也不知道。你知道“PAKU”是什么吗？

客人：是“PAKU ”吗？“PAKU ”是一种吞吃噩梦的野兽。

主人：到底日本的文学家对于动植物的知识还是太缺乏了。南部修太郎曾经将日比谷公园里的芦苇当成了麦子。……唉，这些事暂且不论。塔的外面还有一座叫小吴轩的建筑。在那里远眺的景致非常不错。暮色笼罩下的白壁新树，穿行其间的水路波光……看着眼前的景致，听着远处的蛙鸣，不禁感到了一丝的旅愁。

二十　苏州的水

主人：除了寒山寺、虎丘之外，苏州还有很多著名的园林，如留园、西园等等……

客人：那些园林不都是很无趣的吗？

主人：嗯，的确没有什么值得敬服之处。但是对于留园之大，具体地说，并非庭院本身之大，而是建筑整体的宏大，这一点让我产生了些许奇妙的感觉。俨然走入了白墙筑起的迷宫一般，不知该身往何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绵延不断的走廊和房间。园子也差不多一样，竹子、芭蕉、太湖石等等，全都是些相似的东西，更容易让人迷路。若有一天被诱拐到那样的房子里，恐怕跑也跑不出来。

客人：有谁被诱拐了吗？

主人：当然不是，怎么可能会被诱拐呢？只不过总有那样的感觉而已。不久之时，中国的谷崎润一郎说不定会写出一篇名为《留园的秘密》之类的小说呢。将来的事姑且不谈，对于读《金瓶梅》、《红楼梦》的读者来说，那里现在还是值得一看的。

客人：寒山寺、虎丘、宝带桥……哪一个都没什么意思的话，这么说来苏州大体上也是个没什么意思的地方喽？

主人：那些地方都很无趣。但苏州并不是一个无趣的地方。苏州就像威尼斯一样，最重要的是有水。苏州的水……对了对了，说起苏州的水，我当时曾在日记本里写下过这样的《自然与人生》①式的名文：

——"不知桥名，且倚石栏观河水。阳光。微风。水色似鸭头之绿。两岸皆粉壁，水上倒影如画。桥下过舟，先见其红漆的船头，继而见其竹编船舱。橹声咿呀入耳时，船尾已穿桥而出。一枝桂花顺水漂来，春愁与水色共深。"

——"暮归。骑蹇驴。路常临水畔。夜泊之船皆掩篷。明月，水霭，两岸粉壁之倒影，朦胧皆在水中。窗前灯影之下，人语时而相闻。或又有石桥。偶有桥上过客，弄胡琴三两声。抬头仰望时，其人已不在，唯见桥栏高耸。此情此景宛如《聊芳楼记》所载。阊阖门外宫河边，珠帘重重明月中，不知薛家绣楼今安在？"

——"春雨霏霏。两岸粉壁，多见苔色。水上浮鹅三四。桥畔柳条，殆欲及水面。入画抑或过为常套，亲见其景却绝非恶俗。有舟徐至桥下，舟上所载为一棺。舱中一老妪，点香于棺前合手奉拜。"

①《自然与人生》：自然主义文学家德富芦花所著的随笔集，刊于1900年。

客人：哦，你这不是已经大大地赞赏一番了吗？

主人：仅就水路而言确实很美。仿佛就像日本的松江[1]一样。但是那白墙倒映在窄窄的河道中的景致，即使在松江也是见不到的。至今还觉得遗憾的是，最终没有乘坐画舫巡游。但对于苏州的水已彻底地叹服，并未留下什么遗憾。遗憾的是没有见到美人。

客人：一个也没有见到吗？

主人：一个也没见到。按村田君的话来说，闭着眼睛随便抓一个苏州的女子，就肯定是美女。中国艺妓使用的语言，好像都源自于苏州话，所以那样说恐怕并非虚言。但据岛津氏说，苏州的艺妓要么是那些会讲苏州话而准备进军上海的候补生，要么是那些到了上海后也未走红所以又回来的落伍者，所以才没有什么出色的。的确，这也言之有理。

客人：所以就一个也没有见到吗？

主人：哪里，也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比起看艺妓来，我更想多睡哪怕一个小时。那时因为骑毛驴，屁股都磨烂了。……

客人：真是个不争气的男人。

主人：我也觉得自己很不争气。

二十一　客栈与酒馆

岛津氏出门去了，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慢悠悠地吸了一根敷

---

①松江：岛根县松江市。

岛牌香烟。两张床、两把椅子、一张放着茶具的桌子，还有一个带镜子的洗脸架。——除此之外，既没有窗帘也没有地毯，只是在赤裸着的白墙上锁着一扇涂漆的大门。但是，比我想像中的要干净一些。可能是因为撒了很多灭跳蚤的药粉，很幸运没有被臭虫咬到。若是这样的话，在中国的旅馆里投宿，远远要比在总要为小费而费神的日本人经营的旅馆里住宿更加省心省事。——我想着这些，随意朝玻璃窗外望去。这个房间是在三层，窗外的视野相当开阔。但是看到的，只是夕阳下一片黑沉沉的孤寂的瓦屋顶。不知何时琼斯曾经说过，最具日本特色的孤寂，是弥漫在从三越百货公司的最上层向下俯瞰到的连绵无际的瓦屋顶上。为何日本的画家们却……

我被一个声音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在漆门的入口处，站着一个穿着最常见的蓝布褂的低矮的老太太。老太太笑眯眯地好像跟我说着什么，但我这个像哑巴一样的旅行家当然是一句也听不懂，我只好不知所措地一直看着她的脸。

这时，在敞开着的门口处，一团鲜艳的色彩一晃而过。水灵灵的刘海，水晶的耳环、缎面的浅紫色的衣裳……一个少女摆弄着手中的手帕，没有往屋里瞥一眼，只是静静地穿过了走廊。老太太又在那儿语速极快地说着什么，还得意地笑着。不必等岛津氏的翻译，我已经明白了她的来意。我把两手搭在矮小的老太太的肩上，将她的身子向右一转。

"不要！"

这时，岛津氏也回来了。

那天晚间，我和岛津氏一起到了城外的一家酒馆。岛津氏曾

作过“老父醉老酒，侧颜更可掬”这样的自题诗式的俳句，酒量自然也是相当地厉害。我几乎不会喝酒，之所以能在酒馆的一隅一直坐上一个多小时，一方面是仰仗岛津氏德高望重之力，另一方面也是赖于酒馆中充溢着的小说般的氛围之功。

我们共去了两家酒馆，暂且只介绍其中的一家。那家酒店的四周都是白色的墙壁，天井很高。房间的尽头是一扇破旧了的格子窗，所以在晚上也能看到窗外过往的行人。桌子和椅子的漆已经剥落，原先涂着的应该是绛红色的油漆。我一边啃着甘蔗，一边不时地隔着桌子给岛津氏斟酒。

在我们对面的桌子上，有两三个脏兮兮的人在喝酒。在对面稍远处的白墙脚下，堆放着无釉的酒坛，几乎一直堆到天井。听说上等的老酒是装在白瓶子里的，所以这个店门口的金字招牌上写的“京庄花雕”什么的，肯定是吹牛。睡在地面上的一只狗瘦得可怜，头上还长满了癣。过往的毛驴传来的铃声，流浪艺人的胡琴声，——在这样一片嘈杂之中，对面的一桌人开心地划起了拳。

这时一个长着粉刺的男人肩上挂着一个肮脏的木桶，朝我们的桌子走了过来。朝桶里面一看，里面装的是些绛紫色的像内脏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

“猪的胃和心脏，很好的下酒菜。”

岛津氏拿出两枚铜钱。

“不妨尝一尝看，稍带一些咸味。”

看着放在一小片旧报纸上的两三块内脏，我遥想起了东京医科大学的解剖学教室。母夜叉孙二娘的黑店暂且不说，今天在如

此明亮的灯光下竟卖这样的下酒菜，老大国到底是与众不同。当然我没有吃。

二十二　大运河

我们坐在从镇江到扬州的蒸汽船的头等舱内。这样说似乎听来很奢侈，但其实这艘船的头等舱跟奴隶船的船舱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所坐的，不过就是船舱漆黑的地板。地板下面，肯定径直就是船底了。被称为头等舱的理由，是因为不管怎么说这里还算是一个房间。而下等舱则在船顶，根本算不上一个房间。

船外是有名的扬子江。扬子江水是赭红的，这一点就连中学生都知道。然而，到底红到什么程度，不实际泛舟于江上是无法想像的。在上海期间，只要看到黄浦江的水，我就会想起黄疸。现在想来的话，那多少是因为与海水交汇，才呈现出黄疸的颜色。但是，扬子江的水色要远远比黄浦江红得多。如果要找相近的颜色的话，跟金属的红锈非常相似。这种颜色在起伏的波涛之间，涤荡着深紫色的水影，浩浩荡荡、无边无际。尤其这一天是个阴天，这种颜色就显得更为凝重。江上除了有无数的帆船之外，还有一艘飘着英国国旗的双桅轮船正在全力与浊浪争斗。当然事实上也许不必争斗，也是能够顺利航行的。但看到那艘涂得雪白的船缓慢地溯江而上的样子，总给人一种在拼力争斗的感觉。我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对扬子江表达了敬意之后，然后就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们在昨晚大约十二点左右从苏州的火车站乘上了火车，抵达镇江时已是黎明时分。走出火车站一看，车夫们都还没有聚集起来。只有阴沉的天空中聚集着几只乌鸦。我们便先去火车站前的茶馆中吃早点。茶馆的人也刚刚起来，说面食一下子还不能马上做好。于是，岛津氏就让茶馆的老板将一种现成的东西拿来。既然是现成的，自然不会是什么上等的食物。亲口一尝，感觉像是烤麸又像是腐竹，总之是那种不想再吃第二遍的极为古怪的东西。在历经了这样的艰难之后，好不容易才乘上了这艘轮船，所以在放心歇了一气之余，睡意袭了上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迷迷糊糊地睡了一阵之后，向轮船外面眺望，不知何时船已过了瓜洲，碧草青青的长堤呈现在眼前。此处已不是长江，而是由隋炀帝开凿的，绵延两千五百英里的世界第一的大运河。但是从船上望去，并看不出特别的宏伟之处。在薄日当空的长堤上，时而点缀着几点蔬菜的青绿，时而闪动着农夫的身影，感觉异常平凡亲切，就像是在日本时，坐上去铫子[1]的轮渡从船窗眺望葛饰[2]一带的平原一样。我边吸着烟，边为日后要写的游记打着腹稿，想酝酿出一点怀古的诗情。尝试了一下，但并没有像想像的那么容易。首先，我所感受到的东西都悉数被旅行指南破坏殆尽。试举几个例子出来的话，大致如下：

我：啊，据说隋炀帝不仅在长堤上种植了万株杨柳，而且还每隔十里建造一亭。长堤还是昔日之长堤，只是不知炀帝今在何处？

旅行指南：长堤也非昔日之长堤。尔来五代以降，元明清皆定

---

①铫子：千叶县铫子市。

②葛饰：现东京葛饰区，原为东京郊外。

都北京，因需江南之粮，故多次重修运河。看着堤上的草色追怀炀帝，不啻于站在银座的尾张町上思念太田道灌①。

我：大运河水一如以往一样，悠悠贯穿南北。但是，隋朝却如梦幻一般，转瞬间土崩瓦解了。

旅行指南：大运河水并未贯穿南北。在山东省临清州，因为河底已被改作田地，舟楫所通处到此为止。

我：啊，往昔啊，美好的往昔！即使隋朝已亡，但在如云美眷的相拥之下，泛舟于运河之上的风流天子的富贵与荣华，如同壮丽的长虹一般横跨于历史的际空。

旅行指南：炀帝并非一味沉湎于淫乐。那只不过是为了使他为大业七年远征高丽而作的筹备工作不暴露出来，在表面上故做出来的悠闲而已。这条大运河，也可以认为是为远征高丽运送粮草之需而特地开凿的。你是将《迷楼记》、《开河记》之类同正史混为一谈了吧？那些低俗读物不足为信。特别是《炀帝艳史》之流，即使作为小说来读也是一部低劣之作。……

我吸完烟的同时，也打消了制造诗情的念头。一头毛驴驮着一个小孩，朝着与轮船相同的方向，走在春风荡漾的长堤上。

二十三　古扬州（上）

扬州这个城市的特色，首先就在于它的破旧。两层的楼房几

①太田道灌：（1432—1486）室町时代武将，以建造了江户城（现东京）而知名。

乎看不到,即使是所见的平房,也都是一副破旧不堪的样子。马路上是凹凸不平的铺路石,而且到处淤积着泥水。对于看过了苏州与杭州之后的游人来说,感觉甚是悲哀也不为夸张。我坐在沾满泥巴的黄包车上穿街过巷,好不容易到了盐务署的门口时,心想就算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若是这样的地方,也无趣得很。

盐务署的门前,除了石狮子之外还站着值班的哨兵。我们说明来意后,就来到了长长的石板路尽头的高大的官署正门处。在杂役的带领下,走进了铺着草席的会客厅。会客厅外边的院子里长着几株梧桐。透过树梢,可以看到下着蒙蒙细雨的天空。官署中一片寂静,不知里面人在何处。原来官吏之清闲一如既往,那么从前的欧阳修、苏东坡等文人墨客在享受了其本职的酌酒吟诗之余,出来当当官儿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等了一会儿后,进来一个既像老人又像年青人的穿着西装的官吏。这是扬州惟一的日本人,盐务长官高洲太吉氏。我们从上海的小岛氏那里拿到了致高洲氏的介绍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毫不争气的我可能就不会有来扬州的念头了。即使来了,如果没有结识高洲氏,也一定不能尽兴地游玩。虽然有些失礼,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向小岛梶郎氏表示感谢。读过《上海游记》的诸位可能还会记得,小岛氏就是那位为庭院里初开的樱花而欣喜自得的,颇具俳句诗人气质的绅士。高洲氏在一张大桌子的对面招待我们入座,爽朗地与我们作着交谈。据先生自己说,外国人在扬州做官的,前有马可·波罗,后就只有高洲氏一人而已。我当时听了这话,对高洲先生大为敬仰。如今一想,感觉自己好像有些吃亏了。今年今月今日今时,走进扬州盐务署的,前脚有岛津四十起,后脚就只有我了。

在高洲氏招待我们吃了面条之后，我们为了看一看扬州城，就和高洲氏一起走出了盐务署的大门。两三个站岗的哨兵向我们持枪敬礼。毛毛细雨已经停了，但路上依然泥泞不堪。我走在泥泞之中，想到又是要去看所谓的古迹，心里不免发怵。但一问高洲氏，回答说是乘画舫游览。若是乘画舫的话，当然就不必垂头丧气了。我一听这话，忽然燃起了扬州再大，也要把它周游一遍的愿望。

我们在高洲氏的家里休整了一下，不到三十分钟后，终于乘上了系在门前江边的带有船顶的画舫。画舫在一个满脸褶皱的船老大的撑篙下，径直朝河道中划去。河面十分狭窄，水色出奇地发黑。说实话，这里与其称作河，不如叫作河沟更为合适。黑色的水面上，游动着几只家养的鸭子和鹅。两岸时而是脏兮兮的白墙，时而是贫瘠的油菜田，时而是河岸已坍塌的长着灌木的孤寂的原野。无论走到哪里，都看不到杜牧的名诗中"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情趣。更有甚者，间或看到用砖垒砌起来的桥，或者看到有中年妇女在水边清洗沾满了泥浆的鞋，如此情景，都大伤我意欲吟怀的诗兴。但这些还算是好的，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这条大沟里的臭气。我闻着这股臭气，一直坐在船里，感觉肋膜附近好像又开始隐隐作痛。可是高洲和岛津两位先生，却像是泛舟于撒满香料的河上似的，毫不在意地交谈着。我确信，日本人一旦在中国久住，首先嗅觉就会变得迟钝。

二十四　古扬州(中)

水路的尽头，有一道贯穿城门的水闸。水闸边有人专门把守，

只要有船来了就会把闸打开。划过水闸，河面一下子变得很宽阔。画舫的左侧，绵延着扬州城高大的城墙。这里城墙的瓦片之间也是茑萝成网、灌木丛生，与苏州、杭州并无二致。在水和城墙的相接处，有小洲隆起，其泥土的颜色，一直延伸到芦苇丛的对面。画舫的右边有很多竹林。在其间，可以看到一户百姓人家。这户百姓人家整整一面的墙壁上，贴满了黄豆面年糕饼大小的东西。并且，在那户人家的门前，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还正在不断地制作着这样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是为了准备冬天的燃料而正在晒牛粪。

穿过了水闸之后，水就不像之前那么臭了。随着画舫的前行，景色也渐渐变得美丽起来。特别是在一片竹林的背后，有一家古色古香的茶馆。一打听茶馆叫做绿杨村，名字十分风雅。仔细观察，围坐在茶馆的桌边观望着河道的茶客们，无不具有一种太平之相，真不愧为“绿杨村”里的村民。

此时，在我们的画舫前面，另一艘画舫也在划行。乘坐在那艘画舫上的都是女客，而且那个撑篙的女子梳着日本式的发辫，上面还插着一朵红玫瑰。我想着再过五分钟就可以赶上她们的船，到时就可以瞥一眼扬州美人了。可是到了城墙尽头的水路分叉处，她们的画舫向右拐了，而我们的画舫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冷漠地掉转了船头。遥遥地目送着她们的船，只见船尾的水痕，在两岸静静的芦苇中间留下了一道微白的水光。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我忽然觉得杜牧诗中所言，未必是夸张。似乎在这扬州的风物中，有一种能够把我都变成诗人的舒心的惆怅。

画舫在船夫的棹下，划开水上的水草，穿过了一座由硕大的石块垒成的石拱桥。在桥拱的石面上，记不得是用粉笔还是油漆，总之写着白色笔迹的排日宣言。穿过桥下，画舫按照高洲氏的命令，斜着向右岸驶去。那边的水岸边，成片浓密的杨柳低垂着柳枝。

"刚才的桥？刚才的桥是大虹桥，这边的岸叫春柳堤。"

高洲氏一边让船停靠一边告诉我。

登上春柳堤一看，在隔着路的麦田的对面，有一座草色浅浅的小山。在小山上，排列着几个像鼹鼠拱出的泥土一样的小小的土馒头。墓如果能够建在这里也不算太坏。甚至感觉在扬州的地下，似乎死人也在微笑着。朝着徐氏花园的方向，我在柳树下信步走着，默默暗诵着隐约记得的缪塞的诗句。缪塞——但究竟是不是缪塞的也记不清了。实际上，只是在嘴里随意地低吟着"柳"、"墓"、"水"、"恋"、"草"等等与彼时彼地相贴切的词语而已，于是便有了缪塞诗境里一般的感觉。

在徐氏花园看了一圈之后，我们又乘上画舫，按原来的方向逆江而上。于是，在水的对面，看到了著名的五亭桥。五亭桥又名莲花桥，是一座在石拱桥面上，建造着中间一个、左右各两个，共五个亭子的相当奢华的拱桥。亭的柱子和栏杆，都涂着古雅的朱红色，奢华却不浓艳。只是觉得，桥基石头的颜色如果再带一些陈旧感就更好了。但是从总体来说，极具中国式的古雅之风，甚至让人觉得，它与四周丛生的柳树、芦苇在一起，显得多少有些不够和谐。当桥影在天空微微泛蓝的背景中出现在柳丛中时，我不由得微笑

起来。西湖、虎丘、宝带桥……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地方不好，但至少自从上海以来，最使我感到幸福的便是扬州了。

二十五　古扬州(下)

"五亭桥畔有个喇嘛塔。这个寺据说叫法海寺，涂红的大殿自不必说，喇嘛塔也是极尽荒废的。但是在稀疏的竹林上空，耸立着巨大的圆锥型的塔身，这般景象也颇为壮观。我们在寺中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画舫上。

"在岸的两边，孤寂的芦苇丛中依旧挺立着槐树或柳树。法海寺的对岸，应该就是乾隆皇帝的钓鱼台，在这水乡独特的风景中，矗立着一座古老的亭子。水路尽头，是平山堂所在的蜀冈。远远地从画舫望去，松林、麦田、红色的土崖、蜀冈色彩斑驳的风光，一切充满了诗情画趣。冈上的蓝天上，一片白云静静地流动着，时而显露出碧蓝的晴空。——这样微妙的光线变化，也为景致的构成起了不小的作用。

"从画舫上岸之后，去了蜀冈。那一带，至少在欧阳修所修建的平山堂的四周，还是极其闲静雅致的所在。虽然平山堂和法海寺内的大雄宝殿并列着，但当走进阴冷昏暗的充满尘埃味道的堂内时，不知为何仍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我读着里面的匾额和对联，又眺望着栏外的风景，在堂中徘徊了一阵。堂的主人欧阳修自不待言，来此处游玩的乾隆皇帝，肯定也曾像此时的我一样，享受了这份从容的心境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虽身为凡夫俗子，

但也算与古人神交了。堂前有白皮松树两株,亭亭如盖,凌驾于高高的瓦顶之上。我仰望着它们,想起了在郑苏戡先生的阳台外也种着这样的白皮松。被松梢遮住的天空中,不时有杜鹃啼叫而过。……”

我写信写到一半,边写边“啊!”地一声向高洲氏点头致意。因为高洲氏在我面前放了一碗决明子茶请我喝。我们参观完名胜古迹后,回到了高洲氏的家。高洲氏的家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房子说好听些就像一个中国的草庵,说难听些就像一个贫穷的农家,是一间屋顶上铺着稻草的建筑。但花草繁盛的庭院,却绝非贫穷的农家可比。尤其是在暮色中,眼前的瓜叶菊和雏菊隐约可见,令人感受到如同明星派[①]的诗歌一般的心境。——我望着玻璃窗外的庭院,把写到一半的信扔到一旁,慢慢地品着热热的决明子茶。

“只要喝这个就能无病而长寿。我不喝咖啡和红茶,从早到晚只喝这个。”

高洲氏在茶碗前宣传着决明子茶的功效。想来之所以被称作决明子茶,是因为它是由决明的种子煎熬出来的。在里面放入牛奶和砂糖,作为饮料应该不算太糟。

“也就是何首乌一类的东西吧?”

岛津氏喝了一口茶,擦着沾在胡须上的水滴。

“何首乌,那可是淫药啊,决明子决不是那样的东西。”

我不再继续搭话,又重新开始写我的信。

“……我们决定今晚在高洲氏这里住一晚后返回镇江。也许

①明星派:以1900年创刊的诗歌杂志《明星》为阵地活跃的一批诗人及歌人,以华丽优美的文风,孕育了近代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在镇江就要和岛津氏分别了。我在苏州期间，曾经跟岛津氏大吵了一架。但是现在想来，为什么要和这样的好汉吵架呢？对此请不必挂念。

“据坊间传言，高洲氏是年俸几万日元的大官。所以在房间里摆放着紫檀的床，并且有很多古董，比宾馆要高级得多。只是因为床位不够，我和岛津氏只好睡在长椅上，忍受着同衾的命运。并且需要将头挨着脚，将各自的枕头放在相反的方向。要知道，岛津氏的脚可是踏遍了赤县神州的河山，结实而有力，所以不知道我的头什么时候会被岛津氏一脚踢飞。一想到这样的一只脚晚上会横在我枕边附近，的确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我仿佛如同昔日的袈裟夫人[①]一样抱着随时可能会被盛远刺杀的精神准备，一个人独自躺下，今夜也需要预先……”

我急忙把信藏了起来。

“真是一封长信啊。”

岛津氏好像有些心绪不宁地在房间里走动着，顺便朝我的信瞥了一眼。也许，岛津氏也是一样，在为会不会被我踢到头而心中不安吧。

二十六　金山寺

“连对联的句子都换成新的了。你看，那边贴的是‘独立大道，

---

①袈裟夫人：《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中的出场人物，源渡之妻。与远藤盛远私通后，被盛远误杀。

共和万岁。'"

"原来如此。这边也是新的,写的是'文明世界,安乐人家。'"

我们在黄包车上摇晃着,作着这样的交谈。狭窄的路的两边,熟食店以及廉价的旅店一类的脏兮兮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店铺门口处张贴着的红纸对联,基本上如同刚才提到的那样,都使用着新时代的辞文。此时我们所经过的,不是作为吴中门户的镇江,而是"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一年根据天津条约被迫开港"的民国十年的镇江。

"你看到了那个穿着大红衣服的小孩子了吧?"

"是的,被一个胖胖的女人抱着……"

"就是那个。那就是生了天花的小孩儿。"

我忽然想起来自己这四五年没有种过痘。

一会儿,我们坐的黄包车已经到了镇江火车站前。一查时刻表,离开往南京的火车出发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既然还有时间,就没有不去看一眼山顶建着高塔的金山寺的道理。我们经过评议一致决定后,便立即又坐上了黄包车。虽说是立即,但事实上也跟像往常一样,要为了车费的讨价还价花上十分钟的时间。

黄包车首先经过了由排成一溜儿的窝棚构成的很原始的贫民窟。窝棚的屋顶上铺着稻草,但基本上看不到泥抹的墙壁。大都是围着苇席或草帘子。屋里屋外的男男女女,都带着一副凄惨的面孔在那里徘徊。我望着窝棚的屋顶后面高高的芦苇,觉得自己好像又要长痘疮了。

"你看到那条狗了吗?"

"好像是没有长毛呀,没长毛的狗真是少见,不过挺吓人的。"

"它之所以变成那样是因为梅毒。据说是被苦力们传染的。"

黄包车随后经过了一个类似于东京木场那样木材店集中的地方，那里有河，还有很多木材商店。这里贴在每家房檐下的小红纸片上，写着"姜太公在此"云云的文字。这应该是跟"为朝御宿"①似的是一种咒语一样的辞令。渡到河对岸，穿过一条冷清萧条的小巷，眼前矗立着红墙寺院的大门。门口有一个乞丐靠着松树根坐着，不知何故在做着深呼吸运动。或许，那是在为了乞怜而故意做出痛苦的样子给人看。

金山寺就是这个寺庙。我们下了车后，在寺内转了一圈。再过几分钟就要上火车了，所以没有从容参观的心情。寺是依山而建的（据说以前这里是个岛），所以越是靠后面的殿越是建造在更高的地方。就当时一边沿着石阶上下往返一边粗粗浏览的印象而言，感觉那里有些如同未来派的画作一般，一切都很错综复杂。当时的印象的确如此，如果将当时写在笔记本上的东西抄录一下的话，大体如下：

"白墙。红柱。白墙。积水晒干了的铺路石。大大的铺路石。忽然又是红柱。白墙。横梁上的匾额。横梁上的雕刻。横梁上的金色、红色和黑色。大鼎。和尚的头。头上留下的六个戒疤。扬子江的波涛。泛着泡沫的赤褐色波浪。无限起伏的波浪。塔顶。瓦上的草。被塔檐上的瓦分割开的天空。嵌在墙壁上的石刻。金山寺全图。查士标②的诗。飞来的燕子。白墙与石栏。苏东坡的木

①为朝，指日本武将源为朝（1139—1170）。"为朝御宿"意思是"源为朝住宿于此"，书写此字样是用作驱邪护符。

②查士标：清初著名画家、书法家和诗人。

像。瓦的黑色与柱的红色与墙的白色。岛津氏在拍照。大大的铺路石。帘子。忽然一声钟响。掉在铺路石上的葱的颜色。……”

只是抄录这些东西，读者一定根本无法理解。如果要让读者理解的话，就需要重写，可是重写就会很麻烦。如果是平常的话，麻烦些也就罢了。但我此刻身在名古屋，并且作为旅伴同来的菊池宽发了烧还在呻吟着。所以就请读者酌情一下情况，权当已经理解了吧。写完这一段，我又必须去菊池的病房了。

二十七　南京(上)

抵达南京的那一天下午，我和一个忘记了叫什么的中国人一起，为了能够马上到城内看一看，同往常一样坐上了黄包车。余晖流溢的城中，在夹杂着西式建筑的民居后面，可以看到麦田、蚕豆田，还有浮着鹅的水塘。在相对比较宽阔的大街上，行人却寥寥无几。向领路的中国人一问，回答说南京城内五分之三的地方都是旱田和荒地。我望着路旁的柳树、欲塌的土墙和燕群，在被勾出了怀古幽情的同时，也寻思着要是把这些空地都买下来的话，或许能一夜暴富也未可知。

“谁要是能把这些空地买下来就好了。只要浦口(南京对岸的市街)繁荣起来了，地价肯定会暴涨的。”

“不行，中国人是不考虑明天的事的。决不会去做买地这样的事情。”

“那么你不妨考虑一下。”

“我也不会考虑的。首先是想考虑也考虑不了,不知什么时候家就可能被烧了,或者人被杀了、明天的事情谁都不知道。中国和日本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中国人,比起瞻望孩子未来的前程来,更容易沉溺于酒和女人。”

不知何时起,大街上已可以看到服装店、书店等热闹的店铺了。我曾经在登灵岩山回来的途中迷了好几次路,结果天黑后连人带驴一起闯进了水田里,连衬衣都被雨水淋透,吃了不少苦头。作为那次苦难经历的纪念,我脚上的那双小羊皮的皮鞋上磨破了两三个大洞。当看到鞋店时,深感有买一双新鞋的必要,于是马上让车停在了鞋店的橱窗前。

走进鞋店里一看,铺面比想像的要大。里面有两个工匠,正在一心一意地做着鞋。在四周的大玻璃柜子里,西式鞋自不必说,还摆放着很多中式的鞋。黑色的鞋、桃红色的鞋、浅蓝色的鞋……中式的鞋都是缎子面的,大小各异的男式和女式的鞋子排列在映着夕阳的橱柜中,有一种奇妙的美感。站在帐房里的主人,是一个面容白皙、嘴角透着和善,却反而因此更让人觉得心中发瘆的独眼的男人。我稍稍有了一种罗曼蒂克的感觉,开始在那些成品鞋中物色。也许在这个店里橱柜的什么地方,会有用人皮缝制的奢华的女鞋。——我多少有了一种这样的感觉。但是我最后买到的鞋却一点也不罗曼蒂克,是一双定价六日元的半高腰的皮鞋。至于颜色嘛,之后穿着这双鞋时遇到了村田乌江君,被他冷酷地批评道:“真是奇怪的颜色啊。好像穿着书包走路似的。”实际上是一双又像是黄色又像是黑色的,极其古怪的红皮鞋。

穿上新鞋之后,又坐上了黄包车,来到了贡院所在的大街上。

贡院是以前文官应试的场所，占地约三万坪，共有两万零六百间房屋，规模巨大。就路过时所见，感觉跟分隔着很多小间的简易的长栋住房没什么两样。然而，在耸立于暮空中的明远楼的白色墙面之下，无数瓦片相叠连绵不绝的景观，不仅让人觉得十分夸张，同时也更显荒凉。我仰望着那些屋顶，忽然觉得普天之下的考试制度都无聊至极。同时，不禁对于普天之下落第的书生们深感同情。如果诸位也曾在考试中落第的话，那并非是由于诸位的无能，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不幸而已。自古中国的小说家，为了将这种偶然解释为必然，便以各处的贡院为舞台，编造出了许多因果怪谈。但那些都不足为信。不如说这样的故事，反而证明了他们对于应试及第中所包含的偶然性的确信。所以，诸位即使应试落第的话，也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如果真的为此而怀疑自己的能力的话，不仅葬送了自己，还会令高高在上的考官们深陷于"精神杀人"的罪行的渊薮中。事实上我自己即使落第，也从未对自己的才能产生过丝毫的怀疑。所以，当时的考官诸公惟有在和我接触的时候，从未感到过良心上的自责。……

"贡院的地方还大着呢。"

向导的声音忽然惊醒了我的幻想。他回头看着我，手指着蝙蝠点点飞过的阴郁的瓦屋顶。

"这里曾经做过议员选举的场地，但从去年开始就被不断地毁坏了。"

在我们交谈时，我们的黄包车已经来到了著名的秦淮河畔。

二十八　南京（中）

在旅馆的西式房间里，我叼着呛人的雪茄烟，正在记录前一天走马观花式地游历的秦淮的风景。这里虽是一家日本人经营的旅馆，但立在房间一角的颜色浓艳的涂漆的山水屏风，令我烦恼不堪。还有涂着劣质黄油的烤面包，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堵在我的胃里。我怀着几许乡愁，一门心思地走笔如飞。

"路经秦淮孔子庙。时已薄暮，门已上锁，不再放人进入。门前一年老的说书先生，被许多闲人围住，似在说三国故事。手里的扇子、口中的戏谑，与日本街头的说书人相仿佛。

"自桥上远眺，秦淮乃一寻常的河沟。河宽与本所的竖川①相近。据云，两岸鳞次栉比的人家，皆是饭馆与妓馆之类。房屋的上空，有新绿的树梢。可见无人的画舫三四，系于暮霭之中。古人云：'烟笼寒水月笼沙。'这般风景已不可见。所谓今日之秦淮，无非是俗臭纷纷之柳桥②。

"于河畔饭馆中吃晚饭。据说是一流的饭馆，室内却并不干净。雕菊涂漆的木柱，西瓜子零乱的地板，拙劣的水墨四君子挂轴。终究今日之中国饭馆，也不再能够满足超乎味觉之外的任何需求。饭是八宝饭，甚佳。算帐时两人连同小费共为三元两角。吃饭时邻室有胡琴声，继而歌声响起。昔时一曲《后庭花》曾愁煞

①竖川：原东京本所区南部流入隅田川的一条河。

②柳桥：原东京浅草区隅田川西岸一带的地域，曾是著名的花柳街。

诗人,然东方游子并非多恨之人。与吞食着皮蛋已微醺的向导谈论明日之计划多时。

"走出饭馆时已是夜晚。万家灯火映照着坐在黄包车上的妓女,宛若行走于代地河岸①,然未见一姝丽。我怀疑,《秦淮画舫录》中的美人中,有几人并非货真价实。至于《桃花扇传奇》之香君,非独秦淮娼家,纵遍历四百余州,恐也难得一人。"

我猛地抬起头,桌前报社的五味君穿着中式长袍站在那里。看上去很暖和的黑色马褂儿下罩着蓝色的大褂,说他威仪堂堂也绝不夸张。在正式寒暄之前,我先对他的中式服装表示了敬意(后来我的中式服装使北京的诸位日本人大伤脑筋,其实都是受了五味君的坏影响)。

"今天我来给你做向导吧。从明孝陵一直到莫愁湖。"

"是吗?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

比起参观名胜,我更想让胃里的面包早点消化掉,所以就赶紧穿上了外套。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两人走在了通往钟山孝陵的一座宏伟的石桥上。孝陵因太平天国之乱,楼阁殿堂大抵被烧毁,随处尽是野草。离离青草中,或立着巨大的石象,或残存着门基。此情此景,绝非于奈良郊外的碧草中追忆腰佩银钉宝刀的贵公子时的寂寥之情所能相比。这座石桥的石缝间,随处都开着一簇簇的蓟花,这一景象本身就充满了怀古的诗境。我压抑着想呕吐的感觉,仰望着钟山的松柏,想起了前人"六朝金粉"云云的诗句。

---

①代地河岸:位于柳桥北侧的隅田川河岸。

不知是否是陵的一部分，总之最后耸立着的是一块极高的石壁。在石壁正中间，有一条大约汽车都能通过的上坡的隧道。这条隧道的高度，从石壁的整体高度来看，最多不过四分之一。我站在隧道前，仰望着发黑的墙壁上的晚春的蓝天时，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如小鸟一般渺小。接着，在石板路边的草丛上，呕吐出了几口酸水。

穿过了隧道，再登上一段石阶，终于到了陵的最高处。那里既没有屋顶也没有柱子，只残存着一圈红墙。墙壁上满是涂鸦的痕迹，四周生长着新树和荒草。这里也是一样地满目的荒废。但是站在陵上望去，纷飞的燕子下面，刚刚走过的石桥自不待言，正殿、郭门、微微泛白的陵道，以及全部在阳光照耀下的山河，无一不绵延在一片广袤的碧色之中。五味君摆出一副叡山[①]上的平将门[②]般的风范，悠然地吹着清风，远远地俯视着下面走过的几个男男女女。

“你看，今天在西门外有踩高跷的，好像去看热闹的人很多。”

可是，带着鸭舌帽的藤原纯友嘴里满是酸水，连问踩高跷是什么的精神头儿都没有了。

二十九　南京(下)

我一回到旅馆，就马上爬上了床。胃还是很痛，好像还有点发

---

①叡山：指日本滋贺县比叡山。

②平将门：平安时代中期的武将，于公元十世纪三十年代与藤原纯友一同掀起叛乱，史称“承平天庆之乱”。

烧。感觉自己躺在这张床上，纵然胸怀旷世之志，也不得施展便将猝然死去。我问端茶进来的束发的女佣有没有按摩师。她回答说没有专门的按摩师，但是有可以做按摩的理发师。我吩咐她不管是理发师还是搓澡师，赶快把那个能按摩的给我叫来。

在女佣吃惊地退下之后，我拿出和久米正雄一块儿买的镍表一看，时间刚刚过了两点几分。今天只去了孝陵，没去莫愁湖就回来了。在西湖凭吊了苏小小，在虎丘凭吊了真娘，对同为三大美妓之一的莫愁也十分想凭吊一番，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只好放弃了。今天和五味君一起在秦淮的饭馆里吃午饭时，鲍鱼汤刚喝到一半，就有一段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觉得胸口憋得喘不过气。也许除了胃病，肋膜炎也复发了。——一想到这些，更觉得自己好像在五六分钟之内就要没命了一样。

此时，忽然听到人声，抬起埋着的脸，一个个子极高的中国人站在床前。我稍微吓了一跳。在涂漆的屏风前面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大高个子，谁都不会认为是一件愉快的事。而且他一见我，就慢悠悠地挽起了袖子。

“干什么？你！”

他被我怒喝之后，脸色全然未变。只回答了一句：

“按摩！”

我不由得苦笑起来，向他做了一个“按吧”的手势。可是这个按摩师兼理发师，既没揉搓也没敲打，只是将我从头颈到脊梁的肌肉依次抓了一番。即便如此，也是十分了得。我只感到自己酸疼的肢体渐渐变得舒服起来。于是就一个劲地夸他：“好！好！”

此后午睡了两个小时左右，精神恢复了许多。五点钟时，五味

君和多贺中尉[1]事先约好要请我吃饭。多贺氏是我少时爱读的《家庭军事谈》的作者。我按照他当时的署名,用我感到最亲切的"多贺中尉"来称呼他,但不知道这个当年的中尉现在怎样了。我刮好了脸,穿上了黑色礼服,到五点时已大体准备停当。

是夜,我与多贺中尉咬着海带和鱼干,聊着《家庭军事谈》。这些海带、鱼干之类的据说都是根据抵抗疗法而制定的生猛的菜单的一部分。中尉是个一看便知的典型的武官形象,铁骨铮铮,而且也极健谈。我和中尉聊起了关于桂月[2]先生的消息,又和另一个被叫来的年青客人谈论着江南的风光,一时间竟忘记了自己的病体。尤其是那个客人,在吃板栗的时候也十分优雅,令我至今还印象深刻。

我们吃完饭后,又在客厅里说了一会儿话。这里摆放着中国出土的陶器,以及田夫氏所作的画着红色山峦的山水画等古董。我因那扇涂漆的屏风而烦恼了半天,此刻能够恬然地坐在这个房间里的安乐椅上,倍感愉快。而且幸运的是,中尉对于唐三彩为何物之类的古董鉴赏,好像并不在行。

不知从何时起,大家的话题开始转到生病上面去了。

"在南京最可怕的就是生病了。自古以来在南京生了病,如果不回日本治疗的话,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的。"

多贺中尉带着酒气,像开玩笑又像认真似的下了一个让人极为担心的结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的。"——我听到这话的时候,忽然又感觉自己快要死了一样。同时下定决心只要明天

①多贺中尉:多贺宗之,步兵中尉。其所撰的以青少年为对象进行军事教育的著作《家庭军事谈》于1901年出版。

②桂月:大町桂月(1869—1925),诗人、评论家、随笔家。

有火车,栖霞寺也不看了,莫愁湖也不看了,马上回上海去……

我第二天就回到了上海,在下着毛毛细雨的第三天的一早,便到里见医院的诊察室接受了叩诊和听诊。诊断的程序结束之后,里见先生洗着手笑着对我说:

"哪儿都没有问题。你觉得不好,是神经作用。"

"但是我还必须去汉口,还要去北京……"

"这么一点旅行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我还是由衷地高兴的。但是在高兴之余,又有一种好不容易回到上海来,结果不过是白白忙碌一场的失望。里见先生是位很出色的医生,可遗憾的是他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如果我是里见先生的话,就算是无病无灾,也会做出这样的诊断的:

"右肺有些炎症,还是马上住院比较好。"

长江游记

前　言

这是我三年前游历中国时，沿长江逆流而上的一段纪行。在这个世事纷纭、瞬息万变的时代，或许没有人会对一篇三年前的游记感兴趣。但是，如果将人生看作是一次旅途的话，那么所有的回忆其实都是一段数年前的纪行。喜爱我的文章的诸位读者，是不是也能够像对待"堀川保吉"①一样，过目一下我的这篇《长江游记》呢？我当初逆长江而上的时候，一直在怀念着日本。然而，我如今身在日本，在酷暑难耐的东京，却怀念起了那汪洋恣肆的长江。长江？其实，不只是长江，还有芜湖、汉口，还有庐山的松林、洞庭的波涛。喜爱我的文章的诸位读者，是不是也能像对待"堀川保吉"一样，对我的这份易沉湎于追忆的癖好也稍加关注呢？

---

①堀川保吉：堀川保吉是芥川龙之介于1923年起创作的一系列半自传体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名字。这里指代以堀川保吉为主人公的一系列作品。

一 芜湖

我和西村贞吉[1]一起走在芜湖的大街上，这里的道路也依然是些连阳光也照不进来的石板路。路旁都是银楼或者客栈之类的店铺，挂着那些已经司空见惯的招牌。这些对于在中国已经呆了一个半月的我来说，早已不再有什么新奇。每有独轮车经过时，车轴的吱吱作响让人头疼。所以，我只顾阴沉着脸，不管西村对我说些什么，也只是敷衍了事。

西村为了邀请我过来，曾经往上海写了好几封信。特别是刚到芜湖的那天晚上，他还特意派了艘小汽轮来迎接我，并为我准备了欢迎宴会，款待得尽心而周到（只是那天由于我乘坐的凤阳丸号在浦口发船时晚了点，使得他这些细心的准备全都化为了泡影）。不仅如此，到了他的府邸唐家花园之后，一日三餐，睡觉穿衣，诸事都照料得万般妥帖，着实让我惶恐万分。按说，面对这样的东道主，在芜湖的两天我是必须愉快地度过的。可是，只要一看见西村那张长得如同蝉一般的脸孔，我那绅士般的礼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并非是西村的过错，而是我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的过错。我们相互间总是以最不客气的方式"你小子"来相称，而不是通常的"你"、"我"。若非如此，在这马路的正中间和一头正在撒尿的猪碰了个照面的时候，我或许还会暂时忍耐一下，而不会公然讲

[1]西村贞吉：芥川龙之介中学时代的同学，当时在芜湖居住。

出我的不快。

“芜湖，真是个无聊的地方！不仅仅是芜湖，我对中国都已经感到厌倦了。”

“你过于年轻盛气，也许中国不合你的性子吧！”

西村虽然懂得些洋文，可是日语却十分蹩脚。把“年轻气盛”说成“年轻盛气”，“鸡冠”说成“冠鸡”，“怀里”说成“里怀”，“莽撞”说成“撞莽”，如此等等，简直不胜枚举。我又不是千里迢迢专为教他日语而来，所以一路上只顾板着脸，不答一语地继续往前走。

走到一个稍微宽阔的街道上时，有一个门前挂着很多女人照片的人家。那里有五六个闲人，正一边指点那些照片一边交头接耳。我问西村那是什么地方，他告诉我说那是“济良所”。所谓的“济良所”，并不是收养院，而是保护自愿从良的妓女的地方。

走马观花般地逛完了街市之后，西村将我领到了倚陶轩。这家餐馆又名大花园，据说曾是李鸿章的别墅。但刚进园子时，感觉那里跟洪水过后的向岛①没有什么两样。园里几乎没有什么花木，土地近于荒芜，“陶塘”中的水也浑浊不堪，室内空空荡荡，跟茶馆的景致相去甚远。我们一边观赏着挂在房檐下鸟笼中的鹦鹉，一边吃着唯有味道尚属上乘的中国菜。然而，从享用这顿宴请的时候起，我对中国的厌恶之情反而愈加按捺不住地涌上心头。

那天晚上，在唐家花园的阳台和西村并排坐在藤椅上时，我异常热心地讲起了现代中国的坏话。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着吗？尤其提到艺术，自嘉庆、道光

①向岛：位于东京东郊的胜景之地，1910年曾遭受水害。

以来，有一部值得自豪的作品吗？而且，国民不分老幼，都在唱着太平曲。当然，在年轻的国民中，或许多少还能看到一些活力。但事实上，他们的呼声中，尚缺少那种足以传达给全体国民的激昂的热情。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心智昏聩，一定会比我这样的一介游客更加地不堪忍受吧。……

我这样激昂地议论着。阳台外面的槐树梢上，静静地撒满了月光。在槐树枝头的对面，在环抱了几个古池的街市的白墙之外，一定就是扬子江了。在那江水汹涌奔流的前方尽头，便是像小泉八云①所梦到的蓬莱一样的魂牵梦绕的日本岛山。啊，真想回日本！

“你不是随时都可以回去的吗？”

被乡愁感染了的西村，一边望着月光中飞来飞去的大飞蛾，一边自言自语似地说道。我在芜湖的停留，不管怎样想来，都没能给西村带来任何的益处。

二　溯江

溯江而上时，我前后换乘了三艘汽船。从上海到芜湖坐的是凤阳丸号，从芜湖到九江换乘的是南阳丸号，然后从九江到汉口又

---

①小泉八云：原名 Lafcadio Hearn（1850—1904），英国出身的散文家、批评家。1890 年来到日本，终生挚爱日本文化，后加入了日本国籍，取名小泉八云。

换乘了大安丸号。

在凤阳丸号上，碰到了一个很不简单的丹麦人。他叫卢西，洋文写作“Roose”。据说他在中国纵横闯荡了二十几年，可以称作是当代的马可·波罗。这位豪杰只要一得空闲，便拉着我或拉着同船的田中君，滔滔不绝地讲一些他如何击退了三十多英尺长的蟒蛇，以及广东的侠盗 Lankwaisen（至于汉字怎么写，连卢西自己也不知道）、河南直隶的饥荒、猎虎猎豹之类的故事。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次他与同桌用餐的美国夫妇议论东方与西方的爱情问题的时候。这对美国夫妇，尤其是那位妇人，穿了一双高跟鞋，俨然是蔑视东方的西方的化身，甚为趾高气扬。在她看来，中国人自不必说，就连日本人也不懂得爱为何物，其蒙昧无知甚为可怜。卢西听了这些话后，立即面对盛着咖喱的盘子做出了反驳：不！即便是东方人也是懂得爱为何物的！比如说，一个四川的少女……他开始吹嘘起自己在中国的见闻。那位妇人刚把香蕉剥了一半便说道：不，那不是爱！那不过是一种怜悯而已。于是卢西又顽强地举出了一个实例：那么，有一位日本东京的少女……最后，终于惹得那位妇人有些怒不可遏，突然离开了餐桌，跟她的丈夫一起出去了。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卢西当时的表情。这位先生向我们这些黄种人朋友做了一个调侃式的微笑，一边用食指敲着额头一边说了一句“narrow minded（心胸狭隘）”。幸好这对美国夫妇在南京就下了船，要是他们一直溯江而上的话，说不定还会再生出一些更加有趣的风波来。

在芜湖乘南阳丸号时，同竹内栖凤[①]氏一行一道。栖凤氏也是准备从九江下船然后登庐山的，所以我和他家的公子竹内逸有机会在一起愉快地度过了溯江而上的旅途。称其为“公子”总有些别扭，是他家的公子没错，只是因为我们聊得十分投缘，以“公子”相称未免显得过于疏远了。长江的江面十分宽阔，却远远要比大海的海面平稳，所以我们的船体既没有左右摇摆，也没有上下颠簸，只是像机器的传送带一样，一边拨开水面，一边悠然地向西航行。仅就这一点，这次的长江之行对于一向晕船的我来说，也是非常愉快的。

如前面所说，长江的江水是一种近似于锈色的黄褐色。由于远处无边无际的江面反射着晴空的碧蓝，所以看起来是一片钢铁铸就的刀剑般的颜色。远处有两三艘长江上远近闻名的大木筏顺流而下地驶来。我曾亲眼见过在上面养猪的木筏，因此十分巨大的木筏，说不定真的能够运载整整一个村落。而且，说是木筏，却既有屋檐也有墙壁，实际上是水上漂浮着的人家。据南阳丸号上的船长竹下氏说，这些木筏上的人都是云南、贵州等地的土著，他们从山里而来，顺着万里浊流悠然地顺江而下。当安全抵达浙江、安徽等地的城镇之后，他们便将木材编成的木筏拆掉，变卖后换成现金。这趟行程短则五六个月，长则一年。离家时还是初为人妻的女人，回家时便已成为人母。当然，往返于长江之上的，并非都像这些木筏一样只运载着原始时代的遗物。美国的炮舰，就曾经将一艘小汽轮牵引着的目标为靶子，演练过真枪实弹的射击。

---

①竹内栖凤：(1864—1942)日本著名画家，日本关西画坛的领袖。

对于长江之宽阔,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由于有冲积而成的三角洲地带,所以即使船在远离一侧的江岸的时候,另一侧也能看得到岸上的青青草色。不仅仅是草色,还可以看到水田中的稻子随风摇曳,依依的杨柳水中而生,呆呆的水牛木然伫立。当然,还能够看到几座青山。在来中国之前和小杉未醒氏交谈的时候,他在旅途的注意事项中特意加入了这样一句话:

"长江的水位很低,而两边的江岸却很高。所以你一定要站到船的高处,比如站在船长呆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不是有那么一个高的地方吗?不站在那里,是不能够极目远望的。不过那里一般是不载乘客的,你得骗过船长……"

因为有前辈的忠告,所以不论是在凤阳丸上还是在南阳丸上,为了能够随心所欲地极目远眺,我都曾想方设法以便骗过船长。但是在南阳丸上,我的骗术还没来得及施展,竹下船长便热心地把我叫到了船厅屋顶上的船长室里,亲切地款待了我。但即使来到了这里,风景似乎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实际上即使站在甲板上,也是能够眺望到陆地上的风景的。我感到奇怪,便在向船长坦白了曾想欺骗他的企图之后,询问其中的缘由。船长听完之后笑着说道:

"那也许是因为小杉君来的时候,长江的水还很少的缘故吧。汉口一带水位的高低,夏天与冬天要相差四十五六英尺呢。"

三　庐山(上)

在一株刚刚吐出新绿的树上,吊着一只猪的残骸,而且是剥了

皮后蹄子朝上地挂着。猪的全身被脂肪所覆盖着，惨白得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我一边看着一边想：把猪倒着吊起来究竟有何乐趣而言？如果说把猪倒着吊起来的中国人趣味低级的话，那么被倒着吊起来的猪也是足够愚蠢的。可见，再没有比中国更为无聊的国家了。

其间，一群苦力在给我们准备着轿子，吵得让人心烦。这些苦力的长相非同一般，而其中长得最为狰狞的，是那群苦力的头目。这个头目头戴一顶草帽，草帽上缠着一条黑色的丝带，上着印着“Kuling Head Coolie No（牯岭苦力头）”等已有些脱落的洋文。享乐主义者梅榴丝[①]曾经说过，要蛇人能够从蛇的脸上感受到某种人类的东西，而我此时却从这个苦力的脸上，感受到了某种类似于蛇的东西。我越来越不喜欢中国了。

十分钟之后，我们一行八人所乘坐的由藤条椅制作成的轿子，在摇摇荡荡中登上了随处都是岩石的山路。我们一行包括竹内栖凤氏的一家老小，另外还有大元洋行的老板娘。乘坐轿子的感觉比想像中的要舒服得多。我把两腿伸开，搭在前面的杠子上，欣赏着庐山的景致。这样说来好象很风光的样子，可周围的景致却并无任何奇绝之处。仅仅是在乱木丛生之间，开着几朵水晶花而已，没有一点来到了庐山的感觉。早知如此，即使不来中国，只要登上箱根的古道就能随处看到类似的风景。

前一天的晚上我住在九江，旅馆便是大元洋行。我正在二楼的房间里躺着读康白情的诗。这时，从停泊在浔阳江面的船上，传

①梅榴丝：英国散文家、批评家沃尔特·佩特（Walter Horatio Pater，1839—1894）所创作的历史小说《享乐主义者梅榴丝》的主人公。

来三弦弹奏的声音，确实让人觉得一种风流雅趣。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浔阳江无论怎样虚张声势，也不过是一条污浊不堪的发红的河沟。哪里也看不到“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景致。江面上有一艘木制的军舰，架着一门仿佛还是征讨西乡隆盛[①]时曾经用过的大炮，停泊在琵琶亭的旁边。且不说浔阳江上的猩猩[②]是否会现身，本来以为至少里面会藏着浪里白条张顺或者黑旋风李逵一般的人物，却没想到从眼前的船篷里伸出来一个丑陋至极的屁股，而且那只屁股竟然肆无忌惮地（请宽恕这里粗野的叙述）悠然地在江上大便。

我一边想着这些事情，不知什么时候便打起盹来。几十分钟过后，忽然停了下来的轿子让我睁开了眼睛。就在我们的眼前近在咫尺之处，一个砌着无数石阶的险峻的陡坡屹立在那里。大元洋行的老板娘对我们解释说，这里轿子上不去，需要大家走着上去。我没有办法，只好和竹内逸一起，开始爬这个陡峭异常的山坡。风景仍然十分平淡，能够看到的，只有坡道两侧的几朵在烈日下蒙着尘土的野蔷薇而已。

时而坐轿，时而步行，在反复经受了既劳累又生厌的旅程上的各种折磨之后，最后终于来到了牯岭的避暑胜地，此时已将近下午一点。这里是整个避暑地的一角，同轻井泽[③]的萧条地带没有多大的区别。在光秃秃的山麓上，油灯店以及酒店等一家家店铺林立、

---

①西乡隆盛：（1827—1877）萨摩藩武士、政治家。1877年举兵叛乱发动西南战争，遭到政府军镇压，自尽而亡。

②在日本古典的能乐中有一出名为《猩猩》剧目，该剧以中国的浔阳江为背景，描写了浔阳江上一只擅长喝酒的猩猩的故事。

③轻井泽：位于日本长野县东部的避暑胜地。

杂乱无章的风景，比轻井泽要更加下等。西洋人的别墅，放眼望去也没有一座像样的建筑，都是一些涂着或红色或蓝色油漆的镀锌的铁板屋顶，曝晒在烈日的光线里。我一边擦着汗一边想，这位开发了牯岭租界的英国传教士爱德华·李德立想必是因为在中国呆得久了，竟完全失去了辨别美丑的能力。

穿过了那里之后，便到了一片广袤的草原。在盛开的蓟花和除虫菊之间，水晶花的树上也绽放着娇嫩的小花。在草原的尽头处，背靠着到处是岩石的裸山，有一幢四周围着石墙的红色建筑，日本旗在半空中翩翩飘扬。当我看到这面旗帜时，立即想起了祖国。更确切地说，是想起了祖国的米饭。因为这幢房子就是可以填饱我们辘辘饥肠的大元洋行的分店。

四　庐山（下）

吃过饭后，我感到了一阵凉气，毕竟是在海拔三千尺的高度上。虽说庐山很无趣，但是这份五月间的寒气却是十分值得珍惜的。我坐在窗边的长凳上远望着山间的松树，不禁对庐山作为避暑胜地的价值暗暗地表示着敬意。

这时，大元洋行的老板出现在面前。他大约已年愈五十，可是满面的红光证明他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精力旺盛的活动家。我们和这位老板谈起了很多关于庐山的话题。他非常健谈，甚至可以说有些过于健谈。说到兴奋处，他便将白乐天的名字缩略成“白乐”，仅这一点也足以看出他的豪爽。

"这里有两个香炉峰,这边的是李白的香炉峰,那边的是白乐天的香炉峰。这个'白乐'的香炉峰,是一座一棵松树也不长的秃山。……"

大致就是这样一种语调。不过,这样也好,有两个香炉峰对于我们来说倒是更加地方便了。把独一无二的东西弄成两个,也许是一种无视专利的犯罪行为,但是已然有了两个的东西,即使再把它弄成三个,也不会成为不法的行为。于是,我马上将我看到的对面的山,称作了"我的香炉峰"。然而,这位老板不仅健谈,而且对于庐山还怀有一种恋人般的挚热的眷爱。

"庐山这座山,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名胜,如五老峰、三叠泉等等。如果要参观游览的话,至少也得一个星期或者十天的时间。如果长一些的话,也可以一个月,也可以半年。只是冬天会有老虎出没……"

这种"对于第二故乡的眷爱之情",不仅仅是这位老板,几乎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都抱有着这样的情感。期望能够愉快地游览中国的智者和绅士,即使甘冒遭遇土匪的风险,也要去努力尊重他们的这种"对于第二故乡的眷爱之情"。"上海的大马路就如同巴黎的一样。""北京的文华殿也和卢浮宫一样,里面没有一张画是赝品。"——必须如此做出心悦诚服的感叹才行。可是,要在庐山呆上一周的话,却不像仅仅做出感叹那样的简单了,而是一件相当辛苦的差事。于是,我诚惶诚恐地向老板诉说了我的病弱,表达了如果可能的话明天早晨就想下山的希望。

"明天就要回去吗?那你可是哪儿也看不到了啊!"

老板半是同情半是嘲笑地这样回答道。本以为他应该会就

此放弃了，但没想到他却更加热心地劝道："那今天就赶紧在这附近的一带参观一下吧！"要想拒绝掉，恐怕比上山打虎还要危险。没有办法，只得和竹内氏一行一道，出去看那些其实并不想看的风景。

据老板说，牯岭镇距这里仅有一步之遥。可实际走起来一看，岂止是以步能够丈量的距离？山路在茂密竹林之间向前迂回曲折地无限延伸着。我感到了自己的遮阳帽下在滴着汗珠，随之便愈发对天下的名山重新生出了愤慨之情。名山、名画、名人、名文——这些所有的冠以"名"字的东西，其实都不过是将重视自我的人，变为传统的奴隶。未来派的画家们，大胆地主张破坏古典式的传统。在破坏古典式的传统的同时，最好顺便用火药把庐山炸得灰飞烟灭才好。……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之后，俯瞰的景致却意外地令人身心畅快。在山风吹过的松间，岩石环抱的谷底，是一排排数不清的红色和黑色的屋脊。我在路旁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拿出一支日本敷岛牌香烟点上了火。下面可以看到挂着镶有花边的窗帘的窗子，可以看到放着花盆的阳台，还可以看到绿色草坪上的网球场。姑且不谈"白乐"的香炉峰，牯岭这个避暑之地，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消磨上一个夏季的地方。在竹内氏一行已经快步向前走去之后，我依然出神地叼着香烟，看着下面这些人家的窗子。透过窗子，可以隐约看到里面影影绰绰的人影，不知何时，我不由得想起了留在东京的孩子们。

北京日记抄

一 雍和宫

今天同样是由中野江汉[1]君作向导，在正午时分出门去游雍和宫。我对喇嘛寺不仅毫无兴趣，甚至是异常地讨厌。但是，说起来它也是北京的名胜之一，写纪行文时不得不提及，所以即便为了尽一下义务也不得不一见。吾亦是辛苦万分也！

我们坐上肮脏的黄包车来到了门前，一看果然是一个相当大的寺院。本来，说起寺院好像都只有一个大殿，但这个喇嘛寺却不然。它是一个由永佑殿、绥成殿、天王殿、法轮殿等好几个大殿聚在一起的集合体。与日本的寺院不同，它的屋檐是黄色的，墙壁是红色的，台阶是大理石的，而且立有石头的狮子、青铜的惜字塔（据说中国人非常尊崇文字，每拾到写有文字的纸类，便将其投入此

---

[1] 中野江汉：中野吉三郎（1889—1950），中国民俗研究家。26岁起一直居住在北京，著有《北京繁昌记》等。

塔。此乃中野君的说明。换言之,可将此塔认为是带有艺术气息的青铜制的碎纸篓)、乾隆皇帝的"御碑",总体感觉近乎有些庄严。

在第六处的东配殿,有四尊木雕的欢喜佛。我们给了守殿人一枚银币,随即他为我们揭开了绣幔。佛像皆是一些蓝面赤发,背后生出多只手臂,并且以无数的人头作颈饰的丑陋无比的怪物。第一号欢喜佛跨于披着人皮的马上,喷火的口中衔着小人;第二号是将象头人身之女踏于脚下;第三号是站立着与女子交媾的;最令人敬服的是第四号,第四号立于牛背之上,且那牛竟然僭越地淫着仰卧在它身下的女子。虽是如此,这些欢喜佛却丝毫不给人以淫秽的感觉,只是满足了人们某种残酷的好奇心而已。在第四号欢喜佛的旁边有一只半开着口的木雕大熊。如果打听一下这只熊的来历,也一定会具有某种象征性的寓意。熊的前方伴着两武官(呈蓝面、持黑缨枪),背后伴着两只小熊。

记得随后去了宁阿殿。从里面传来了近乎于日本馄饨摊的喇叭吹出的声响。略微窥视之后,看到了两个喇嘛僧正在吹奏着怪里怪气的喇叭。喇嘛僧大都头戴着或黄色或红色或紫色长毛的三角帽,很有几分画意,只是看起来都像是恶人。让我稍有一点好感的,只有那两个吹喇叭的而已。

之后,我和中野君在石板上走过时,一个守殿人从万福殿前的楼上探出头来,做出招呼我们上去的手势。顺着狭窄的楼梯上去一看,原来这里也有被帷帐遮盖着的佛像。守殿人并不轻易给我们揭掉帷帐,只是一味地伸着手索要二十个铜板。好容易将价钱讲到十个铜板,这才掀开幔帐让我们奉拜。原来是个生着蓝脸、白脸、黄脸、红脸、马脸等很多脸的怪物。此外,它也生有好几只手臂

(手里除了斧头和弓之外,还挥舞着人的头和手),而且右脚为鸟足,左脚为兽足。可以说颇类似于出自疯人之手的画像,但却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欢喜佛(尽管这个怪物脚下也踩着两个人)。中野君遂嗔目说道:"你骗人啊!"守殿人便狼狈不堪地频频说道:"有这个。有这个。"所谓"这个"乃蓝色男根也。隆隆一具,不作生子之用,只是为守殿人空挣几个烟钱而已。悲哉,喇嘛佛的男根!

在喇嘛寺前有七家喇嘛画师的店铺。画师共计三十余人。据说皆来自西藏。我们进了一家叫"恒丰号"的店,买了几张喇嘛佛的画。这里的画据说一年能卖一万二三千块大洋,看来喇嘛画师的收入亦不可小窥。

二 辜鸿铭先生

前往拜访辜鸿铭先生。在男仆的引导下,来到一间墙上挂着碑拓,地上铺着苇席的会客厅。虽然看上去这里也许会有臭虫,但仍不失为一个闲散、寂静的可爱之处。

等候不到一分钟,便有一位目光炯炯的老人推门而进,用英语说:"欢迎。请坐。"当然这便是辜鸿铭先生。花白的辫子,白大褂儿,若是鼻子稍短一些的话,脸就会感觉像一只大蝙蝠。先生与我交谈时,在茶桌上放数页黄草纸,一边手执铅笔唰唰地写着汉字,一边口里不停地讲着英语。这对于如我这般听力不好的人实乃是方便的交谈方式。

先生南生福建,西学苏格兰之爱丁堡,东娶日本妇人,北住北

京，故号东西南北人。英语自然毋庸说，听说还懂德语、法语。虽是如此，与年轻一代的中国人不同，先生没有拜倒在西洋文明的脚下。在骂过基督教、共和政体、机械万能论之后，看到我穿着中式的长袍，便说："你不穿西服这很让人佩服，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辫子。"和先生交谈了三十分钟，忽然有位八九岁的少女羞答答地进入客厅。大概是先生的爱女（夫人已入鬼籍）。先生将手搭在爱女的肩上，用中国话小声说了些什么，随后小姑娘便张口吟诵起日语字母歌来。这应该是夫人生前所教。先生满意地微笑着，而我却有些伤感起来，只顾盯着小姑娘的脸。

小姑娘去后，先生又为我评论了段祺瑞、吴佩孚，另外还谈论了托尔斯泰（据说托尔斯泰给先生寄过信）。议来议去，先生愈加意气轩昂、双眼如炬，脸更像蝙蝠了。值我离开上海之际，琼斯曾握住我的手说："可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琼斯之言果然不虚。我亦有感于先生所论之处，问道为何先生有感于时事而不欲介入时事？先生语速飞快地回答了，但不巧的是我未能听懂。"请再说一遍，行吗？"我让先生重复一遍，先生便生气似地在黄草纸上用大大的字写到"老、老、老、老、老……"。

一小时后，我辞别了先生的宅邸，步行朝东单牌楼的旅店走去。微风吹拂着街边的合欢树，斜阳映照着我的中式长袍。先生酷似蝙蝠的脸依然在我眼前挥散不去。当我走到大街上，回望着先生家的大门时，——先生，请勿咎责。在感喟先生的衰老之前，我为自己尚年少有为而深感庆幸。

三　什刹海

中野江汉君带我去的地方，不只限于北海、万寿山、天坛等游客必去之处。文天祥祠、杨椒山[1]故宅、白云观、永乐大钟（这口钟一半没入土中，事实上一直被用作公共厕所），这些地方也都是有中野君的向导才得以一游的。然而最有意思的是今天和中野君一起去的什刹海。

什刹海虽说是一座园林，却并不是一个庭院式的园林。在很大的莲花池周围，坐落着挂着苇帘的茶棚。记得在茶棚的外面，还有一间悬挂着刺猬以及蝙蝠等动物招牌的杂耍铺。我们两人走进了这家茶棚，中野君品着杯里的玫瑰露，我呷着中国茶，坐了大约两个小时。要问为什么这么有趣，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只是坐在那里盯着人看很有意思而已。

莲花尚未开放，聚在岸边槐柳阴凉下和前后茶棚里的人，其中有衔着水烟袋的老头儿、扎着两个小辫的少女、和兵卒聊天的道士、与卖杏人砍价的老太太、卖人丹（不是仁丹）者、巡警、穿西服的年少绅士、满洲旗人的贵妇人等等，不胜枚举，令人有如身处中国的世俗画中一般的心境。旗人的贵妇人，顶着用黑色的布或纸做成的既非发髻又非帽子的物件，两颊擦满了胭脂，当然谈不上有多古风。但她们互相行问候礼时，屈膝却不躬身，将右手直直的垂向

---

[1]明代杨继盛，号椒山。

地下的姿态,虽奇异但也不乏优雅之趣。难怪在赏菊的御筵上看到日本宫女的皮埃尔・洛蒂,会感到不可抗拒的魅力。实际上我从旗人的贵妇人那里受到了一种诱惑,很想向她们行一个满洲式的礼,并说声"你好"。但是我最终没有顺从于这种诱惑,这至少是中野君的幸运吧。我们走进的这间茶棚里,正中间横着一根原木,男女由此隔开,断然不得同席。一个带着女儿进来的父亲,只让女儿坐在对面,自己坐在这边,隔着原木让女孩吃着点心。对此,我在敬服之余暗想,我要是真的向旗人的贵妇人行一个问候礼的话,一定会马上被断以伤风败俗之罪送到警察局的。中国人的形式主义真是称得上彻底。

我把感受讲给中野君听后,他一口气喝干了玫瑰露,然后徐徐说道:"值得惊奇,那是自然的。北京不是有一段环城铁路吗?就是绕城墙周围跑的火车。在修铁路时,有一部分线路从城内过,有人说这样就不算环城了,所以特意在那一段的围墙中又筑了一段新城墙。总之,形式主义彻底得可谓非同寻常。"

四　蝴蝶梦

我与波多野[①]君、松本君一道受辻听花先生之邀去看昆曲。京剧自上海以来已观赏过多次,而看昆曲还是头一遭。按惯例还是劳黄包车的大驾,在穿过好几条窄街之后,来到了一座名为同乐茶

①波多野:波多野乾一(1890—1963),大阪每日新闻社北京特派员、中国问题研究家。著有《现代中国》、《中国戏剧五百出》、《中国戏剧及其名角》等。

园的戏院。走进门口处张贴着红底金字的宣传海报的戏院老式砖瓦建筑的大门——虽说是走进了大门，但我们其实并未买票。原来在中国看戏的规矩是，你只管大大方方地入场，在听了几分钟戏后，再将一定的入场费交给前来收钱的伙计。根据波多野君的说明，这样的规矩源于这样一个中国式的逻辑：在不知道戏是否有趣时，怎么能够提前付帐呢？不得不说这个制度对我们这样的看客实在是合适不过的。从老式砖瓦结构的戏院大门入场后，只见场内杂然地散坐着看客，其情景与其他戏院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不用说和昨天看了梅兰芳和杨小楼的东安市场的吉祥茶园相比，即使是比起前天看了余叔岩和尚小云的前门外的三庆园来，这家戏院也显得破落些。在穿过人群正要上二楼的雅座时，碰到了一个醉态可掬的老者。老者的辫子挽于鳖甲簪上，手执芭蕉扇，来回踱着方步。波多野君向我耳语道："那老者便是樊樊山[①]！"我顿生敬意，伫立在楼梯当中，久久地注视着这位老诗人。不禁浮想联翩，恐怕当年的醉李白也是……从这样的浮想中可见，我的身上至少也残留有几分能够跨越国界的文学青年式的情怀。

待我们上到二楼时，蓄着稀疏的胡须、穿着立领西服的辻听花先生早已经到了。先生是戏通中的戏通，即使是中国的名伶也很多拜先生为父。扬州盐务官高洲太吉氏以外国人之身在扬州做官，自称前有马可·波罗，后有高洲太吉，气焰着实嚣张。然而，身为外国人而在北京称为戏通的，找遍了北京也只有听花散人一人。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以先生为左、波多野君为右而坐

---

①樊樊山：近代诗人樊增祥，字嘉父，号云门、樊山。原文误为"樊半山"，译者加以订正。

(波多野君正是《中国戏剧五百出》的著者),可以说,即使不拿那两帙《缀白裘》[1],今天也具备了半个戏通的资格(后记:辻听花先生的著述中有用中文撰写的《中国戏曲》,系顺天时报社出版。值我离开北京之际,偶闻先生又有以日文著述的《中国戏剧》,遂从先生处求来原稿,经朝鲜回东京后,向二三家书肆推荐,但书肆皆愚而不容我言。然天公惩其愚,该书现已由中国风物研究会[2]出版。在此顺便广而告之)。

我随即点上香烟俯瞰戏台,戏台的正面挂着红色缎帐,台前围着栏杆,这与其他的戏院没有什么不同。台上有个扮成猴子的演员,只见他边唱戏文边将手中棍棒舞得呼呼生风。因为戏单上写着《火焰山》,自然就知道这只猴子不是一般的猴子,而是我自幼尊敬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在悟空旁边还有一个既没穿戏装又没上妆的壮汉,挥舞着三尺余的大蒲扇,不断将风给悟空送去。见他不像是罗刹公主,便猜想会不会是牛魔王什么的,于是低声询问波多野君。据他说,那人是代替电风扇给演员扇扇子的跑龙套的伙计。而这会儿牛魔王早已战败,逃进后台去了。悟空亦在几分钟之后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说是如此,实际上悟空是悠然跨着大步退回到了戏台上的鬼门道中。遗憾的是,在我感慨佩服樊樊山之时,竟错过了火焰山下的一场厮杀。

《火焰山》之后,便是《蝴蝶梦》。那穿着道服,在戏台上晃晃悠

---

①《缀白裘》:乾隆中后期刊行的明清戏曲选本,玩花主人编。

②中国风物研究会:由中野江汉于1922年在北京主持设立,两年间共刊行《中国风物丛书》七部,其中包括中野江汉的《北京繁昌记》、辻听花的《中国戏曲》等。

悠散步的先生，大概就是《蝴蝶梦》的主人公庄子了。那个和庄子喋喋喃喃的大眼美人，无疑就是这位哲学家的太太了。对这些我还能够一目了然，可是我全然不明白时不时出现在戏台上的两个童子到底象征着什么？"那是庄子的孩子吗？"我又为波多野君徒增困惑了。波多野君哑然少顷，说道："那个啊，那就是蝴蝶呀。"可是，无论用怎样偏袒的眼光，都看不出他们是蝴蝶。或许因为是六月天，蝴蝶让灯蛾做了自己的替身了吧。由于这出戏的故事我之前也有所知，所以在了解了出场人物之后，就不至于"盲人窥墙缝——瞎看"了。事实上，这出戏是我迄今看过的六十多出中国戏中最有意思的一出。《蝴蝶梦》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庄子亦如诸贤人一样，疑其妻之真心，故以道术装死，欲试其妻之贞操。其妻叹庄子死，着丧服料理后事，此时有楚公子来吊丧……

"好！"

发此大声者乃辻听花先生。我当然并非是听不惯这一声"好"，只是我确实还从未曾听到过如先生之"好"这般有特色的叫声。若是为这一声"好"于古往今来寻求与其相匹敌者，在长坂桥头横着丈八蛇矛的猛张飞的一喝庶几近之。我吃惊地看着先生，先生指着对面说道："那里挂着'不准怪声叫好'的牌子。怪声是不准叫的，但像我这样的叫'好'是可以的。"伟大的阿纳托利·法朗士[1]啊，你的印象批评论即是真理。是否是怪声不能以客观的标准律定，我们认为作为怪声这个东西——可是这个讨论须待于他日，且让我们再次回到《蝴蝶梦》来。楚公子来吊丧，庄妻忽钟情于公

---

[1]阿纳托利·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文艺评论家。192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子竟至忘记了棺中的庄子。不只是忘记，当得知公子突发急病，不尝人的脑浆就无法躲避一死时，庄妻竟至挥斧劈棺要取庄子的脑浆。然而那公子原来就是蝴蝶所变，转瞬间便飞去天外。庄妻不仅未能再婚，反而被辛辣的庄子狠狠奚落了一番而告终。这堪称得上是一出对普天之下的女人大为不敬的讽刺剧。如此说来，似乎都写得出剧评了。但实际上我连昆曲何以为昆曲都还不太清楚，唯独感觉它似乎不如京剧华丽。虽然波多野君为我极其详细地说明了"所谓梆子，就是秦腔"等等，但我必须承认这不过是对牛弹琴，何其哀哉！另外，顺带略记一下我看到的《蝴蝶梦》的扮演者：庄妻——韩世昌，庄子——陶显亭，楚公子——马凤彩①，老蝴蝶——陈荣会等。

看完《蝴蝶梦》，向过听花先生道谢之后，与波多野君和松本君再次坐上了黄包车。一轮新月悬于北京的上空，新时代的女性挽着西装革履的绅士从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穿过。大概这些女性只要需要，也会忽然间——即使不挥斧头，也会用比斧头还锋利的回眸一笑——将她们丈夫的脑浆取出吧。我想着创作了《蝴蝶梦》的士人，想着古人们厌世的贞操观，感到在同乐茶园二楼上度过的几个小时也并非是一无所获的。

五　名胜

万寿山　我颇爱乘汽车前往万寿山途中所见的风光。然而，

---

①马凤彩：原文误作"马夙彩"，译者查证为日文底本之误。

万寿山的宫殿泉石，足证西太后的品位之低。垂满柳枝的岸边，有一个奇丑无比的大理石画舫。这也是名声极大的一处景点。若是对着石头船都能感叹万千的话，那么面对铁制的军舰岂不是要晕厥过去？

玉泉山　山上有废塔。踞塔下俯瞰北京郊外。好景，胜于万寿山几筹。但也许用这山上的泉水造出来的汽水会比这景致更好吧。

白云观　洪太尉掀开石碣放走一百单八个魔君的地方恐怕就是这里吧。灵官殿、玉皇殿、四御殿等，在槐树与合欢树的簇拥下更加金碧辉煌。顺带看了一眼葡萄架后面的厨房，发现这里并不是一般俗世的厨房。在“云厨宝鼎”的匾额左右悬有金字对联，上书“勺水共饮蓬莱客，粒米同餐羽士家”。但道士们也未能胜过时势，正在忙碌地搬运着煤块。

天宁寺　传说这寺里的塔是隋文帝所建。但现存的塔，是乾隆二十年重修的。塔高十三层，每层都铺有绿瓦，白色的塔檐，红色的墙壁，说起来像是很漂亮，可实际上已经荒废不堪。寺院已然全毁，惟见紫燕纷飞而已。

松筠庵　乃杨椒山的故宅。说起故宅总能让人想到“风流”二字，但它现在与邮局坐落在同一胡同里，而且在入口处摆着君子自重的小便壶，真辱没了“风流”二字。在铺着琉璃瓦、堆着假山石的庭院前，是谏草亭。庭院里有很多盆栽的紫萼。而滑稽的是，刻有椒山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石碑竟被用作了灯台。真是后生可畏！椒山，你可知此话的真意否？

谢文节公祠　此处亦位于外右四区警察署第一半日学校的门内。却不知哪家是这里的主人。在薇香堂里供有谢叠山的木像。木

像前摆放着锡箔纸和玻璃罩的灯笼，除此之外就只剩满堂的尘埃了。

窑台　在三门阁下有很多睡午觉的中国人。满眼的芦苇。据中野君说，北京的苦力在酷暑时都去别省干活挣钱，而苦力们的老婆，就在这芦苇从中卖淫，据说时价在十五个铜板左右。

陶然亭　仰头便望到了古刹"慈悲净林"的匾额，但对此可不去理会。陶然亭的顶部用竹子搭建而成，窗户铺着绿纱，打开像一扇悬窗似的卍字的拉门后，便觉情趣盎然、质朴天成。吃过那里著名的素斋料理之后，天上频频传来鸟鸣。我问男侍那是什么，他稍微听了一下后，回答说是杜鹃。

文天祥祠　在京师府立第十八国民高等小学的旁边。堂内与木像并排安放着宋丞相信国公文公之神位。这里也惟见尘埃漠漠。堂前有一棵很大的榆树。要是杜少陵，可能会作一首《老榆行》之类的诗。当然我是一句都做不了的。英雄之死，一次即可。还要再死第二次，就有点倒霉过头了。就像我刚出谢祠又入文祠，死了一回又一回，早已没有了作诗的雅兴。

永安寺　这寺的善因殿一直被用作消防队的瞭望台。我叼着香烟站在大殿上，只感觉紫禁城的黄瓦、天宁寺的宝塔、美国的无线电传送用的电线杆等，都历历然如在触手可及之间。

北海　柳、燕、莲池，和与这些相对面的大清皇帝专用的黄瓦丹壁的小住宅。

天坛、地坛、先农坛　都只见诺大的大理石的祭坛上，一幅杂草萋萋的景观。刚要走出天坛外的广场时，忽然听到一声枪响。问是什么，回答说是死刑的处决。

紫禁城　那里，只有梦魇。只有比黑夜的天空还要庞大的梦魇。



摄于北京。左为芥川龙之介，右为竹内逸

杂信一束

一　欧罗巴式的汉口

英吉利的国旗，鲜亮地映在水洼里。……哎哟，差一点就要撞到马车上了。

二　中国式的汉口

在彩票和麻将牌的夹缝中，延伸着一条被夕阳映红的石子路。当一个人走在上面的时候，在防暑帽的帽檐下，我不由得如此感叹汉口的夏天：

——夕阳残照下，一篮甜杏一篮暑。

三　黄鹤楼

除了名为甘棠酒茶楼的一幢红砖的茶馆，一座名为惟精显真楼的红砖的照相馆，——此外便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在眼前一片房檐的背后，深褐色的扬子江，闪动着白色的浪花。长江的对面是大别山，山顶有两三棵树，还有一座不大的白墙的禹王庙……

我:"鹦鹉洲在哪里?"

宇都宫君:"在左手边看到的就是。但是现在已成为大煞风景的木材堆放场了。"

四　古琴台

垂着刘海儿的雏妓独自一人,一边摇着桃色的扇子,一边在月湖的栏杆前眺望着阴云下的湖面,眺望着那稀疏的芦苇和莲花的对面的,黑乎乎地泛着光的阴云下的湖面。

五　洞庭湖

洞庭湖虽称为湖,但并不总是有水的。除了夏天,其余的季节都只是在沼泽田中有一条小溪流过而已。——似乎是专门为了证明我的话不虚,在超出水面三尺处,有一棵满是枯枝的黑松伫立在那里。

六　长沙

这是一座在人来人往的路上执行死刑的城市;是伤寒和疟疾横行的城市;是听得到水声的城市;是即便到了夜晚,石板路上还冒着暑气的城市;是连鸡都能威胁我似的齐声呐喊"芥川——"的城市。……

七　学校

参观了长沙天心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高等小学。一个将脸绷得古今罕见的年轻教师为我作了向导。女学生们因为抵制日货都不再使用铅笔之类的文具了,所以她们的桌子上都备着笔

墨纸砚，几何、代数也都是用毛笔来做。我想顺便看一下学生宿舍，便请做翻译的少年代为交涉，可是教师的脸绷得更紧了："我们不能接受您的要求。因为这之前刚刚发生了五六个当兵的闯入宿舍的强奸事件！"

八　京汉铁路

只锁上卧铺车厢的门实在不能让人放心。索性把行李箱也靠在了门上。嗯，这样即使遇到土匪……等等，遇到土匪时可以不给小费吗？

九　郑州

街上的柳树枝上垂着两条辫子，而且那两条辫子上都像是串上了玻璃球似的落着无数的苍蝇。罪人被斩下的人头，也许早已被狗吃掉了。

十　洛阳

伊斯兰客栈的窗户，能够透过老式的卐字窗格窥见到柠檬色的天空，窥见到麦尘飞扬的已渐暗的天空。

麦尘覆童子，童子眠正酣。

十一　龙门

在泛着黑光的石壁上，依然能够领略到虔心敬佛的唐朝男女的端正与秀丽。

十二　黄河

若一一列举出乘坐火车途经黄河时我曾享用的东西，就有茶两碗，枣六颗，前门牌香烟三根，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两页半，此外，——打死了十一只苍蝇！

十三　北京

合欢与槐树的大森林紧紧环绕着黄色琉璃瓦的紫禁城。——是谁，竟然说这片森林是一座都市？

十四　前门

我："哎呀，有飞机在飞。没想到你相当时髦啊。"

北京："哪里哪里，您不妨看看这个前门。"

十五　监狱

参观京师第二监狱。一个无期徒刑的囚犯，正在做人力车的玩具。

十六　万里长城

游览过居庸关、弹琴峡后，登万里长城时，有一乞食小儿，一边尾随着我们一边手指苍茫的山峦叫道："蒙古！蒙古！"不必看地图也知道他在撒谎。为索得一枚铜钱，竟以调动我等的《十八史略》①式的浪漫主义为诱饵，诚不愧为老大国的乞丐，让人敬服之

①《十八史略》：元代曾先之撰，二卷。该书以时间为序，叙述了上古至南宋末年以帝王为中心的史事。在日本影响深远。

至。但见城壁间生长着火绒草，着实令我有如身临塞外之感。

十七　石佛寺

在充满着艺术能量的洪水中，石制的莲花座发出了阵阵欢声，即使只听着那声音，……也令人有不胜之感。请让我喘口气吧。

十八　天津

我："走在这样的西洋式街道上，真有一种莫可名状的乡愁啊。"

西村："您还是只有一个小孩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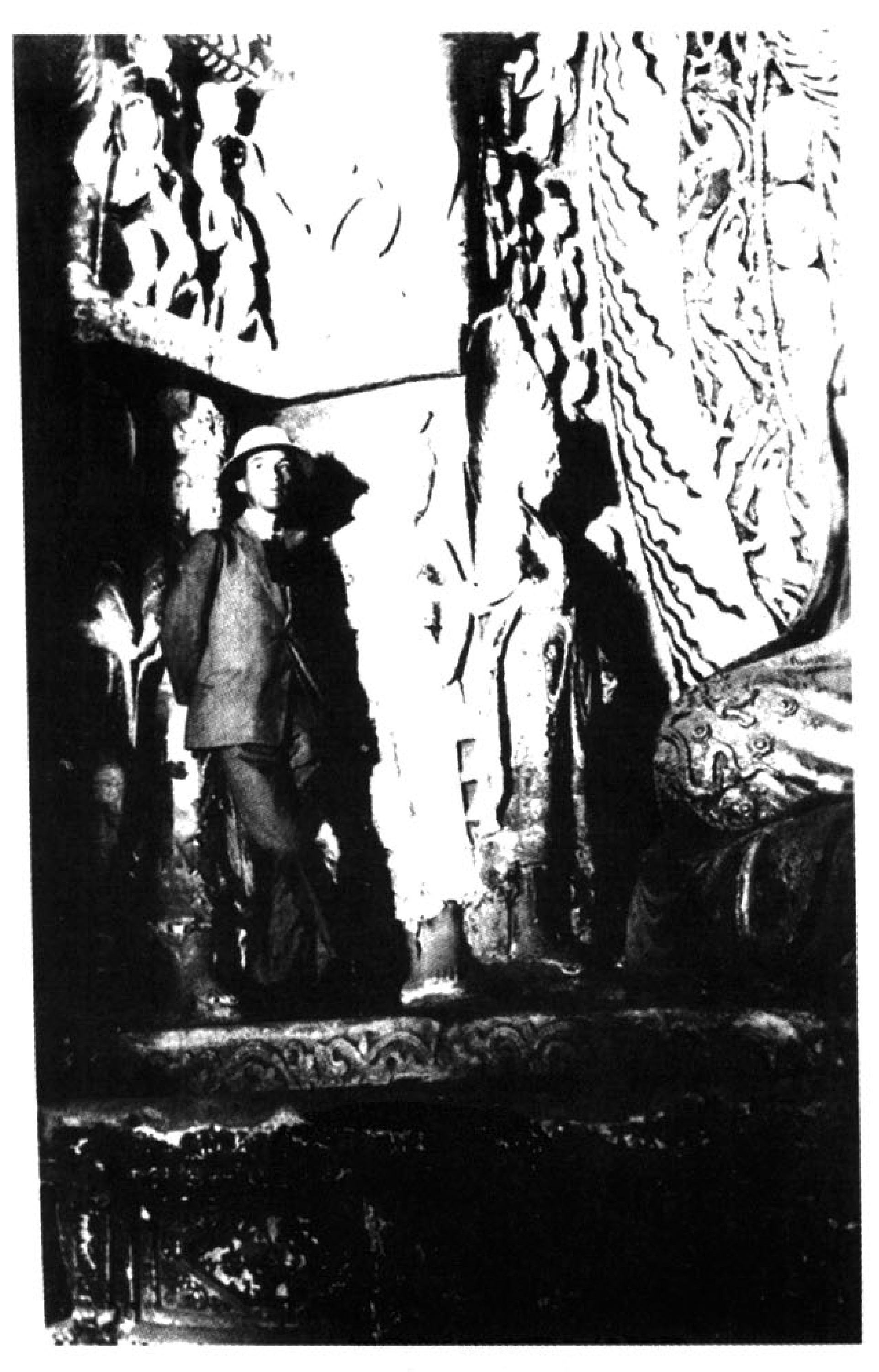
我："不，我不是想回日本，而是想回北京！"

十九　奉天

当我在傍晚的停车场看到四五十个日本人走过时，我几乎要开始赞成黄祸论了。

二十　南满铁路

匍匐在高粱根上的一只百脚蜈蚣。



摄于大同石佛寺

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印象

我去上海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那时因身患疾病在上海滞留了很久。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随处可见用油烤制出来的鸡和悬挂着的整个儿被剥去了皮的猪。中国人很早就养成了各自随意宰杀动物的习惯，这点不太好，这使一般的中国人在不知不觉间染上了某种残忍的习性。

上海不知为何总是格外地喧闹，人们总是在一刻不停地忙这忙那。可是到了北方，一般会变得很安静，人也都是不慌不忙的，能够很自然地体味到大陆式的气氛。在南方，苏州、杭州、南京、汉口等地我都去过了，最中意的还是苏州的景致。但是所有的南国风光只不过是美丽而已，同日本的景致很有些相似，而中国的气氛反而比较淡薄。在这点上我与谷崎润一郎君的情趣迥异。

听说近来在中国的妇女中很流行短发，但在上海一带并不多见，倒是在杭州看到了许多。当时到杭州的小学去参观，我很是惊诧于教科书中竟有论私有财产之类的东西，而且黑板上还写着德

语。于是我问是在教授德语吗,对方答道并没有教。于是我进一步追问道那黑板上不是写着德语吗,答曰那只是把德国的书原封不动地照抄上去而已,令我无话可说。从中国的学生到留短发的妇女,她们都非常喜欢新潮,但我认为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盲目的崇洋,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到中国的农村去旅行,最不方便的地方便是语言和食物。若是在都市的话,并不会感到怎样地不便,但一到农村,除了大饼之外没有其他可吃的东西,语言又不通,再加上乘坐马车时被摇晃得几乎要散架,因此异常疲惫。然而即便如此,慢慢习惯之后我也竟在马车中睡着了。听说中国古时候就是乘坐这种马车去打仗的,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从南方来到北方一看,眼界为之一变。所见之物皆在无声地展现着大中华和几千年古文明的风采,我不禁被其雄浑与博大所深深地打动。在我看来,将来中国实现统一之后,必然仍旧定都于北方。

我在中国从南到北旅行了一圈,最中意的城市莫过于北京了,因此我在北京停留了大约一个月。那里的确是一个住起来十分舒心的地方。登上城墙放眼望去,数座城门看上去像是在青青的白杨和洋槐中被渐次织绣出来的一般。处处盛开着的合欢树也是美景之一。骆驼漫步在城外旷野中的景致,更是让人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怀。

在北京逗留期间,从大同到南口、八达岭,我一一游历了一番,而且还见到了胡适和高一涵氏。周作人氏因为疾病前往西山静

养，最终没有见到。高一涵[1]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将近六十岁高龄，精通德语和俄语，据说是清朝的遗臣，至今还留着辫子。他见到我穿着长袍便问我缘何不留辫子，问罢爽声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来了之后便觉得要是更早一点来就好了。中国若是不尽快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古老的东西就都被毁掉了。特别是在南方，因为革命继起，很多古建筑几乎被损毁殆尽。

旅行期间时时想早些回到日本去。但当真地来到了天津，也就等于来到了中国的大门口，想起第二天就动身回国，心中不禁涌起了惜别之情。

①原文此处的“高一涵”，应是“辜鸿铭”的误记。

附小说二篇

南京的基督

一

一个秋天的午夜，在南京奇望街的一户人家里，一个面色苍白的中国少女，单手托腮坐在一张破旧的桌子旁，百无聊赖地嗑着盘中的西瓜子。

桌子上的煤油灯发着幽暗的微光，那丝微光并没有令房间明亮起来，反而为房间徒增了一重阴郁。在壁纸已剥落的房间的一角，一张露着毛毯的藤床上垂着落满尘埃的帷帐。在桌子的对面，一把同样十分破旧的椅子仿佛早已被人遗忘了似的被闲置在那里。除此之外，房间中再也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和装饰。

少女依旧嗑着西瓜子，并不时地停下来，抬起一双清澈的眼睛默默地凝视着桌子对面的墙壁。原来，就在那面墙壁上，一个小小的黄铜制的十字架，恭恭敬敬地悬挂在一只弯曲的铁钉上面。十

字架上隐约地浮现着高高地张开了双臂的基督受难的身影。雕像的雕工十分稚拙，并且由于反复的摩挲，轮廓已几乎被磨平。少女每当看到十字架上的基督时，隐在长长睫毛下的孤寂的神色就会在一瞬间烟消云散，眼中随之焕发出天真无邪的充满希翼的光芒。但当视线移开时，她便会漏出一声叹息，然后无精打采地将罩在已褪去光泽的黑缎面上衣里的肩臂垂落下来，继续开始嗑着盘中的西瓜子。

少女名叫宋金花，是一个年方十五岁的私窝子。为了帮助维持贫寒的家计，每天晚上都在这个房间里接待客人。在秦淮众多的私窝子中，有金花一样相貌的固然不少。但是，像金花这般性情温柔的少女，很难说是否还会有第二个。她与那一般卖笑的同行不同，既不说谎也不任性，每晚都带着愉快的微笑来到这个阴郁的房间，同各色人等的来客相周旋。当客人所付的钱偶尔比谈好的价钱稍稍多一些的时候，她总要多买上一杯父亲嗜好的酒来孝敬孤身一人的父亲。

金花如此的品行中，当然有她与生俱来的本性。但如果说那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的话，那就是因为金花从孩提时起，如墙上的十字架所昭示的那样，一直保持着对早亡的母亲传授给自己的罗马天主教的信仰。

——说来就在今年的春天，一个到上海观看赛马的同时顺便探访中国南方风光的年轻日本旅行家，曾在金花的房间里度过了一个好事的夜晚。那时他正衔着雪茄烟，轻轻地把小巧的金花搂在穿着西裤的膝头上，突然他看到了墙上的十字架，显出了一副疑惑的神情。

“你是基督徒吗?”他用不太自如的中国话问道。

“对啊,我五岁的时候就受了洗礼。”

“那么,你还在做这种生意?”

这一瞬间,在他的声音中分明夹杂着讥讽的语调。然而,金花一边将梳着丫髻的头靠在他的手臂上,一边如往常一样神情明快地露齿微笑着回答道:

“如果不做这种生意,我父亲和我都会饿死的。”

“你的父亲已经年老了吗?”

“是的,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可是……可是难道你没有想过,做这种行当是进不了天堂的吗?”

“没有。”

金花稍稍看了一眼十字架,露出了一缕仿佛在深思一般的神情。

“因为我想,天堂里的基督一定会体谅我的心情的。……要不然,基督岂不就和姚家巷警察署里的差人一样了?”

年轻的日本旅行家微微一笑,尔后翻了翻上衣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副翡翠耳环,亲手为她戴在了耳朵上。

“这副耳环是作为带回日本的礼物刚刚买来的,就当作今晚的纪念送给你吧。”

实际上,金花从开始接客的第一个晚上起,就一直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份确信而心安的。

但是大约一个月之前,这个虔诚的私窝子不幸患上了恶性的杨梅疮。她的同行姊妹陈山茶听说之后,就教她喝鸦片酒,说是可

以止痛。而后，她的另一个同行姊妹毛迎春非常热心地特意拿来了她自己服用剩下的贡蓝丸和甘汞。然而，不知为何，金花的病即使是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接待客人，也不见丝毫好转的迹象。

于是有一天，当陈山茶来到金花的屋子里玩的时候，她煞有介事地向金花讲起了这样一个迷信般的疗法。

“你的病因为是从客人那里传来的，所以要赶快再传给别人。这样的话不出两三天，你的病就一定会好的。”

金花一直托着腮，依旧面色阴沉。似乎山茶的话多少引发了她的好奇心，她轻声地反问：

“真的？”

“当然是真的啊。我姐姐也像你一样，病怎么都不见好。可传给客人之后，马上就好了。”

“那么，那个客人呢？”

“那个客人可怜得很，听说连眼睛都瞎了。”

山茶离开屋子后，金花独自跪在墙壁上的十字架前，一边仰视着受难的基督，一边虔诚地祷告着：

“天堂里的圣主基督：我为了养活父亲，从事着卑贱的行当。可是，我的这份营生除了污损我自己之外，就再没有给任何人添过一点麻烦。所以，我相信自己就算这样死了，也是一定能进天堂的。可是，现在我如果不把病传给客人，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这份营生了。这样看来，我不得不做好准备，即便是饿死，也决不和客人睡在同一张床上，——虽然那样做的话我的病可能就会痊愈。不然的话，我就等于为了一己之利而坑害了无冤无仇的人。可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女流之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可能抵御不住

无法预料的诱惑。天堂里的圣主基督，无论如何请保佑我！毕竟我是一个除了您之外就再别无依靠的女人。"

这样下定了决心的宋金花，以后无论山茶和迎春等怎样劝说她继续做生意，她都坚决不再接客。而且，就算有时一些相熟的客人来她的房间玩乐，她也只是陪着抽支香烟，此外就坚决不肯顺从客人的意愿。

"我患了很可怕的病。你如果靠近我的话，会传染给你的。"

即便这样，当有醉了酒的客人要执意对她为所欲为时，金花便会如此规劝着，甚至不忌惮将自己得病的证据出示出来。因此，客人渐渐地也就不再到她的房间里来了。与此同时，她的家计也便开始每况愈下了。……

这一夜，她照旧倚着那张桌子，长时间茫然失神地坐在那里。但是，依然看不到会有客人来到她的房间里的迹象。夜渐渐地深了，寂静中惟有远处传来的蟋蟀的鸣叫声回荡在耳畔。不仅如此，屋子里没有一丁点儿热气，冰冷的寒气从铺在地上的石板中无情地向她穿着灰色缎面布鞋的纤美的双脚袭来。

金花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盯着微暗的油灯出神，但不久便打了一个寒颤，于是她搔了一下带着翡翠耳环的耳朵，并忍住了一个小小的呵欠。几乎就在这时，涂漆的大门猛地一下子被撞开了，一个陌生的外国人踉踉跄跄地从外边闯了进来。或许由于开门的势头太猛，一瞬间桌上的油灯忽然扑闪着燃亮起来，使狭窄的房间里奇妙地涨满了火红的灯光。进来的客人正面迎着油灯的光亮，一度向桌子的方向跌撞而来，刚一站稳便又向后打了一个趔趄，咣当一声靠在刚关上的涂漆的大门上。

金花不由得站起身,将惊呆了的视线投到了这个陌生的外国人身上。客人的年纪大约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穿着带条纹的茶色西装,头上戴着一顶同样面料的鸭舌帽,眼睛很大,长着络腮的胡须,面颊晒得黝黑。但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即使能够断定他是一个外国人,却不能准确地分辨出他到底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他那一副帽沿下散着黑发,叼着熄了火的烟斗堵在门口的样子,怎么看都像是喝得烂醉了的过路人走错了房门。

"有什么事情吗?"

金花略微感到了一丝胆怯,但她还是呆呆地立在桌前,用稍带诘责的口吻这样问道。对方摇了摇头,做出听不懂中国话的示意来,然后拿掉了横叼着的烟斗,从嘴里吐出一句语义不明但又十分流利的外国话。这回轮到金花只好无奈地摇头了,一对翡翠耳环映着煤油灯的灯光一闪一闪地摇摆着。

客人一看到她困惑地蹙起了双眉,便突然大笑起来,一面随意地脱掉了鸭舌帽,踉跄着走了过来,然后朝桌子对面的椅子上,瘫软了似地坐了下去。这时,金花突然对这个外国人的面孔感觉到了一种虽然想不起来是在何时何地,但确确实实曾经相见过的亲近感。客人毫不客气地抓起了盘中的西瓜子,却没有放进口中,而是一直用眼睛盯着金花,然后一边打着奇怪的手势一边说起了外国话。虽然金花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她能够朦朦胧胧推测到,这个外国人对她所做的生意多少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与不通中国话的外国人共度一夜,对于金花已经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了。于是,她一坐到椅子上,就一边习惯性地露出温和的笑容,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对方根本不可能听懂的笑话。客人

俨然像能够听懂似的，每当金花讲了一两句时，便会发出兴致极好的笑声，同时又开始做出更加令人目眩的各种手势来。

客人呼出的气息带着浓烈的酒气，可是他那醺醉得发红的脸上充溢着男性的活力，仿佛令这间萧索的小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至少对金花来说，这位客人不消说同她平常司空见惯了的南京的本国人相比，就是比起她曾经见过的所有的东洋人或西洋人来，都要显得不同寻常。虽然如此，但那种似乎曾经在哪儿见过的依稀的感觉，无论如何都打消不掉。金花一边看着客人散在额头上的黑色卷发，一边漫不经心地向客人作着娇态，暗下里却一直在努力唤起自己初次见到这副面孔时的记忆。

"莫非是前一段和一位胖胖的夫人一起乘画舫的那个人？不对，那个人的头发要红得多。那么也许是那个在秦淮的孔子庙里拍了很多照片的人？可是感觉那个人的年纪要比这位客人大一些。对了，记得有一次在利涉桥旁的饭馆前聚满了人，上前一看，正好有个和这位客人长得极像的人，正挥起粗粗的藤杖朝黄包车夫的脊背打去。难道……可是，好像那个人的眼睛更蓝一些。……"

在金花思来想去的时候，兴致依旧极高的外国人，不知何时已经将烟斗里塞满了烟草，开始一阵阵地喷吐着好闻的烟雾来。突然间他说了一句什么，并平静地微笑着，在金花眼前伸出了两根手指，比划着询问"？"的意思。两根手指代表两美元的金额，这在谁看来都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决心不留宿客人的金花灵巧地嗑着西瓜子，将满是笑意的脸晃动了两下表示了拒绝。于是，客人蛮横地将两肘抵在桌上，在微暗的灯光中将一张醺醉的脸贴近过来，一动不动地盯着金花。不久他又伸起了三根手指，眼神中迫切地期

待着回答。

金花略微挪动了一下椅子，嘴里含着西瓜子，显出了一副困惑的神情。客人好像已经料到了仅凭两美元的价格不足以让她委身于自己。由于语言不通，金花根本无法让他更详细地了解其中的隐情。于是，她有些后悔自己的轻率之举，遂将视线冰冷地投向了窗外，无奈而又更加干脆地再次对他摇了摇头。

可是，对面的外国人在脸上浮现出了短暂的微笑之后，片刻间踌躇了一下，然后伸出了四根手指，又用外国话讲了些什么。无计可施的金花绷住了脸上的表情，连微笑的气力都已经没有了。霎那间她下定了决心，既然事已至此，那就只有不停地摇头拒绝，直到对方死心为止。可就在这时，客人的手就像是要捉住眼前一件看不到的东西似的，已经将五根指头大大地张开了。

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两人之间持续着运用手势和肢体语言的应对。其间，客人很有耐心地一根根添加着手指，最后甚至表示即使出十个美金也在所不惜的执著。十美元对于私窝子来说算得上一笔不菲的收入，但即便如此，也依然没能动摇金花的决心。她已经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斜伫在桌前，看到对方伸出了两只手的手指时，心急如焚地跺着脚，连续不断地摇着头。这时，不知什么缘故，悬挂在钉子上的十字架突然脱落下来，掉在脚下的石板上，发出了细微的金属的声响。

她慌忙伸出手，从地上拾起了她视如珍宝的十字架。这时，她不由得看了一眼十字架上受难基督的脸庞，突然不可思议地发现，那张面孔竟然同桌子对面的这个外国人惊人地相像。

“总觉得曾经在哪儿见过的，原来是基督的尊容啊。”

金花把黄铜的十字架紧紧贴在穿着黑缎面上衣的胸前，情不自禁地用一副吃惊的眼神盯住了隔桌坐着的客人的脸庞。客人依然坐在灯光下，一张满是酒气的脸被灯光映得通红。他不时地吐着从烟斗里吸出来的烟雾，嘴角里露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而且像是在用目光不停地在金花雪白的脖颈和带着翡翠耳环的耳朵之间来来回回地扫视着。然而，即使是客人的这副样子，在金花看来也仿佛充满了一种令人倍感亲切的威严。

不久客人放下了烟斗，故意微微倾着头，掺杂着笑声说了一句什么。这句话在金花的心里，产生了犹如高明的催眠师在被催眠者的耳边轻声细语一般的暗示作用。她似乎已经完全忘却了自己立下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悄悄地垂下含笑的眼睛，边用手摩挲着黄铜的十字架，边含羞似的向这奇怪的外国人身边走去。

客人掏了掏裤子的口袋，故意让里面的银币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动，用依然带着浅笑的眼睛痴痴地盯着金花站立起来的身姿。当眼中的浅笑渐渐变成了炙热的光芒后，他从椅子上猛然站起身来，一把将金花死死地抱在了穿着西服的满身酒气的臂弯中。金花像丢了魂儿一般，坠着翡翠耳环的头不由自主地向后仰去，苍白的面颊下透着鲜红的血色。她用恍惚的眼神注视着几乎已经贴到了鼻尖的这副面孔。是委身于这个奇怪的外国人，还是为了不把病传染给他而拒绝和他接吻？金花此时已经无暇去思虑这样的问题了。她把自己的唇交到了长满胡须的客人的嘴上，只感到一股熊熊燃烧着的恋爱的激情，一种她初次体验到的恋爱的激情，正猛烈地朝胸口汹涌而来。……

二

几小时之后，在油灯已熄灭的房间里，远处蟋蟀细微的鸣叫，为睡床上两个人传出的酣息增添了寂寥的秋意。但此时金花的梦幻，正如烟云一般从床前落满尘埃的帷帐里，高高地向屋檐上的星空中升腾。

* * * * *

——金花坐在紫檀椅子上，品尝着摆放在桌子上的各色各样的美味佳肴。燕窝、鱼翅、蒸蛋、熏鲤鱼、煮乳猪、海参羹……种类之多，数不胜数。而且所用的餐具，也都是绘有青色莲花或金色凤凰图案的精美的瓷器。

在她坐的椅子后面，有一个垂着红纱帷帐的窗户，窗外似乎有一条小河，轻轻的水声和桨声不断地传来。这让她想到了从幼时就见惯了的秦淮河。但是她现在所在的地方，确切无疑地是在天堂上的基督的家里。

金花不时地停下手中的筷子，环顾着桌子的四周。在宽敞的房间中，只见雕龙的柱子和大朵菊花的盆栽全部萦绕在菜肴冒出的腾腾热气之中，此外房间里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影。

然而在桌子上，只要餐盘中的菜肴一取光，顷刻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新菜肴，就会散发着热腾腾的香气送到她的眼前来。有时还没有来得及下筷，红烧的野鸡就扇着翅膀，将绍兴酒的瓶子打翻后，扑棱棱地朝屋顶飞去。

这时，金花觉察到有人无声无息地来到了她的椅子后面。于是，她拿着筷子悄悄扭头看了看，发现不知何故，原本身后的那扇

窗户已经不见了,只看到在铺着缎面棉垫的紫檀椅上,一个陌生的外国人正衔着黄铜的水烟袋悠然地坐在上面。

金花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男人就是今晚留宿在她房间里的那个外国人。只是,眼前的这个男人与那个外国人惟一不同的是,在他的头部上方一尺左右的高处,悬着一轮新月般的光环。

这时,又有一个冒着热气的大盘子仿佛是从桌子底下钻出来的似的,突然间就把美味的菜肴运到了金花的眼前。她马上举起筷子正要夹起盘中的美味珍馐时,猛然想起了身后的外国人,于是扭过头来十分客气地问道:

"你不过来一起吃吗?"

"啊,你一个人吃吧。只要吃了这些,你的病在今晚就会好了。"

头顶着光环的外国人,依旧叼着水烟袋,露出了含有无限爱意的微笑。

"那么,难道你不吃吗?"

"我吗?我是不喜欢吃中国菜的。你难道不知道吗?基督耶稣从来都没有吃过中国菜的。"

南京的基督这样说完后,慢慢地从紫檀椅子上站起来,从身后在早已惊呆了的金花的面颊上,留下了亲切的一吻。

*　*　*　*　*

当天堂之梦醒来的时候,秋天的晨曦已经带着几分微寒映照在了狭窄的小屋里。但在垂着落满尘埃的帷帐的小船般的睡床上,幽暗之中还残留着一些余温。浮现在幽暗之中的半仰着的金花的脸上,一条已辨不出颜色的旧毛毯遮住了她浑圆的下颚,一双

闭着的睡眼还没有睁开。毫无血色的面颊上，乱发因昨夜的汗水油腻地粘在上面。微微张开的嘴唇间，隐约可见糯米般细密的皓齿。

金花即使在醒来之后，依然久久地让自己的意识徘徊在菊花、水声、烤野鸡、基督耶稣等种种梦境的记忆中。但不一会儿，床的四周就渐渐亮了起来，昨晚和一个奇怪的外国人一起睡上了这张藤床的这个无法躲避的现实，毫不留情地侵入到了她惬意的梦境里。

“万一把病传给了那个人的话……”

金花一想到此，心情突然暗淡了下来，感到在早晨醒来后，自己已经很难面对他了。但既然醒来了，她便无法控制住自己不去看他那张令她倍感留恋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于是，在犹豫了片刻之后，她终于怯生生地睁开了双眼，环视着已经变得明亮的睡床，可是令她感到意外的是，床上只有她自己在盖着毛毯，那个酷似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外国人，竟已经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了。

“那么，那也是在做梦了?”

金花掀掉满是尘垢的毛毯，从床上坐起身来。她用两手揉了揉眼睛，然后揭开垂坠着的帷帐，睁着惺忪的双眼环视着屋内。

早晨冰冷的空气，几近残酷地勾画出了小屋内一切物什的清晰轮廓。破旧的桌子、熄灭了的油灯、一把倒在地上一把靠在墙上的椅子……一切都是昨晚的样子。不止这些，就连桌子上的那个小小的黄铜十字架，也依然静静地躺在散落着的西瓜子中间，散发着暗淡的光芒。金花眨了眨被晃得有些晕眩的眼睛，茫然地环顾着四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一动不动地侧身坐在凌乱的床上。

“果然不是梦。”

金花一面低语,一面思忖着那个奇怪的外国人可能的各种行踪。其实即使不必考虑,也能够轻易地想到有可能是趁着她熟睡的时候悄悄地溜出房间走掉了。可是,曾经那样爱抚过她的人竟然这样不辞而别,对于金花来说,与其说是不相信,毋宁说是不忍去相信。并且,就连那个奇怪的外国人答应好的十美元,她都忘记索要了。

"难道真的走了吗?"

她正心事重重地想要拿起脱放在毛毯上的黑缎子上衣披到身上。突然间她停住了手,面颊上转瞬之间便出现了鲜活的血色。是因为从涂漆的大门外传来了那个奇怪的外国人的脚步声?抑或是因为他留在枕头和毛毯上的充满酒气的气息偶然唤起了昨晚那令人害羞的记忆?不,金花在这一瞬间,注意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奇迹——在这一夜之中,她的恶性杨梅疮竟然不留痕迹地治愈了。

"那么,那个人真的就是基督了!"

她不假思索地只穿着内衣,跌跌撞撞地爬下了床铺,跪在地上冰冷的石板上,如同曾与复活后的主交谈的美丽的抹大拉的玛丽亚一样,献出了她虔诚的祈祷。……

三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那个曾经造访过宋金花的年轻的日本旅行家,再次与她在昏暗的灯光下隔桌而坐。

"十字架还在挂着啊?"

那个晚上,当他嘲弄一般地随意讲了这样一句话之后,金花一

下子认真了起来，开始将那晚基督降临到南京为她治好了病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说给他听。

年轻的日本旅行家一边听着，一边独自暗想：

“我认识那个外国人。那个家伙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混血儿，名字应该叫 George Murry。那个家伙曾经向我的一个在路透电报局作通信员的朋友得意洋洋地炫耀过他如何在南京嫖了一个笃信基督教的私窝子，然后趁她熟睡时溜之大吉的事情。我上次来访时，正好他也和我住在同一家上海的旅馆，所以现在都还记得他的长相。据称他在一家英文报社担任通信员，但其品行颇差，与表面的仪表相去甚远。后来，那个家伙由于得了恶性梅毒终于疯了，或许就是被这个女子传染的。可是这个女子到现在还认为那个无赖的混血儿就是基督耶稣。我到底是应该为她开启蒙昧，还是应该保持缄默，让她永久地沉浸在西洋的古老传说一般的梦境之中呢？……”

金花的故事讲完之后，他像突然回过神来似地点燃了一根火柴，抽起了味道极重的雪茄烟，窘迫之下故作热心地追问道：

“是吗？真是不可思议啊。可是……那之后一次都没有复发吗？”

“是的，一次都没有。”

脸上熠熠生辉的金花一边嗑着西瓜子，一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①

①本篇小说最初发表于 1920 年 7 月《中央公论》。文末有附记：“起草本篇时，仰仗谷崎润一郎所作《秦淮一夜》之处不少。附记以表谢意。（作者）”

湖南的扇子

除了广东出生的孙逸仙之外，著名的中国革命家——黄兴、蔡锷、宋教仁等都出生于湖南。不必说，这一定是与曾国藩、张之洞的感化有关。但要对这种感化予以说明的话，就不得不将湖南民众所具有的那种不服输的气质考虑在内。我去湖南旅行的时候①，偶然遇到了一件颇具小说色彩的不入流的小事件。这一小事件，或许昭示着富于热情的湖南民众的真面目。

一

大正十年（1921 年）五月十六日下午四点左右，我乘坐的沅江丸号抵达了长沙的栈桥。

在几分钟之前，我就站在甲板上倚着栏杆，眺望着从左舷方向渐渐逼近的湖南的府城。

阴云笼罩的山脚下，由白色的墙垣和屋瓦堆积起来的长沙城，比想像的还要破旧。虽然在狭窄的码头一带能够见到一些新建的红砖洋房和大叶柳，但与饭田河岸②的景观也没有什么两样。当时，我对长江沿岸的大多数城市的梦想都已经彻底地幻灭，所以事先就料想长沙恐怕也是一样，除了猪以外就没什么可看的东西了。

---

①芥川本人游访长沙的时间为 1921 年 5 月 30 日从汉口出发，6 月 1 日返回汉口。

②饭田河岸：指东京千代田区饭田桥外护城河的沿岸。

即便如此，眼前寒酸的景象，仍然带给了我一种近乎于失望的情绪。

仿佛十分听顺于命运的安排似的，沅江丸号慢慢地靠近了栈桥。与此同时，湘江蓝色的水面也缩得越来越窄。这时，一个穿着破烂的中国人，提着一个提篮一样的东西，猛地从我眼前窜了过去，跳到了栈桥上。动作敏捷过人，几乎近于蝗虫一般。正惊讶间，又有一个挑着扁担的也灵巧地越过了水面。接着，两个、五个、八个……转眼之间，我眼前的视野就被无数跳上栈桥的中国人淹没了。这时，船已在不知不觉之间，稳稳地停靠在红砖洋房和大叶柳并齐排列的河岸上了。

我离开了栏杆，开始寻找同社的B君。已经在长沙呆了六年的B君，今天特意来沅江丸号迎接我，然而我却始终看不见他的踪影。并且，在舷梯前上上下下的都是一些或老或少的中国人，他们在拼命地挤来挤去，口里还大声地叫嚷着。特别是有一个老绅士在下舷梯的时候，还回过头去殴打身后的苦力。对于一路沿长江而上的我来说，这种情景都已经司空见惯了。不过，这也并非是什么值得向长江表示感谢的事情，虽然它让我看惯了这一切。

我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再一次倚着栏杆，朝着人来人往的码头望去。那里，且不说我要找的B君，就连一个日本人的影子也看不到。但我却在栈桥对面枝繁叶茂的大叶柳树下，发现了一位中国美人。她穿着淡蓝色的夏装，胸前戴着一个金锁似的东西，看上去像一个孩子一样。在我的眼中，也许仅仅因为这一点我就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她望着高高的甲板，涂着口红的唇角露着微笑，像是在和谁打着招呼似的，将一把半开着的扇子遮在了额头上。……

"嗨!"

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不知何时在我身后站了一个身穿灰色大褂的中国人,脸上堆满了和善的微笑。我一时没有认出来这个中国人是谁,但随即便从他的脸上,特别是从他那稀疏的眉毛上,辨认出了这位旧友。

"噢,原来是你啊! 对对对,你是湖南人。"

"是的,我在这里从医开业了。"

谭永年是和我同期从一高[①]升到东大医科的留学生中的一个才子。

"你今天是来接人的?"

"嗯,你猜猜是来接谁的?"

"不会是来接我的吧?"

谭抿住嘴,笑着做了一个鬼脸。

"我正是来接你的啊! B君不巧在五六天前得了疟疾。"

"那么,是B君拜托你来的喽?"

"不用他拜托,我原本也是打算来的。"

我想起了他从前就待人和善的往事。谭在我们的寄宿生活中,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留下过不好的印象。如果说在我们中间他多少有一些受人非议之处的话,正如同室的菊池宽所说的,那也正是他过于不给任何人以恶感的地方……

"可是给你添麻烦,就太过意不去了。实际上,连我的住宿也都全权拜托给B君了的。"

---

①一高:第一高等学校。为日本旧制官立高等学校之一,设立于1886年,前身为东京大学预备班。

“关于住宿已经跟日本人俱乐部说过了，住上半个月或者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一个月？别开玩笑了！能让我住上三个晚上就足够了。”

谭或许是因为惊讶，脸上的笑容立即不见了。

“仅仅住三个晚上？”

“嗯，当然，要是能看到土匪被砍头的话且另当别论……”

我这样回答道，心里猜想着这话或许会让谭永年皱起眉头来。可是，他的脸上却再次恢复了和善的笑容，一点也不介意地说：

“那样的话，你要是早来一个星期就好了。你看，那边不是有块空地吗？”

那块空地就在红砖洋房的前面，正好是在那株枝繁叶茂的大叶柳树下。但刚才树下的那个中国美人，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踪影。

“前几天在那里，有五个人一起被砍了头。看，就是那条狗走过的地方……”

“没看到真是可惜啊！”

“惟独斩首杀头在日本是看不到的。”

谭大笑之后，表情有些认真起来，但马上话题一转说：

“那我们就出发吧！车还在那边等着呢。”

二

在谭的一再邀请下，我在第三天即十八日的下午，决定去游览湘江对岸岳麓山上的麓山寺和爱晚亭。

两点左右时，我们乘坐的汽艇，在此地居住的日本人称之为“中之岛”的三角洲的右侧向前行驶着。晴空万里的五月天，两岸

的风景格外地鲜亮秀丽。在我们右侧是连绵的长沙城，白墙和屋瓦闪耀着光芒，已经全然没有了昨天那样的阴郁。筑着长长石墙的三角洲上，生长着茂盛的柑橘林，并且随处可以窥见小巧的西式洋房。挂在洋房之间晾衣绳上的衣服也反射着阳光，显得饶有生气。

谭为了便于向年轻的船主下达命令，一直站在汽艇的船首。其实他并没有怎样下达命令，而是始终不停地和我搭话。

“那就是日本领事馆。……用这个望远镜看。……右边是日清汽船公司。”

我叼着雪茄烟，一只手搭在船沿的外侧，观赏着不时击打着手指的湘江水的水势。谭说话的声音是进入到我耳鼓里惟一的噪音。但是，按照他所指的方向环视着两岸的风景，也并没有让我感到任何的不快。

“这个三角洲叫做橘洲……”

“啊，有鹰在叫。”

“鹰？……噢，这里有很多鹰的。在张继尧跟谭延闿打仗的时候，当时张的几个部下的尸体顺着江水流到了这里，每个尸体上都落了两三只的鹰……”

正当谭讲着话的时候，另一艘汽艇在相隔七八米处与我们的汽艇擦身而过。那只艇上除了身穿中式服装的青年男子之外，还坐着两三个浓妆艳抹的中国美人。其实最初我并没有留意那几个美人，而是一直在注视着那艘汽艇向前乘风破浪的雄姿。可是谭刚把话说到一半，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后，突然像发现了敌情一般急忙把望远镜递给了我。

“快看那个女人！那个坐在船头上的女人。”

我是一个越是这样被人催促越是要刨根问底的人，这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倔强的根性使然。这时，那艘汽艇驶过所留下的浪花冲涮着我们的船板，已经弄湿了我的袖口。

“为什么？”

“嗨，先别问为什么，快点看！”

“是美人吗？”

“对对，美人！美人！”

他们乘坐的汽艇已经离开了将近二十米远，我才慢慢地扭过身子，调节着望远镜的焦距。那艘汽艇给了我一种突然向后方退了一下的错觉。在圆圆镜头里的风景中，“那个女人”正斜着身子，好像在听别人说话，脸上不时地溢着微笑。她下颚方方的，除了一双大大的眼睛之外，并没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美丽的地方，但她额前的刘海和身上淡黄色的夏装不停地随风飘动着，远远地看去却也非常漂亮。

“看见了吗？”

“嗯，连睫毛都能看得见，可是也并不怎么漂亮啊。”

我转过头来面对着一脸得意的谭问道。

“那个女人到底怎么了？”

谭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滔滔不绝，而是慢悠悠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反问说：

“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吗？在栈桥前面的那片空地上有五个土匪被杀了头。”

“嗯，我还记得。”

“那一伙人的老大叫做黄六一，他也被斩首了。据说他右手拿

步枪,左手拿手枪,能同时发枪射杀两个人,在湖南是恶名远播之徒。……"

谭开始讲起了黄六一一生的恶行,他所说的绝大部分内容,好像都是来自于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但所幸那些故事并不十分血腥,反而极其富于浪漫色彩。诸如黄六一生前被走私团伙称为黄老爷;从湘潭一个商人的手里抢夺过三千元大洋;曾经将腿部被枪弹击中的副头目樊阿七扛在肩头游过了芦林潭;在岳州的一个山路上曾射杀了十二个步兵等等……谭非常热心地讲述着这些故事,甚至让人觉得他对黄六一近乎于崇拜一般。

"你要知道,那家伙据说杀人掳人共犯案达一百一十七件之多!"

他不时地在故事中间加入这样的注释。当然只要土匪未给我带来任何危害,我也绝非讨厌土匪。可是,多是一些大同小异的勇武之谈,这多少让我感觉到有些乏味。

"那么,那个女的是怎么回事呢?"

谭这才嘻嘻一笑,讲出了正如我所预料那样的答案。

"那个女人就是黄的情妇。"

我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样发出惊叹,但如果只是一脸漠然地叼着雪茄烟,也未免稍嫌尴尬。

"呵,土匪也是很风流的嘛。"

"哪儿呀,像黄这样的还不算什么呢。前清末年有一个姓蔡的强盗,月收入能达一万大洋以上呢。这家伙在上海的租界外边有座豪华的洋馆,不要说太太,连小老婆就……"

"那么,那个女子是妓女吗?"

“嗯,是一个叫做玉兰的妓女,在黄生前也是相当威风的。……”

谭好像想起了什么,缄口沉默着一边浅浅地露着微笑。不一会,他扔掉了香烟,认真地和我商量说:

“在岳麓有一所湘南工业学校,咱们先去参观一下怎么样?”

“嗯,看看也不妨。”

我的回答有点犹豫,那是因为昨天早晨去参观一个女校时,那里异常强烈的排日气氛给我带来了诸多的不快。可是我们乘坐的汽艇却没有顾忌我的心情,绕着“中之岛”前端转了一个大弯后,便在晴碧的水面上径直朝岳麓驶去。

三

那天晚上,我和谭一起登上了某个妓馆的楼梯。

在我们走进的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面,中间摆放着一张桌子,还有椅子、痰壶、衣柜等,屋里的摆设与上海、汉口的妓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在房间天井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做工精细的铜丝鸟笼挂在玻璃窗的一旁。笼子里有两只松鼠全无声响地在栖木上跳上跳下。这个鸟笼跟挂在窗子和门上的红色印花布一样,都是未曾见过的稀罕之物。但至少在我的眼里,它们是些让人不舒服的东西。

到房间里来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微胖的老鸨。谭一见到她,便与她喋喋不休地谈论起来。老鸨也使出浑身解数,殷勤而圆滑地应答着。可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这当然是因为我不懂中国话的缘故。但据说即使能听懂北京的官话,也未见得听得懂长沙的方言)。

谭与老鸨说完之后，与我在红木桌上相对而坐，然后开始在老鸨拿来的活版印制的局票上填写妓女的名字：张湘娥、王巧云、含芳、醉玉楼、爱媛媛……那些名字对于我这个旅行者来说，无一不和中国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格外地相称。

"把玉兰也叫上吗？"

我虽然想回话，不巧老鸨正递来一根点燃的火柴为我点烟。谭隔着桌子看了一下我的脸，毫不犹豫地挥笔写了下去。

这时，阔步走进来一个戴着细细的金丝边眼镜，气色极佳、脸蛋浑圆的妓女。她穿着白色的夏装，上面镶着几颗钻石在闪闪发光。体格如同网球选手或游泳健将一般。在她的身上，我所感受到的既不是美丑也不是好恶，而是一种奇妙而痛切的矛盾。她和这个屋子里的空气，——特别是和那鸟笼里的松鼠显得格格不入。

她用眼神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就连蹦带跳地靠到了谭的身边。在他旁边坐下之后，便将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膝盖上，开始与他声调婉转地聊了起来。谭自然也是十分得意地"是了、是了"地应答着。

"她是这里的妓女，名叫林大娇。"

被他这样一说，我马上想起了谭原本是长沙城里少有人能够攀比的富家的公子。

十分钟过后，我们依然相对地坐着，开始享用有木耳、鸡肉、白菜之类的四川风味的晚餐。除了林大娇之外，又来了一群妓女将我们团团围住。在她们身后，五六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操琴而坐。妓女们时而坐下来，时而用仿佛是被胡琴吊得高高的音调尖声地唱起曲来。当然我并非对此全无兴趣，只是比起京调的《挡马》或

者西皮调的《汾河湾》来,我对坐在我左边的一个妓女更感兴趣。

在我左边坐着的,正是我前天在沅江丸号上看到的那个中国美人。她淡蓝色的夏装上依然挂着一个金锁。可在近处一看,她虽然有着病态般的柔弱,却没有那种未经世事的纯真。我看着她的侧脸,想起了在背阴的土地上生长的小小的球茎。

"喂,在你旁边坐着的……"

谭因为喝了老酒而涨红的脸上依然笑容可掬,他隔着盛着大虾的盘子突然对我说道。

"她叫含芳。"

我看了一下谭,不知为何顿时失去了要将前天的事情告诉给他的兴致。

"这个人说话很好听,R 的发音跟法国人一样。"

"嗯,她是北京出生的。"

含芳好像知道我们在谈论关于她的话题。她一边不时地用眼睛瞟视着我,一边语速极快地跟谭相互问答着。但是如同哑巴一样的我,此时除了比较着二人的脸色之外,便一筹莫展了。

"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来的长沙,我说你是前天到的,她说她前天也去码头接了人呢。"

谭对我翻译完之后,又和含芳聊了起来。她两腮含笑,像小孩子一样一个劲地摇着头。

"嗨,无论怎样她也不肯坦白。我问她是去接谁的。……"

这时,林大娇突然用手中拿着的香烟指着含芳说了一句什么,好像是在嘲笑她。含芳似乎非常惊讶,一下子将两手扶在了我的膝上。好不容易渐渐地恢复了笑容之后,她马上回击了一句。我

不由得对这个戏剧性的场面，以及这个场面背后隐藏着的她们之间相互很深的敌意，抱有极大的好奇心。

“喂，她说什么？”

“她说不是去接谁，而是去接妈妈的。而刚才这里的一个先生说她是去接一个长沙的叫×××的戏子的。”（不巧的是惟独那个演员的名字我没能记在笔记上。）

“妈妈？”

“所谓的妈妈不是亲妈，而是指养着她和玉兰等人的妓馆的老鸨。”

谭回答完我的问题，昂头喝了一杯老酒，马上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什么来。除了“这个、这个”之外，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只见老鸨和妓女们都在饶有兴致地听着，好像说的是她们很感兴趣的事情。并且她们还不时地朝我瞥上一眼，由此看来，她们的话题至少有一部分是和我相关的。我一度装做若无其事地叼着烟卷，但最后也终于沉不住气了。

“混蛋！你在跟她们说些什么？”

“什么？我说今天我们在去往岳麓的路上碰见了玉兰。然后……”

谭舔了舔上唇，兴致勃勃地继续说道。

“然后告诉她们说你特别想看杀头。”

“什么呀，真没意思！”

我听了他的解释，不但对尚未露面的玉兰，就连对她的朋友含芳也没有了多少的同情心。可是当我看到含芳的表情的时候，理智上我已经清楚地了解了她的心情。她摇荡着耳环，在桌下的膝

盖上反复摆弄着手帕，解开又系上，系上再解开。

“那么，你看这个也没意思吗？”

谭从身后的老鸨的手里接过一个小纸包，得意洋洋地将它打开。再打开一层后，里面包着一片像薄脆干点一样大小的巧克力色的，已经发干了的奇怪的东西。

“什么呀？那是。”

“这个吗？这不过是块饼干嘛。……我不是跟你说过一个叫做黄六一的土匪头目吗？这上面沾了黄的首级上的血。这可是在日本见不到的。”

“拿那种东西做什么用呢？”

“做什么用？当然是吃喽！这一带到现在还在相信吃了这个可以除病消灾呢。”

谭一脸晴爽地微笑着，向正要离开桌子的两三个妓女寒暄应酬了几句。当他看到含芳也站起来想要离开时，便几乎乞求般地笑着说了些什么，并在最后举起了一只手，指向了坐在对面的我。含芳稍微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露出笑容，又在桌前坐了下来。我觉得她特别可爱，便避开众人的眼睛，偷偷地握住了她的手。

“这样的迷信实属国耻，我作为医生从职业的角度曾不厌其烦地劝说过，可是……”

“这只是因为有杀头的关系，在日本也有吃烧焦了的人脑的呢。”

“怎么会？”

“没有什么会不会的，我就吃过。当然还是在很小的时候……”

我在说话的时候注意到玉兰走了进来，她站着和老鸨说了几

句话，然后在含芳的旁边坐了下来。

谭看见玉兰来了，便又把我撂在了一边，和她亲热地攀谈起来。她比在外面从远处看时又多了几分美丽。每当笑的时候，她便会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那牙齿像珐琅一般熠熠发亮，煞是好看。但我从她整齐的牙齿不觉联想到了松鼠。松鼠这时仍然在挂着红色印花布的玻璃窗旁边的鸟笼里熟练地跳上跳下。

“来，吃一口怎么样？”

谭掰开了一块饼干，断裂处也是同样的颜色。

“净说混帐话！”

我当然摇头拒绝了。谭大声笑着，又拿着饼干劝身边的林大娇吃。林大娇皱了皱眉，斜着身子把他的手挡了回去。他反复地和几个妓女开着同样的玩笑，一来二去，最后他依然是一脸微笑地，把褐色的饼干递到了不动声色的玉兰面前。

我突然有一种想要闻一闻那块饼干的冲动。

“喂，让我也看一看！”

“嗯，这边还有一半。”

谭像个左撇子一样把剩下的那一片扔给了我。我从碟子和筷子中间把那薄薄的一片捡了起来，但是好不容易捡起来之后，我却突然失去了去闻的兴致，悄悄地把它丢到了桌子底下。

这时，玉兰看着谭，与他说了两三句话，然后接过饼干，面对着盯着她的一桌人语速极快地说了一句什么。

“我给你翻译一下如何？”

谭把胳膊顶在桌子上用手托着下巴，用已经不太利索的口齿向我问道。

“嗯,你翻译一下吧。”

“听着,我逐字逐句地翻译。我非常高兴地品尝我深爱的……黄老爷的血。……”

我感觉到身体在颤抖,那是扶在我膝上的含芳的手在颤抖。

“诸位也请像我一样,将你们所深爱的人……”

在谭还在说话间,玉兰已经开始用她那美丽的牙齿嚼动着那一片饼干了。……

四

我按照预定计划住了三个晚上,在五月十九日下午五点左右,同来的时候一样,我将身子靠在了沅江丸号甲板的栏杆上。白色的墙壁和屋瓦组成的长沙城依然令我不快,这或许也是受到了渐渐迫近的暮色的影响。我叼着雪茄烟,不时地想起谭永年那张亲热地微笑着的脸。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谭永年没有来送我。

沅江丸号从长沙出发的时候,大约是在七点或者七点半。我吃过饭,在船室里昏暗的灯光下,开始计算我这几天的停留所花掉的费用。眼前不足两尺长的一张小桌上放着一把扇子,粉红色的流苏垂在桌子的边缘。这把扇子,是在我来这里之前谁把它忘在这里的。我拿着铅笔计算着,又不时地想起谭永年的脸。我不太明白他那样折磨玉兰的原因,但是我停留花去的费用,——至今我还记得十分清楚,换算成日本货币的话正好是十二元五角。

封面
书名
版权
芥川龙之介像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与《中国游记》（译者序）
目录
自序
上海游记
一　海上
二　第一瞥（上）
三　第一瞥（中）
四　第一瞥（下）
五　医院里
六　城内（上）
七　城内（中）
八　城内（下）
九　戏台（上）

十　戏台（下）
十一　章炳麟氏
十二　西洋
十三　郑孝胥氏
十四　　罪恶
十五　南国美人（上
）
十六　南国美人（中
）
十七　南国美人（下
）
十八　李人杰氏
十九　　日本人
二十　徐家汇
二十一　最后一瞥
江南游记
前言
一　列车上
二　列车上（承前）

三　杭州的一夜（上）
四　杭州的一夜（中）
五　杭州的一夜（下）
六　　西湖（一）
七　　西湖（二）
八　西湖（三）
九　西湖（四）
十　西湖（五）
十一　　西湖（六）
十二　灵隐寺
十三　苏州城（上）
十四　苏州城（中）
十五　苏州城（下）
十六　天平与灵岩（上）
十七　天平与灵岩（

中）
十八　天平与灵岩（
下）
十九　寒山寺和虎丘
二十　苏州的水
二十一　客栈与酒馆
二十二　大运河
二十三　　古扬州（
上）
二十四　古扬州（中
）
二十五　古扬州（下
）
二十六　金山寺
二十七　南京（上）
二十八　南京（中）
二十九　南京（下）
长江游记
前言

一　芜湖
二　溯江
三　庐山（上）
四　庐山（下）
北京日记抄
一　雍和宫
二　辜鸿铭先生
三　什刹海
四　蝴蝶梦
五　名胜
杂信一束
新艺术家眼中的中国印象
附小说二篇
南京的基督
湖南的扇子